舊路行人

小思編

中國學生周報文輯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中國學生周報

每期出紙三張　專集紀念號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有戲院不愁沒片映

「這就是說，你們在今年底已全部安排好下年度要上映的片子，而且每一部要映多久都預先定好的了。」

「也不一定，」何先生接着說，「在一年五十二個星期當中，你可以先選二十或卅個星期的片子，其餘的留下來遲些選也可以，因為有些獨立製片公司突如其來的出品，也是很不錯的。」

「但我們發覺某間戲院總是經常映一個公司的出品，又是怎樣算法呢？」

「噢，對了，我忘記告訴你香港影院的聯映狀況。香港大小戲院有七十多間，大概你知道的。以放映首輪西片的說——所謂首輪，就是以票價最高三元五角計算——港九共有十五所。它們分做七條線，每條線都和一間到三間影片公司訂有長年合約，譬如說：皇都、皇后、麗聲，這條線經常映美高梅的片子；新華、豪華則映華納、環球最多；大華、麗都除了主要映哥倫比亞的美國片以外，也有映哥倫比亞發行的歐洲片、東寶的日本片等。不過，駐香港的世界各地片商多的是，也不一定要專映一兩家的。只要你有一座戲院，自然有人把片子送上來給你選擇，只怕你不敢映吧了。」

片商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所以要限制一部片的放映日期，只許多，不許少。戲院方面看過全部的「貨色」之後，就選定自已屬意的影片，和片商們討價還價：這部片只能映 Mid-Week 哩，（即映半個星期，通常是星期五上映，星期二「換畫」）那部則映三星期也無妨。待雙方考慮妥當，認為條件適合，才簽訂合同，這樣院方就可以根據選出影片來片的先後，排明年的片期，安排預告上映了。」何先生一口氣講了五分鐘，現在才呷一口茶，再燃起一支煙。

「前年和去年都流行『夜生活』片，今年的銷場如何？」

「據我了解，色情片近日已走下坡了，反而一些古靈精怪的獵奇片，頗有起色。

最令你神怡

請飲 可口可樂 Coca-Cola

質優味美　經無疑問

學無止境，為了解答難題，有時你得窮經究典，但若有人問及「味道」時，大家都會毫無異議一致推許「可口可樂」因為這個答案是從來沒有人爭論過的——至於「請飲可口可樂」一詞，無論何種文字含義都一樣的，是「請你享受生命中最愉快之一刻」。

可口可樂公司特約監製人

香港汽水廠　美國註冊有限公司

稿例

一、本報各版園地公開，歡迎投稿。二、來稿請於信封註明所投版名並於稿端寫上真實姓名、地址，寄九龍彌敦道六六六號五樓本社收。在校學生請寫明就讀校名。三、來稿請勿超過二千字，本報編輯有刪改權。四、如欲退稿，請附寄貼足回郵及寫明回信地址之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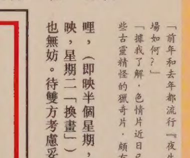
從非人生活說起

趕到何先生的寓所，已是早上十點過一刻（大概這是做文字工夫的人唯一的好處，我們都不用硬性按時上班）。寒暄幾句之後，我就拿出了原子筆和記事薄，開門見山的發問了：

「我看過去年十大賣座片的名單，發覺高居首席的《非人生活》，正是貴院所放映的，這部片賣座的成功是否與宣傳或其他因素有關呢？」

「《非人生活》能夠賣座，是想像得出的，不過能連映四十二日，則是有點出人意料了。我起先也只預料它最多能賣三四個星期而已。至於是否宣傳之功，這個很難說；宣傳當然有幫助，但主要還是片子本身相當不錯，而且適合香港人口味。」他吸一口煙徐徐噴出來。

「適合香港人口味，這句話我聽過許多次了。然則你們選片是根據甚麼標



（右上）地盤工程已完成的娛樂戲院。（右下）即將完竣的東城戲院。座落旺角「地王」的荷里活戲院

戲院·影片·觀眾

·方 剛·

一個驚人的數字

打開一九六二——六三年的香港政府公報，有個數目字嚇了我一跳：過去一年中電影院娛樂税收，竟為一千六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餘元！

「一千六百三十九萬，」你會說「也不見得怎麼驚人呀！」是呀，比起天文數字，這實在算不得甚麼。但請你記住，這只是税收。電影娛樂税率是百分之二十，算起來總消費額就是八千多萬元。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日，即是平均我們每天花在看電影的錢達廿二萬四千元有多！

要知道，電影是當不得飯吃的，看電影只是多餘的消費，而我們每天好歹也得花上廿多萬塊錢，就不能不說是驚人了。

碰到熟朋友閒談，不知怎樣的就總是聊到電影上去，而一講到電影，就都妙想天開的想開去：假如一朝中了馬票，除了環遊世界之外，第二個大念頭就是開一所電影院；所選的片子當然少不了自己最喜歡的，這樣既可賺大錢，又可以舒服地看到自己最愛看而別人卻最不愛映的片子，一舉兩得，不亦快哉！

不錯，這個想法確乎妙想天開。現在我擔心的不是甚麼時候才可以中馬票，而是：甚麼

中國學生周報　每逢星期五出版　編輯者：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登記證台救新字第144號　總地址：九龍彌敦道666號5樓　電話：850754
督印人：林悅恆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山道31號八樓　總經銷：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本報已經香港政府登記　分社址：香港英皇道869號3樓　電話：711795

贈献文港加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Gift from
盧譚璽女士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次文化堂

現象文化叢書㉝

舊路行人——中國學生周報文輯

編輯／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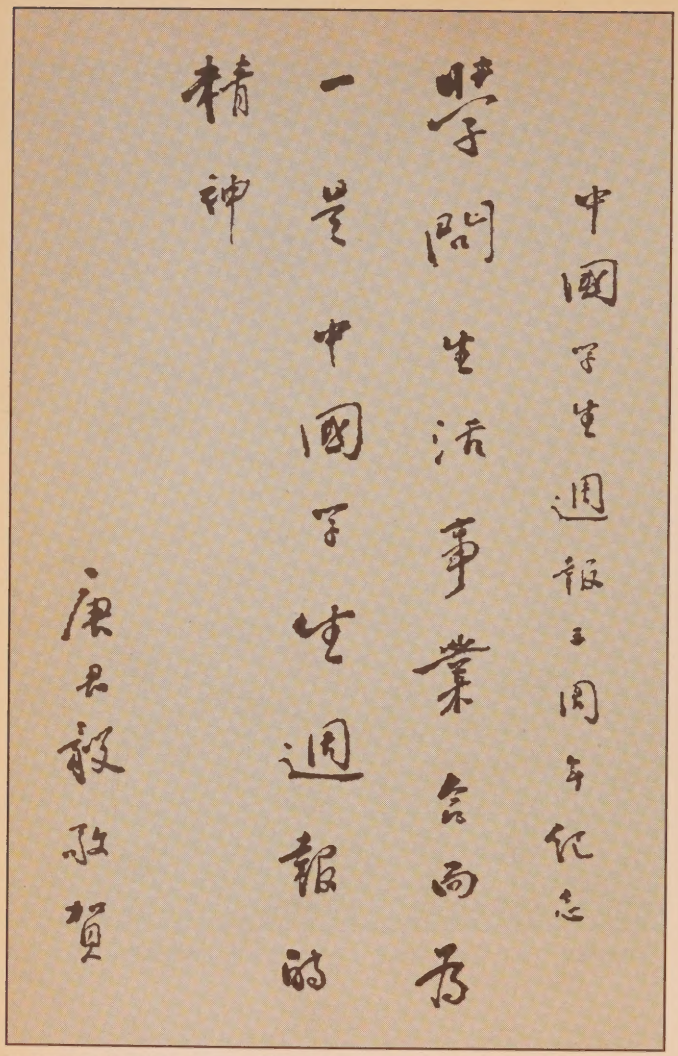
館獻文港加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㉝

舊路行人——中國學生周報文輯

編　　輯：小　思
社　　長：彭志銘
發 行 人：黃世豪
出版顧問：馬傑偉
發行經理：鄭偉龍
執行編輯：穆　齊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www.sub-culture.com
電　　話：27805625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1997 年 6 月初版
書　　號：SCB298
I S B N：962-7420-04-35D
定　　價：HK$130
© 一九九七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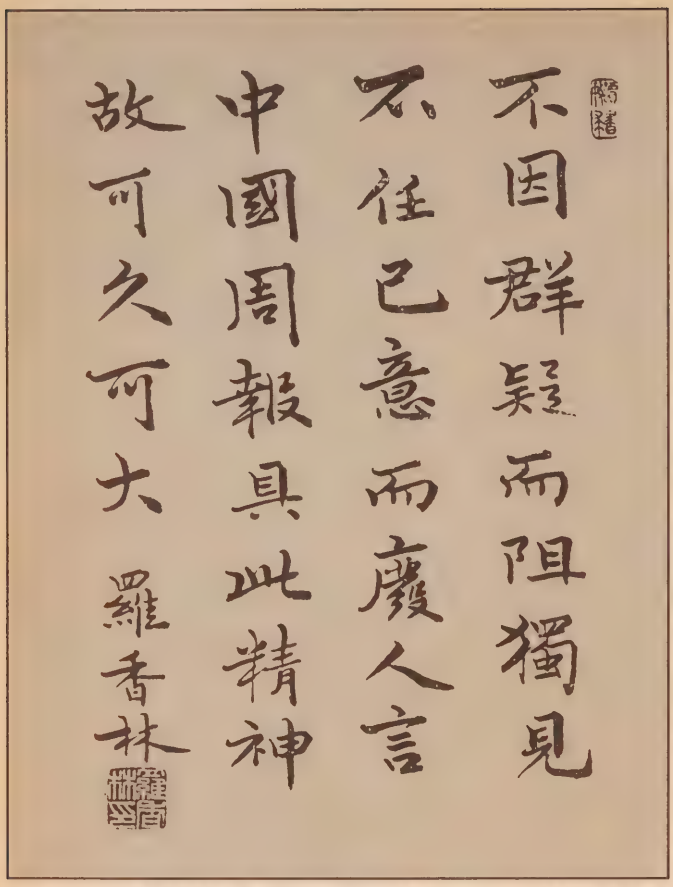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唐君毅先生為《中國學生周報》三周年紀念題字。（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國學生周報》第一五七期。）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76900232



羅香林先生為《中國學生周報》八周年紀念題字。（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國學生周報》第四一八期。）

舊路行腳

——序言

為了寫一篇前言或後記，有一段很長時間我給一種難以描繪的重擔壓著。左思右想，結果變成「恐懼」，無法下筆，這分明給自己過不去。

想當初，也並不準備做些甚麼嚴肅研究工作，到如今，我不該吃得那麼緊，弄得自己和他日讀到此書的讀者有點惶惶不可終日。

好！終於想通了，大包袱一扔，果然輕鬆自在得多。

我終決定，以漫遊者身分，浪蕩在一條現在已經不存在、但它卻真真正正實存了二十二年的文字道路上，四周一再打量。

這是一條不再存在的舊路，我從前走過，許多人從前走過。路上風景，有些早已忘卻，有些隱隱約約，有些恍如舊識，有些似舊還新，重臨其中，未免目光游移，心神歷亂。儘管仍以

悠閒、不求有得的浪蕩心態，卻間中難免信手摭拾自以為有趣、足可證實我曾作行人的片段，作為一種經驗紀念品。

行走在舊路上，隨手拾取的，自然不會全面，就像一個旅遊者的攝影機，拍得的照片，並不等如旅遊點的實錄報告，一切只因遊人鍾意——鍾了意，就不必加些甚麼解釋。

遊人不迴避自己的偏愛，同時也陳列了自己的觀賞角度。讀者不必認真，大可揚棄慣用的解讀方式，搜尋甚麼注釋、說明，來細意推敲來龍去脈。跟行街一般，隨緣偶遇，或許在這條舊路中，同樣也會有點閒趣。

消失了的舊路上，有認識的不認識的名字身影，我都以眷戀而溫柔的目光看他們，浪蕩者開始有點情不自禁，我知道這是不應該的，但有甚麼辦法呢？結果仍是因為自己鍾意。

到頭來，我了卻一樁心事，而你，愛怎麼看就怎麼看，反正，對一條已經不存在的舊路來說，歷史呢、神話呢，已經不再重要。

一番心事，幾行足印，走好呀！

小思　一九九七年三月八日

【目次】

舊路行腳（序言） 三

香港風情

渡輪／陸星 七

我在調景嶺的三月／聖保祿女書院．馮淑燕 十

戲院．影片．觀眾——談影片的發行與賣座／劉方 十八

廣告裏面做文章／陸蠻 二十五

香港電影院巡禮／陸離 三十二

彌敦道抒情／華蓋 三十九

黑夜——復活夜街頭見聞錄／劉德興 四十六

新蒲崗人生觀／畢靈 五十二

香港．吾愛／加拿大公立中學．嵐嵐

我愛香港／筲箕灣工業中學・野草　五十七
香港風情引——代編後／編者　五十九
公園裏的世界／司馬長風　六十四
飛飛坐電車去／飛飛　七十二
市／蒹荻　八十

文學道路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我的回顧／崑南　八十七
文社紛立的隱因——懷《新兒童》、《人人文學》、《海瀾》、《文藝新潮》／陸離　九十三
前因後果說文社／畢靈　九十六
崇基學生會學術部主辦——文藝創作座談會　一〇三
本港九份青年周刊總評／古兆奉　一一六
看看青年寫作風氣的凋零——香港文學問題討論之一／洪清田　一二二
文學我你他／江詩呂　一三九

愛國愛港

我們應該怎樣愛國？／學壇 一四九

愛國是不是狹隘？／大孩子信箱 一五二

認識中國的前途／大孩子信箱 一五五

香港將往何處去？／學壇 一五八

反「時髦愛國」／岑逸飛 一六一

國慶紀念專輯之四——雙十紀念筆談會 一六六

個人？香港？中國？世界？——香港華籍青年何去何從？（專輯） 一八〇

問你自己能為國家做些甚麼——更多的讀者談「香港華籍青年何去何從？」 一八八

從日本電視片集說到愛國／小思 一九一

七十年代青年之——青年的歸屬感

歷史悲情

淚眼看悲劇／王明

是史無前例的幸福，還是全人類的滅亡？／陸離　二一一
大示威／迪奇　二一九
天災？橫禍？／採訪：夢君、河清　二二九

哲人話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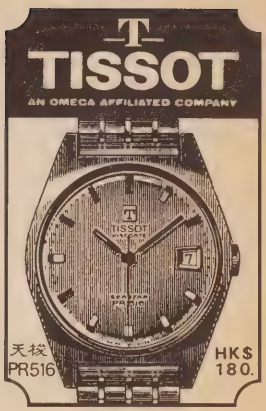
從生命的角度看古往今來的青年問題——牟宗三教授訪問記／專訪：陸離　二三七
談「學潮」與「反戰」——郭任遠先生訪問記／專訪：陸離　二五三
唐君毅先生談現在這樣，將來怎樣？／專訪：陸離　二六五

後記　二八一

編者小傳　二八三

香港風情

TISSOT
AN OMEGA AFFILIATED COMPANY
天枝
PR516
女走
HK$
260.


TISSOT
AN OMEGA AFFILIATED COMPANY
天枝
PR516
HK$
180.

渡輪

陸星

住在香港的人，許多都和渡輪結下不解之緣。

初到香港時，對渡輪，我有一份新奇的感覺和愛好。

我住在九龍，辦公的地點在香港，每一天清早，匆匆忙忙地離開住所，在巴士裏擠了二十多分鐘，到達尖沙嘴車站，接着，連走帶跑地橫過碼頭的長走廊，看看前面的門閘還開着，這才透口氣，大搖大擺的走上渡輪。

揀好座位，緊張的心情真正弛鬆下來。於是，拉拉領帶摸摸衣服，開始環視周圍的人物。隔鄰有個大胖子閉着眼睛在養神，那邊有個漂亮的女郎正對着鏡子修塗嘴唇上的口紅，對面的一個中年人口含煙斗在凝思，左邊的一個青年在留神地翻閱模特兒畫報，背後的兩個女人正在絮絮不休地交談，……，這

雖然只是一艘乘載數百人的渡輪，但形形色色、各等各級的人物都有，若是對他們作詳細的觀察，確是十分有趣的。

「嘟！嘟！」渡輪離開碼頭了。

清新的、夾着鹽味的海風習習吹來，整個心靈為之一振。望出欄杆外，那綠色的海水，鼓着風的船帆，渡輪船頭濺起的銀色浪花，低掠過天空的海鷗，遠處的山巒，遼闊的藍天，……這如詩似畫的風景，令人說不出的喜悅，對那些在狹小房間，一天八小時生活在打字機和計算機的吵聲中的人來說，確是難得的生活調劑和罕有的精神享受。

下午六點多鐘，辦了一整天的公，精力疲乏已極，走出了寫字間，便趕忙加緊腳步向渡輪碼頭走去，好像恨不得遠遠地逃離寫字間，不讓那些煩雜的瑣事追上前來。登上渡輪，心情的輕鬆、愉快有如逃出樊籠的小鳥，這時，燃上一支香煙，安閒地攤開晚報，那種怡然自得的情景是難以形容的。如果碰到熟悉的人坐在身旁，大家拉開話匣子，談談哪個戲院上映的片子，上個周末足球賽打得怎麼精采，或者是預測下個星期六「快活谷」的賽馬。談着談着，七分鐘的時間便這麼過去了，渡輪靠了九龍碼頭，

若是下了班，要在香港多逗留一些時刻，或是晚上過香港去，那時乘搭渡輪又有一番情趣。坐在靠窗的座位，可看到海灣幽暗得像一個夢，海浪輕輕盪動發出柔和的囈語；前進中的亮了燈的船隻，給海劃上許多銀色的線條，交叉的、弧形的、垂直的，像一幅印象派的畫，像一首美麗的詩。抬起頭來，望一望兩邊的陸地，真的會大吃一驚，香港變得美麗起來，黑暗遮蓋了它的醜惡，五光十色的燈光把它點綴得光耀奪目，誰都不禁會讚美起它來。

在香港住得久了，漸漸地，我對渡海輪失去了新奇的感覺，當然也失去了那一份愛好。乘搭渡輪變成了生活中一個機械的節目，登上渡輪總是那些動作，在渡輪上碰到的也總是那幾百張熟悉的臉孔，渡輪的航線永沒有改變。老實說，我開始對渡輪感到了厭惡。

有時，我會跑到佐頓道碼頭去，乘搭那笨得像烏龜的汽車渡輪；有時，我會乘搭那要行半個鐘頭才可以到香港的深水埗渡輪；假期，我常常乘搭離島的渡輪到長洲、梅窩、大澳去，雖然我並不喜歡那些地方。但是，我仍無法恢復以前對渡海輪的好感。

我發覺我愈來愈厭惡渡輪了。我感到奇怪，現在的渡輪和以前的並沒有兩樣，搭客也很少有甚麼變

動，航線更沒有絲毫改變過，為甚麼我對它們的情感卻和以前迥然不同呢？

想了想，我明白了，我憎惡的不是渡輪，不是那些搭客，更不是那永不改變的航線，而是我已經對香港這個地方和這裏的生活感到厭倦了；這是為甚麼每當我乘搭渡輪經過海灣時，總是用貪婪的目光望着那些雄偉的、乘風破浪前進的遠洋輪船。是的，我為甚麼老是要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兜圈子呢？我應該捨棄這天天與渡輪結不解之緣的生活，登上大郵輪，到外面遼闊的世界去。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二七八期

我在調景嶺的三月

聖保祿女書院．馮淑燕

一聲長長的哨子，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我睜開眼來一看，頭上是木造的屋頂，所睡的是一張「碌架牀」的第二格，從窗口望出去，是數間長長的木屋；遠處一帶青山，被綠水環繞着。我才記起自己離開家搬到這新宿舍來住；而我就在調景嶺度過了三個月的寄宿生涯。

在我們這間女生宿舍的前面，是一片廣大的操場，操場右側排列着數間木屋，是男生宿舍和食堂。還有一間長長的，用鐵板蓋成的房子，其中分成數小格，是供學生們洗浴之用。在我們的宿舍的後邊，有一條小溪，溪水從山上流下來，所以倒很清澈。溪旁是一塊大石板，還有一小塊草地，我們就在那裏洗濯衣服，然後晾在草地旁的鐵線上。各式各樣的衣裳，掛滿了鐵絲，迎風招展，就像是戰旗一般。

每天在「催人起牀」的哨子響過之後，我們便要從被窩中鑽出來。收拾好牀鋪後，便拿着漱具和面

盆，跑到水喉旁去盛水，漱洗完畢，我最喜歡跑到那賣大餅的小販處，買一兩條「油炸鬼」吃，這便是早餐了。跟着我跑到廣場上去集合，首先由校長訓話，然後在一片雄渾的國歌聲中，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徐徐上升，我常常被這莊嚴的情景感動到下淚！

行禮完畢，我們便跑到課室上課，那也是一間大木屋，分成兩排座椅，左面坐的是女生，右面坐的是男生，因為書桌和椅子缺乏，所以我們六、七個學生便擠在一張椅子上，連轉身的餘地也沒有了。上完早課後，是吃午飯的時間。我很幸運的，能被分配到幼稚園的課室裏吃飯，而不在食堂吃，因為食堂的環境非常骯髒。我們的菜很簡單，通常只有芽菜、泥蝻魚、薯仔等，飯是由二位工人用桶子盛着抬來的，起初我聯想到家裏洗地用的木桶，真是不敢下嚥，可是到後來，卻能吃下二、三碗飯了。

吃過飯後，休息一會兒，我們又要去上課。放學回來，吃了晚飯，便有數小時的時間是給我們自由活動的。這時，我總愛獨自一個人，沿着海邊散步，遙望着那海天之間的白雲，而產生了無窮的幻想。有時，我也會和三兩個同學，跑到半山的小市鎮裏。那兒有幾間茶樓、餅店和一些民房，大多數是用木板蓋成的。在小路的兩旁，種植着一些野生的芭蕉樹和其他植物。散步回來，天色已很晚。因為那時調

景嶺還沒有電燈設備，所以一到天黑，我們便坐在宿舍裏，誰也不敢出來。房中掛着數枝火水燈，故此顯得特別陰森可怕，在初來的時候，夜裏我真害怕得不能安睡。

我在那裏住了不久，中秋節便到了。那天晚飯加多了一碟豬肉和牛腩湯。當月兒升上來後，我和數位同學跑到海旁，在那兒一邊賞月，一邊吃着從半山的市鎮買回來的月餅，因為那些餅子製作粗劣，我吃得苦起臉來。中秋節過了不久，就是國慶日，這是一個狂歡的日子，那天我們都不用上課，大家可以自由自在的參加各項活動，例如爬山、巡遊、聽演講、操練等。就在那一天，我才真正的爬上調景嶺的尖峰，但見遠山近海，盡入眼簾，心胸為之舒暢起來。

在度過了三個月的寄宿生活後，有一次，我趁着假期回家探望，家裏人看見我消瘦了很多，便帶我到醫生處診視，據醫生說，我因長久使用火水燈的緣故，眼睛已近視了，而身體的健康情況也不好。於是爸爸和媽媽商議了一整日，最後他們決定要我轉學。

一九六三年三月廿二日第五五七期

戲院・影片・觀眾

——談影片的發行與賣座

劉方

一個驚人的數字

打開一九六二——六三年的香港政府公報，有個數目字嚇了我一跳：過去一年中電影院娛樂稅收，竟為一千六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餘元！

「一千六百三十九萬，」你會說，「也不見得怎麼驚人呀！」是呀，比起天文數字，這實在不算得甚麼。但請你記住，這只是稅收。電影娛樂稅率是百分之二十，算起來總消費額就是八千多萬元。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日，即是平均我們每天花在看電影的錢達廿二萬四千元有多！

要知道，電影是當不得飯吃的，看電影只是多餘的消費，而我們每天好歹也得花上廿多萬塊錢，就

不能不說是驚人了。碰到熟朋友閒談，不知怎樣的就總是聊到電影上去，而一講到電影，就都妙想天開的想開去：假如一朝中了馬票，除了環遊世界之外，第二個大念頭就是開一所電影院；所選的片子當然少不了自己最喜歡的，這樣既可賺大錢，又可以舒服地看到自己最愛看而別人卻最不愛映的片子，一舉兩得，不亦快哉！

不錯，這個想法確乎妙想天開。現在我擔心的不是甚麼時候才可以中馬票，而是中了馬票之後，拿着那幾百萬塊錢怎麼搞！

其實即使有幾百萬塊錢辦戲院，也不一定能賺到錢的，而且要經營一所站得住的戲院，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這是我和負責港九六間首輪戲院宣傳部、四份日晚報娛樂版的何先生交談了兩小時後所得的結論。

從《非人生活》說起

趕到何先生的寓所，已是早上十點過一刻（大概這是做文字工夫的人唯一的好處，我們都不用硬性

按時上班）。寒暄幾句之後，我就拿出了原子筆和記事簿，開門見山的發問了：

「我看過去年十大賣座片的名單，發覺高居首席的《非人生活》，正是貴院所放映的，這部片賣座的成功是否與宣傳或其他因素有關呢？」

「《非人生活》能夠賣座，是想像得出的，不過能連映四十二日，則是有點出人意料了。我起先也只預料它最多能賣三四個星期而已。至於是否宣傳之功，這個很難說；宣傳當然有幫助，但主要還是片子本身相當不錯，而且適合香港人口味。」他吸一口煙徐徐噴出來。

「適合香港人口味，這句話我聽過許多次了。然則你們選片是根據甚麼標準，程序又是怎樣的呢？」

「哦，那你是問一部片從拍攝好到上映的過程。我先大略講講首輪西片選片的程序。通常每一間影片公司，在世界各地都設有分公司，辦理發行之事。譬如美國最著名的八大公司，即是美高梅、華納、環球、聯美、派拉蒙、霍士、哥倫比亞、和路迪士尼，在香港都駐有代表。另外英國蘭克、日本東寶、大映、松竹，和其他獨立製片公司，也有駐港辦事處。每逢年中八九月，片商們紛紛把已經拍竣或可以拍完的下年度新片名單，送到各戲院的當事人，招攬生意。戲院方面就根據該片的規模、明星陣容，和

其他外國專門報道拍攝過程的資料，去估計這部片能賣多少天，那部片可以映幾多個星期。在交易的行規上，我們是以一部片能映多少個星期來估價的，因為上映以後，是根據票額總收入來分賬。普通是七點三分賬，即戲院佔總收入的七成，片商佔三成；也有三點七和五點五分賬的，看片子如何而定。片商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所以要限制一部片的放映日期，只許多，不許少。戲院方面看過全部的「貨色」之後，就選定自己屬意的影片，和片商們討價還價：這部片只能映Mid-Week哩，（即映半個星期，通常是星期五上映，星期二「換畫」）那部則映三星期也無妨。待雙方考慮妥當，認為條件適合，才簽訂合同，這樣院方就可以根據選出影片來片的先後，安排明年的片期，預告上映了。」何先生一口氣講了五分鐘，現在才呷一口茶，再燃起一支煙。

有戲院不愁沒片映

「這就是說，你們在今年底已全部安排好下年度要上映的片子，而且每一部要映多久都預定好的了。」

「也不一定，」何先生接着說，「在一年五十二個星期當中，你可以先選二十或三十個星期的片子，其餘的留下來遲些選也可以，因為有些獨立製片公司突如其來的出品，也是很不錯的。」

「但我們發覺某間戲院總是經常映一個公司的出品，又是怎樣算法呢？」

「噢，對了，我忘記告訴你香港影院的聯映狀況。香港大小戲院有七十多間，大概你知道的。以放映首輪西片的說——所謂首輪，就是以票價最高三元五角計算——港九共有十五所。它們分做七條線，每條線都和一間到三間影片公司訂有長年合約，譬如說：皇都、皇后、麗聲，這條線經常映美高梅的片子；新華、豪華則映華納、環球最多；大華、麗都除了主要映哥倫比亞的美國片以外，也有映哥倫比亞發行的歐洲片、東寶的日本片等。不過，駐香港的世界各地片商多的是，也不一定要專映一兩家的。只要你有一座戲院，自然有人把片子送上來給你選擇，只怕你不敢映吧了。」

要摸透觀眾心理

說到這裏，何先生離座打個電話，我也趁機會「休息五分鐘」。

回來坐定之後，我又繼續發問了：

「再談到賣座了，你起先說過一部片的規模和陣容，究竟甚麼東西決定賣座的好壞呢？以你經驗來說。」

「那就要看最近的風氣和觀眾的心理了。」何先生遲疑了半晌，「觀眾的好惡有時頗難捉摸，但大致的風尚趨向，是可以估量的。以我所了解，香港觀眾最注意的是大明星和故事。所謂大明星，不一定是要大堆頭，但必須有吸引力。青春貌美的女明星和英俊的男明星大概會普遍受歡迎。至於故事，必須通俗、動作多、曲折離奇但要合情合理。合乎這些要求大致不會差了。像一九六二年五月上映的《六壯士》，就因為動作多、緊張而合理，勝在故事，直落十二個星期，好不熱鬧。」

「前年和去年都流行『夜生活』片，今年的銷場如何？」

「據我了解，色情片近日已走下坡了，反而一些古靈精怪的獵奇片，頗有起色。《非人生活》就是一例。不久將來會有一部《世界女人生活》上映，也是剪輯得很妙的。」何先生忽然若有所思的說：「對了，最近也流行美國的俏皮喜劇，許是夠現實，與白領階級們的生活接近的緣故，不過我看這也是一時

風尚，不能持久的。例如像有個時期盛行恐怖片，甚麼吸血男殭屍、女殭屍，都紛紛推出，現在一部也不行了。照我的看法，在最近兩三個月內推出一部有規模的戰事片是可以賣座的。」

「提起戰事片，我想起了《阿拉伯的羅蘭斯》，此片傳聞到港很久了，為甚麼還沒有上映呢？」

「那是因為條件問題。哥倫比亞發行的這部片，是超級片格，很有瞄頭的。可惜他們硬說要映足十二個星期才肯交易，未免冒險一點，所以一直拖住了。順便提一提，一部片定了映期不一定要映足的，如果院方覺得賣座太不對勁，可以中途『割畫』（換片），不過這樣做損失的是戲院，因為此時片商就可隨意補幾部『垃圾片』（沒有人要的），院方也不能不映了。」何先生補充又補充。

「我倒覺得一些你們認為『垃圾片』的有時也頗有看頭，大概看得八大公司的『大片』太多了，來來去去那一套，看些陌生的片子反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很不客氣的說了。

「你說得也有點道理，其實我們也極力在打開新片的銷路，有許多法國片和意大利片製作得很不錯的，只是港人認識不深吧了。今年可能多一些歐洲片上映，尤其是意大利的。」

戲院生意不易為

我看腕表，原來已是十二點有多，得告辭了。在離去之前，我問了一個相信許多人都關心的問題：「何先生，你認為在目前情況下，開戲院是不是一定賺錢呢？」

何先生沉吟了一陣，才微笑答道：「那要看你有多少資本和經營的方法如何。照我計算過，除非有三幾千萬資本，在頂旺的地區自建大廈，下層闢做戲院，上面做寫字樓，否則很難有錢可賺。因為現在的租金實在太貴了。據我所知，現在興建中的荷里活、娛樂，和就快完成的東城戲院，都是採取大廈附設戲院形式的。」

「謝謝你，幸虧你指點指點，否則我明天真要去搞一間了。」

其實，我哪有資格去談這些呢？那時心中所想的只是今年又可以多看幾部好片吧了。朋友們，讓我們耐心等着瞧吧！

一九六四年一月廿四日第六零一期

廣告裏面做文章

陸蠻

如果我說

如果我說：「子曰：賜也爾愛其羊。」能夠立即接口說「我愛其禮」的人，你猜有多少？

如果我說：「洗得靚、更潔白、慳水又慳力——」

能夠立即接口說「請用，月老牌，新奇洗衣粉」的人，你猜又有多少？

而下面這堆成語，你說，用來形容今天香港的廣告，可合適不合適？

比如甚麼——如雷灌耳啦，如影隨形啦，耳熟能詳啦，潛移默化啦，印象深刻啦，繞梁三日啦，刻骨銘心啦，沒齒難忘啦，等等，起碼，即使用來「形容」未必百分之百的都貼切，以之「聯想」一下，倒也未嘗不可，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說，今天大家最熟悉的東西是廣告，廣告是今天大家最熟悉的東西，大概就不會有甚麼人反對。

現在就讓我們來談談這種大家都最熟悉的東西吧。而所謂「談談」當然絕不會是板起面孔的用「研究」的態度來談，如果你想知道香港的廣告公司一共有多少間，普通在電臺裏唱那麼幾分鐘的又一共收費多少，之類，那就趕快別看這篇文章了，這一類資料性的東西，我們以前早就報道過，將來也許還會再報道，但這篇文章就是不打算談這些——

它打算談的，只是：

從頭說起

要從頭說起，就得由我們都是小孩子的時候說起。那個時候，一提起廣告，大家可樂了。樂甚麼？就是樂的「可樂」。「可樂」就是「可口可樂」。他們那時候真箇會討小孩子歡喜，五花八門、五光十色的大小免費贈品，真是數也數不清。你要是沒有見過，就聽聽也好：有好看的吸水紙，上面印着一個

「肥仔」的，就那麼笑嘻嘻地笑着；有鉛筆，顏色醉得挺好看的；有大大的間行簿子，封面有好看的彩色「公仔」，封裏又有一幅幅小圖畫，教人怎樣過馬路，怎樣聽爸媽老師的話，怎樣做一個乖孩子；還有比較難得的是一輛輛小的可樂汽車，載滿了許多假的小可樂瓶子，可以拿出來玩；還有可樂打火機，那就更難得，小孩子都是不許玩火的。

那時候，聰明的我們早就想過，可樂的商標不是常常都用一個圓圓的紅底白字來代表嗎？那個小圓圓，最易令小孩子想起 yo-yo，就是一條繩子圈在指上弔着一個圓圓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上上下下那種。如果可樂公司真懂得小孩子心理，就該製造大量的「可樂搖搖」，拿來送給小朋友才是。誰知千等萬等，直等到筆者長大了，才見到「可樂搖搖」的出現，早知道十多年前就該寫一封信給可樂公司了。

但即使小時候沒有「搖搖」，「可樂」還是挺可愛的。街頭街尾見到的大幅可樂廣告，那些女人夠多美，可樂日曆也是，雜誌上的可樂廣告也是。何況還有可樂卡通，參觀汽水廠時有得看，平常看電影也有得看，每次完結時，總是一小點紅由銀幕中間閃上來，愈來愈大的轉眼之間就卜的破了個洞，一隻手遞了瓶可樂出來……

還看今朝

那個時候喲，可樂的廣告真是所有廣告之中最討人歡喜的廣告。又多又巧，而且「招數」奇新（就只可惜當年沒教他們製造搖搖）。據說一大餅光管廣告（即密密安裝滿了一條條光管，以多量直線構成大塊平面）是由他們首先用的。搶眼而清新脫俗的白色光管也是由他們首先用的。而且他們又懂得選擇地點，老遠的就看得見，看得見而又好看，當然就非常惹人注目了。

可是時間在變一切都在變。到今天，可樂廣告的全盛時期顯然已沒落了。他們的廣告還是水準以上的，但在量的方面，別人的廣告愈來愈多，可樂的廣告便不能再一枝獨秀，在今日這廣告森林裏，可樂雖尚未完全迷失，也只好和別的濃蔭喬木平分春色了。

從質的方面看，今日廣告圈內的「優秀分子」實不勝枚舉，而其中日本人的廣告更是出盡風頭，到處可見，且不但多便算了，一眼望去更常與眾不同。像全港最大的廣告，便是普慶戲院左側面積佔了差不多整幅牆的「樂聲牌」家庭電器廣告，色彩配合清新悅目：藍底、白中文字、橙英文字，頭頂還加上一塊淺藍的商標，好看而壯觀，實是廣告圈中優秀的傑作。那個地點也是港九之精選，幾乎由彌敦道尾

就可以看得見。這樣一個好地方，懂得染指的當然大有人在，所以「樂聲牌」頭頂便有「鷹王」香煙，左側又依次有可樂、施務露金雞鐵樹酒及萬寶龍金筆等。但大國與小國之間，一目了然，不但居高臨下的「鷹王」被搶盡了鏡頭，屈居一旁的其餘三家更是相形見絀，黯然失色。

再說發光漆，也是由日本人先用，如新力，如樂聲，如聲寶，遠遠便一片橙一片紅的耀人眼目，好像想不朝它看上一眼也不可以似的。而他們又喜用強烈對比色，非達刺眼之境不罷休，吸引人的目的固然已達到，而小心看看，倒也未嘗不新鮮得使人看慣了就覺得也非常好看了。

還有那種以小小銀片鑲成字體，微風吹動，便閃閃生光的取巧設計，則是由汽水新奇士先用，繼之有香煙雲絲頓（前者在銅鑼灣皇仁書院附近，後者在中環美利權餐室外）。所謂取巧，是由於香港路窄車多，向規定不得在搶眼處安裝外國那種光管會變花樣的廣告，但這種鑲銀片既能閃閃生光，又不致引起交通失事，一方面是雖不中亦不遠矣，而另一方面又何嘗不可以說是兩全其美呢。

特別匠心獨運的更有好彩香煙，一個圓圈白邊紅底黑字，電車路上只見二樓牆外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你未注意前可能不覺得怎麼，一注意到了就自然會同意這真是個出色的設計了。

至於貴族化的芝柏表，廣告也很貴族。平常報上雜誌的設計不說，便是版頭中那一大堆尖沙嘴的廣告，大家看她（真是她）不是有點君臨天下的味道麼？更妙的是紅綠對比，不但一點不俗，卻是舒服而高雅，配上中間那幾個秀氣的字（據云出自名家之手）。冠之以「絕俗」的稱謂，亦當之而無愧。

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廣告，值得一讚的多的是，只可惜限於篇幅，惟有割愛了。但Mobil汽油那種特別的藍（光管亮時尤與眾不同），和百事可樂街招廣告常用的悅目中間色，不在這裏提一下，未免不公平了些。

至於電影廣告、電臺廣告、報刊雜誌廣告，要詳細談就是寫十二版也寫不完，只好都從略。

而可樂廣告是否就真的落後了呢？也不是的。它最近有一個新設計，就很用心思：專愛打從別人頭上過。而紅磡區五號和十一號巴士重合處路旁就有一塊稍大的牌子，自樓房伸得特別的開，每次巴士經過便好像要碰撞了的樣子，千鈞一髮，它卻在巴士中間輕巧的越頂而過，可不是野蠻得又頑皮又可愛麼？

據云在一種商品最初面世時，用的總是排山倒海政策，使觀者直無抗拒之力，穩定後，就不好再那

樣了，不然人家就會以為你不行了，於是就收斂些，但求不失不過便好。也許，可樂現時就正是這樣吧。

可是，在這個廣告森林中，有趣之處固然不少，可悲的現象亦隨時存在着，像大昌大廈那一座廣告塔，幾乎每一層樓就有一種廣告，實在不太悅目是不是，而且，「公教進行社」那幾個字幾乎看不見，商業掩蓋了文化，這座廣告塔，又何嘗不是今日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呢？

一九六四年五月廿二日第六一八期

香港電影院巡禮

陸離

喲，這也算是後座嗎？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些電影，是只合看前座的，它就只值一塊半。有些電影，比較好一點，花兩塊錢看也值得，那就喚做「中座級」的電影。等而上之，有些電影，別說是後座，就是跑到樓上去看，也覺得值回票價有餘，如《劫後昇平》是也，如《三野狼》是也。但這類好片子當然不是日日可遇的。一般來說，只值一塊半的「前座級」影片，我們除非是剛好當時無聊到幾乎要死，很少會無端跑去浪費細胞又浪費金錢。對於大部分的觀眾，通常的情形，多半是這樣：先去看看中座有沒有較好的位子，沒有就跑去看後座，連後座也沒有了呢，再考慮一下是否值得看樓上。而這樣的分法，當然並不包括「貴族」階級在內，如果你剛好屬於那一類看戲只看樓上或非看樓上不可、半點也不知道甚麼叫做「我的錢已經

花光了」的觀眾，你的幸運很令人羨慕，就只可惜我下面要講的話對你來說就要味同嚼蠟了。但對於百分之九十的「平民」觀眾來說（比如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別說是下面的文字，就只是開頭那個小標題（這也算是後座嗎？），也就已經足夠引起「法國大革命」了。

問題之所以發生，在於有些電影院根本沒有中座。沒有中座而像「樂聲」那樣，很大方的前座九行，前座與後座之間還有一條闊闊的通道，使得觀眾不幸買到後座最前一行，也看來起碼「是」後座，倒也罷了，氣人的是有些電影院，前座就只得那麼五行六行，緊接着第六行或者第七行就是後座，不但錢花得冤枉，還要坐得不舒服，看得不舒服，懷念起「新華」「豪華」尤其是「皇都」之類的中座來，我們就是咕嚕咕嚕的氣起來，也真是很合理的可不是。這不但牽涉到作為一個觀眾的權益問題，也和一間頭輪戲院的風度問題，很有關係。我們在下面，繼續要寫的，不打算罵也不打算彈，就只打算為一些可愛的頭輪影院寫下一些讚美，然後，附帶還要給大家列上一些統計數字，雖然不太詳盡，但大部分戲院的大堂行數總數多少，前中後座各佔多少行，也勉強可以一目了然，而褒貶亦盡在其中矣。

一個小小的表

當我說「表」的時候，嚴格說來那不能算是一個「表」，只是把一些我們平日在港九各大戲院間走來走去，抄下記下的一些數字，再抄在這裏而已。

大家就先來看看下面這些數字吧，然後我們再來談好看的雕像，好吃的雪糕筒，和令人站得很舒服的寬闊的門口大堂之類。

一、新華戲院。總行數三十七。前座七行，中座七行，後座廿三行。

二、豪華戲院。總行數三十五。前座七行，中座六行，後座廿二行。

三、樂宮戲院。總行數三十三。前座六行，中座六行（此數字不確。因為那天跑到樂宮前中座，剛好售票員休息去也。這是樂宮前中座的最大特色，也是該院前中座售票員最舒服的地方。上列數字乃問人而得，本想親自再數一遍，但精力時間均不允許乃罷。）後座廿一行。

四、麗聲戲院。總行數三十。前座六行，中座六行，後座十八行。

五、新聲戲院。總行數二十九。前座四行，中座七行，後座十八行。

六、皇都戲院。總行數二十七。前座七行，中座九行。特色是：別人的後座他卻改良而成為特等（八行，三塊半）及優等（三行，三塊），別人的超等他卻只收後座的價錢（十四行）。

七、利舞臺戲院。總行數二十五。前座五行，中座六行，後座十四行。（特色，有高等。）

下面這些戲院，是沒有中座的：

一、樂聲戲院。總行數三十一。前座九行，後座廿二行。

二、皇后戲院。總行數二十六。前座六行，後座二十行。

三、大華戲院。總行數十八。前座五行，後座十三行。

還有一些二輪戲院或只放映國語片的頭輪戲院，我們乘「逛戲院」之便，也抄下了其中幾間的行數統計數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有些二輪戲院是不是比頭輪戲院還要大，還要大方。其中有一間，有一個時期曾勉強放映過一會頭輪西片，實在不太像話，現在改為放映頭輪國語片，總算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一、荷里活戲院。總行數三十四。前座四行，中座六行，後座廿四行。（前中座步樂宮後塵，亦有

休息，但休息時間總算不及樂宮之多而變化萬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久候乎之不得其門而入也，恍兮惚兮而不可捉摸。）

二、麗斯戲院。總行數三十四。前座八行，中座六行，後座二十行。

三、百老匯戲院。總行數三十。前座五行，後座廿五行。（無中座。前座售票也有休息。）

四、百樂門戲院。總行數二十八。前座五行，中座五行，後座十八行。

五、國賓戲院。總行數二十八。前座六行，後座廿二行。（無中座。）

六、京華戲院。總行數廿一。前座五行，中座六行，後座十行。

統計數字到此為止，大家看看前中後座的數字比例，就可以知道哪家是唯利是圖，哪家是為觀眾設想的了。

玻璃牆．軟雪糕之類

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有時是的，但更多的時候，看看悅目的東西，嘗嘗好吃的食物，總

不能算是一種墮落，只要並不過分，在生活中有一點享受，應該是很合理的。而作為一個商人，賺了觀眾的錢之後，在滿足觀眾視聽之娛方面，用一點心，我們雖然不至於要向他們致敬禮，但在享受着的時候，有一份欣賞和感謝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事。

此所以我們對於皇都戲院在座位方面的安排，就大為激賞。如果整個社會的貧富分別只是像皇都戲院那樣的一點也不尖銳，這個世界也就不會有甚麼階級鬥爭或者共產主義了。皇都戲院的門口大堂也很夠寬闊，晚上那條五角柱還會發光。未開場前在附近瀏覽一番，可看的去處也多的是，除了戲院本身有食物部之外，迴廊轉處，四通八達，單是唱片公司就有兩間，鞋店裏裏外外加起來，竟有十七家之多，直為全港之冠。

但門口大堂最用心設計的，還數豪華。上特等的樓梯雖然不及新華或麗聲的美，梯口卻有小水池一個，中有裸像，手撫天鵝，兩邊落地玻璃門，由這邊的出口走到那邊的出口，少說也得走三分鐘，正中還有六十塊大鏡合成的鏡牆，就像「霍夫曼的故事」第二次戀愛的那一面怪牆差不多。後座入口，又有兩個木雕的美女，吹着喇叭，身旁圍繞着玫瑰花。這些都別提了，正門大堂裏面依牆的三面大廣告才是

全港戲院最美的電影廣告，大家進去抬頭看看就知道。至於對正大門口那道深粉紅的牆，上有十二宮（白羊、金牛、雙子、巨蟹、獅子、雙女、天稱、天蠍、人馬、摩羯、寶瓶、雙魚）的浮雕，更是有趣，就只不知曾經注意過的人有多少？

限於篇幅，本來很多要談的現在都不夠地方談了，例如樂宮的「阿閣兩重階」以及軟雪糕、汽水部與糖果部鄭重其事的分開來；利舞臺自設的士巴冰室和新華自設的新華茶廳；新華、皇后的自動電梯；荷李活、皇都、利舞臺、紐約的電梯；百樂門戲院門口大堂內那一種清涼的藍綠；麗都戲院前中座在正門售票而樓座票又要跑到樓上去買，以至樂聲戲院方便顧客的電話等等，只好及時打住，留待異日有機會再另文詳談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廿八日第六三二期

彌敦道抒情

華蓋

如果我能夠，我要整天躺在彌敦道中間的安全島上，去看那些斑駁的大廈、如林的招牌、繽紛的衣飾，去聽汽車的轟鳴，好像古代的隱者臥對松濤。

但我實在不能這樣做，於是，每當我經過彌敦道，總要停下腳步，細細的欣賞一番，好像在我面前正走過一個俏麗的女孩子。

龍蝨和鵝

我愛看那些成羣結隊、慢慢駛着的巴士。它們搖搖擺擺地，就像一羣傲慢的鵝，牠們的身太重而腳太小，所以走起來，無法不拖拖沓沓。我看着它們滑稽的姿勢，忍不住要笑。不過當我長久地注視這個

行列後，一種莊嚴的感覺會自然升起，它們高高的、白頂紅底、摩肩接踵的樣子，倒有點「冠蓋滿京華」的氣象。

你可曾注意到交通阻塞時，彌敦道上的奇景嗎？這時大小汽車排列成行，以交叉路口為中心，拼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十字架。在這個奇特的國際汽車展覽會上，全世界的汽車設計師拿出聰明、才智、學養、風格，出奇制勝，爭妍鬥豔。而所有民族的氣質、性格、愛好和趣味，不待你慢慢去研究，已經像濃烈的花香一樣撲面而來。你要知道汽車的發展史嗎？不必去翻書，它已經清清楚楚地寫在彌敦道上了。汽車在不斷地輕微地跳動着，很不耐煩地，發出格格的聲音，一陣焦躁的浪潮在行列中流轉着，洶湧着，最後爆發為喇叭的齊鳴，這是司機們催促前面的車快點走。而在交叉路口，積架、獲素、喜臨門、奧斯汀、福士、奧普、福特、士刁碧克、新邊、雷諾、康素、蘇地亞、寶轎、閃卡、MG、快意、雪佛蘭，也許還有勞斯萊斯，星羅棋布，互相掙扎着、衝突着，終於大家不能動彈，像一盤待吃的龍蝨。

紅棉樹

我小時在廣西，曾見過紅棉樹，它的花是紅色的，形狀像一隻毽子。據說它有一種英雄氣概，一定要長得比周圍的樹高，我見到的那株樹，的確非常高，有點偉丈夫的派頭。不過，如果兩株紅棉樹放在一起，結果會怎樣呢？是不是會把青天穿個洞？那時我也想到這個問題，但我不敢提出來問，我知道大人們不能回答，反而會把我罵一頓。現在，當我看到彌敦道兩邊鱗次櫛比的招牌，我常常想起那棵紅棉樹。所有的招牌都愈來愈大了，每一個都想在招牌的樹林中顯露頭角。那些動用了一座大廈整幅牆的，是招牌羣中的巨無霸，但其他並沒有被嚇倒，相反的它們用另一方法進行鬥爭：這就是拚命由二邊向路中心伸展，好像梵蒂岡西斯廷天頂上，上帝和亞當的手臂。它們努力地伸長着，想互相接觸起來。一旦它們真的接觸到了，巨無霸就倒下去，因為它已經不能被路上的行人看見。

如果你以為這一幕招牌的戰鬥，全是為了爭生意和為了滿足人類的物質欲望，那麼你是錯了。在這浩瀚的招牌的海洋中，也不乏目的係導人向善的。譬如在彌敦道尾端有一幅長條白底紅字的招牌，上面寫着：「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這招牌跨越之下，是九龍大舞廳。這長幅招牌是如此

奪目，或者會使一些冒失鬼以為下面是教堂呢！另一幅悲天憫人的招牌是在彌敦道中段，它上面寫着：「敬畏上帝就有福」。和它同樣大小，並排着的是「可樂公寓」的招牌，而恰巧在它下面的，另一個招牌寫着：「好景公寓」。

馬和螳螂

人們會嘲笑哪一方面呢？是傳播福音的，或是傳播「罪惡」的？但就我看來，彌敦道並不是唱聖詩的地方。所以當我看到黑衣的神父、白衣的修女、黃衣的和尚、灰衣的尼姑出現街頭，就混身不舒服。我很想走上前去，勸他們回到高山深谷去，回到古寺巨剎的陰暗的神殿去。不過也許這一點不調和，反而增加了彌敦道的魅力，就像西餐甜品中常常加上一兩顆酸梅子那樣。

把彌敦道留給那些披着長髮、裸着背脊的女人走罷，留給那些穿着紅色和黑色的褻服而罩着透明和半透明衫裙的女人走罷，留給那些穿着無領無袖衣服，穿着露膝短褲的女人走罷。彌敦道是她們的。也許你在她們旁邊，覺得很不好受，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你無法阻止她們的出現。你最好走開一點。不過

遠遠地觀察她們，倒是一件賞心樂事。又窄、又短、又薄的衣服，雖然能把有些女人變成維納斯，但卻把另一些高大的女人變成馬，把矮小的女人變成螳螂。而當她們搖曳生姿、顧盼自豪、對影自憐的時候，我保管你必會心微笑，而慶幸你的一生能有一部分在彌敦道上度過。你看那邊一對情侶來了。他們手臂交抱着對方的腰和背，頭髮糾結着，耳朵磨擦着，也許他們心中的愛情太多，無法在家中、咖啡室中、酒樓茶肆中、公園中、電梯中、汽車中傾瀉完，而必須拿到通衢大道上來傾瀉。

沙礫．隕石．抽象畫

在小說《子夜》的開頭，茅盾指出大都會的基調是 Light, Heat, Power，這實在也是彌敦道的基調。無論是活動的比薩斜塔——巨型的雙層巴士、無論是滔滔滾滾的汽車湧流、無論是密蔽天空的招牌森林、無論是妖嬈大膽的女人，哪一樣不是眩人眼目，熱力四射，但是彌敦道散發的光、熱和力只有到晚上才達到極峰。你看那無數忽明忽暗的小紅燈和小黃燈，就像烈日下沙灘的閃爍，它們有的是汽車的後燈，在轉向時亮起來，有的是斑馬線兩側的指示燈。那些壘壘的光團，不是隕石在摩擦大氣層，是汽車

的頭燈。那些似哨兵地排列，由彌敦道頭站到彌敦道尾，眼睛的顏色會變化的，不是《封神榜》裏的三眼天神，那是十字路的交通燈。然而有甚麼能比得上霓虹燈呢？霓虹燈，你是夜間城市的生命！純紅、橘紅、紫紅、玫瑰紅、粉紅、橙黃、淡黃、深黃、金黃、粉藍、普魯士藍、深綠、碧綠、淺綠、紫、琥珀色、鮭魚色、紫丁香色，由行人的腳下攀登到黝黑的夜空，由看得見的角落到看不見的角落。呵！我還能在甚麼地方，找到更多種類的顏色？我還要用多少時間，學習各種顏色名字？

就只是霓虹燈照射下，汽車頂上彩色的變幻的紋理，已經夠你欣賞一輩子了。而在雨後的彌敦道，更是一個調色板。在霓虹燈下，各種顏色混和着、滲透着、摻雜着，本身就是一幅瑰麗的抽象畫。它的畫題可標作「都市」或「夜」或「Light, Heat, Power」。這時若有汽車輾過，這幅純色彩的抽象畫上再添加一些詭祕線條。

「愛情無價」與貝多芬

彌敦道的脈搏，還可以用耳朵聽到。那邊震耳欲聾的，是Beatles在唱《愛情無價》(Can't buy me

love）。你無法不去聽它。它的節奏和這條大動脈的跳動是如此脗合，你無法不驚奇。而當你走在彌敦道，你無法否認：這歌聲是美妙而動人的。蓋過所有車輛引擎發動聲，蓋過巴士轉彎時車身鐵板的撞擊聲，蓋過剎車時輪胎與地面尖銳的摩擦聲，蓋過清亮的汽車喇叭的長號，蓋過貨車上貨品的相碰聲，蓋過挖路機連珠砲似的拍拍聲，蓋過水泥攪拌機的運轉聲，蓋過行人們大聲的談話，Beatles 高唱《愛情無價》，於是在那一瞬間，你幾乎相信了他們的忠貞。也許在靜夜或在鄉間，他們的歌聲像狼號一樣粗野和刺耳，但在彌敦道上，它們是可愛的。不管貝多芬那首獻給他的愛人裘莉哀德（Guilietta）的《月光朔拿大》怎樣聖潔深情，如果拿到彌敦道去，就變成毫無意義的叮叮噹噹。據說 Beatles 也不知道他們為甚麼這樣受歡迎，但我知道。

彌敦道，你是耽於肉慾的。但我愛你，就像我愛希臘神話那放縱情慾，又充滿光、熱、力的戴奧尼西斯，何況你的面影是如此瑰麗，使我難以忘記。你可知道，每當我半夜從夢中驚醒，你的聲音笑貌就包圍着我，令我怦然心動，久久不能復眠。彌敦道呵，你是神采飛揚的。我愛你。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第六三九期

黑夜

——復活夜街頭見聞錄

劉德興

抑鬱了幾天，湊巧遇到四天假期，心裏想着：明天不需清早起來，今夜且喝它一個酩酊大醉，睡他一個天地玄黃，好把那一雙美麗的眼睛，紅色的大衣忘記，暫時忘記；就是短短的幾小時也好。

「喂，小李，陪我出去走走好嗎？我請你喝酒。」我說，對那個比我大兩歲的快活人說。

「別出街了吧，你不見昨夜街上的暴動嗎？小心今晚會再來一次。」

「不會再來的了，警方今夜一定會有準備的。」我說。

小李笑了笑，一邊穿上鞋子，一邊說道：「好吧，平時不見你喝酒的，今晚竟然嚷着要喝，青年人，最近又搞甚麼，整天苦着臉，快跟我學習學習，免得短了二十四個月的命兒……。」

從比平時冷落許多的彌敦道轉入廟街，那裏品流複雜，五光十色。大概十時二十分吧，攤在地上喊賣的小販比平時少得多。看看賣跌打藥檔子的武功表演，聽聽相命先生的偉論，也擠過小把戲的人羣……，街上的人謠傳着旺角那邊已開始騷動，於是冷落的夜街更冷落，又有好幾檔的販子開始收拾。沒甚麼興趣再走了，把小李拉進一間比較像樣的店子，要了兩樣下酒物，兩人喝着淡苦的啤酒。

一個中年模樣的黑衣男子走進來，與茶博士大概相識的，以不夠生動的口氣述說他的見聞：「……旺角那邊又有人燒巴士了，其實，這樣做又有甚麼用呢？如果……。」

「那班嘩鬼，」一個面皮白淨的胖子說，「有甚麼好玩呢？整晚吵着，為加的一毫幾分……。」

「不是這樣說啊，加郵費、加水費、加煙稅，如果天星加成價之後，油麻地小輪及巴士公司一定隨着加……」另一個茶博士說：「……那些乘機博亂的應該拉……。」

我覺得啤酒的味兒淡淡的滲不到心裏、麻木不到心裏，喚來茶博士要了二兩雙蒸米酒。

小李有些酒意，這個二十一歲的青年，懂得很高深的生活藝術，把每件不如意的事埋藏着，裝作很快活的樣子。他快活麼？有點可憐。

那些談論暴動事件的談完了，最耐人尋味的一句，我特別記下來：「如果我不是穿制服的，可能也會跟着吶喊。」說這句說話的也是個青年人，他穿的甚麼制服呢？

小李與我談起回憶中的學生時候，挑引着我的懷念，李說：「以前，先生說的發奮做人、用功讀書，有甚麼用呢？發甚麼奮，明天要上班啊，做點人家指使的東西，放工啊，填滿了肚子，睡覺！」

「是啊，人家縛了你的手腳，你還有甚麼本領發奮。」我洩氣似的向椅背重重靠下。

「讀書麼，小學生只知ABCD，甚麼禮義廉恥呀？考不到會考的……而且嘛，每年這麼多畢業生，我與你又有甚麼大用呢？」李說。

我沒有答上，酒仍未能發揮它底神聖的麻木作用，「我與你又有甚麼用呢？」的一句，使我又想起她來，人家已經飛走了，飛到那個於我陌生的英國讀書了，飛到那個於我一生沒有希望的學位……，這些我都不希罕。但我喜歡那一張不很美麗的臉孔及那安詳的神韻，那恬靜文雅的談吐，那修美的品德，那淡淡的眉，那輕輕的鬢髮，那……我可整晚寫不完的一個稍矮的影子。我希罕嗎？我喜歡的星星高高掛在天上，我沒有這樣的高度、這樣的本領去摘她下來。人家是洋鬼子培養的人材，她會感激人家的國

家，為人家的人們服務，拿人家的薪俸，將來也許嫁人家的人們，生幾個頗為漂亮的黑髮高鼻碧眼，也許黃髮棕眼白皮膚的孩子。我想哭了，我的國家呢，我國家對我的培養呢，我國家對我同胞的維護呢。我所喜歡那稍矮影子飛走了，將來不會認識我了，我雖然不會忘記，但我極力安慰自己，我會忘記她的。但是，我愛的國家呢？

我默默的忘記周圍。

十一時四十分了，付過帳，轉出彌敦道。可熱鬧了，偌闊的一條街道，兩旁是三五成羣的人，由十多歲至三十多歲的，時髦阿飛型的，拖鞋短褲的，睡衣加上皮鞋的。路中睡着巴士站鐵牌，巴士的欄杆、垃圾箱及有幾個火堆。呼——有一輛軍用吉甫車，向旺角一方駛去，時速五十咪吧，轟的一聲撞開了鐵欄杆，閃出幾點火花，眼光跟着它走，哦，旺角的一方好熱鬧，筆直的彌敦道，從油麻地區一眼看去，有火光，有煙霧，警察用的「運人車」，也有人影幢幢；馬路上，有幾堆焚燒着的火堆，燒的是地盤木板杉枝、箱籠等物。

「兄弟們，我們應該幫助旺角的朋友啊。」有人喊。

「去囉。」及「喎呵。」的回應，一羣人，多過三百人，向旺角方面移去。人羣邊走邊喊，到窩打老道交界處，交通燈已給人用石子擲熄了，玻璃碎撒得一地，人羣不敢再進，有人用長木條把交通燈的鐵罩敲打，「撲咯，撲咯……」的聲音，人們大聲叫好。闊大的十字街頭，平時熱鬧的街道現在連一輛車也沒有。

「I am happy.」有人喊。人們盡情歡樂，各適其適的尋樂，有一堆人用力把一個角鐵路牌硬生生的拗曲了，他們都笑了，有流氓，有學生，有十二歲的小童。路上正熱鬧，樓上不遠有直升機，發出尖聲刺耳的聲音，聽了不舒服，那玩意飛近了，探射燈也亮起來。街燈很多給人用石子打碎，有一個青年，推鉛球冠軍吧，用石子打高高的街燈，拿着兩塊比拳頭差不多大小的石子，第一塊呼的砸着燈的膠殼響而且沉，發出低調；繼着，左手的石子交右手，再來一次，「Sound……」像小提琴的E弦用「碎弓」表現出來。那青年連忙跑開，街燈的玻璃碎夾着膠片嘩啦啦的掉下來。

有人喝采，有人鼓掌，旺角的維持者好像有點行動，人羣退去，有跑到新填地街、砵蘭街的，也有躲進小巷，不夠五分鐘，人羣又集合了，有人爬地盤頂像站在講臺演說，有人大叫，街燈沒有幾支完

好，多半碎了，有一盞還冒着火，藍藍黃黃的冒着火。是一時十分了。

旺角一帶仍有火光，維持者還不能控制局面吧。橫街的角子老虎大多給砸得不成樣子。「喂，幫手，快成啦。」說着，用磚塊敲着收費表面，前邊一個剛剛掉下地，角子散在玻璃碎片的地上，孩子們都搶着去拾，這橫街就聚了幾十人。小李回家睡了。我還看着人羣的狂，公眾四方街的地盤原是用木板圍着的，人們一呼百諾，有許多人加之以手，想把整塊木牆拉倒，但他們只拉下一塊一塊的木板。街上有幾處火堆，有燒木板，也有燒工務局紅色的危險標牌。

人們笑着叫着，我發覺只有三個女的在行列，真替她們擔心，其中最大一個也不過二十歲。有高呼：「×主席萬歲。」有高叫：「反對加價。」也有喊：「一年一度，盡情歡樂。」

人們不知從四方街那裏搬出幾隻建築用的長杉竹，兩個人一支，向高高的街燈搗去，正在高興，正在喧鬧，突然看見平安大廈那邊操出一隊不知是軍是警的黑影，走向普慶戲院的一邊路上，企圖切斷旺角及油麻地之間一段彌敦道，眾人未等維持者越過街道，早已跑得四散。

凌晨二時了。有疏落的槍聲，刺耳的直升機聲……。

* * *

暴動後陰暗的早晨，街上的玻璃碎沒有了，巴士站的停車牌子扶好了，雖然有些彎了，垃圾箱也放回原處，燒過的痕迹幾乎沒有，一切都好像過去了。

一家公司門前有工人在趕裝新式的安全閘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第七二五期

新蒲崗人生觀

畢靈

壹

初次聽到我們的報要搬進新蒲崗，第一個聯想我想起杜子美的詩句「細柳新蒲為誰綠」。遷進了之後，每天上班下班，進出在勞工大眾和軋軋機聲之間，再也記不起杜子美了，這時卻有另一種美，一種沉潛的，卻又如此欲望上升的美，升起在我底心胸，我渴望進入那些高聳多層的工廠大廈，我渴望親近那些言語喧嘩工作勤懇的勞工。報社是在五月廿五搬進四美街的，那時大有街暴亂事件剛由此地轉移向市中心區，四美街和大有街只是一街之隔，不瞞你說，第一天上班，踏足這個區域，我是帶着一種惶恐不安的心情的。然而恍若是一個奇迹似的，儘管我東張西望，我還是查察不出一絲劫後的痕迹，路上行人車輛不疾不徐地流通着，雜食攤涼茶店擠滿了工廠的少男少女，從廠房裏流出的馬達聲依舊是那麼富

有循環的節奏，在我們的辦公房子的旁邊，一座打樁機轟隆隆的響，它努力在替一座新的廠房奠下基礎呢。下班的時候，我又看見成羣結隊的青年男女，打扮得新鮮整潔，手裏捧着書本，趕巴士到別一區去上晚課的進修。這種井然有序的安定，以及安定中透露出的欣欣向榮的新興景象，不能不使我愕然了。我敲打自己的腦袋，幾天前在此地發生的翻天覆地的暴亂，難道只是一小撮人腦中刻意製造的噩夢？

我完全跌進一個迷惘的境地了。暴亂發生時，在我的周圍，那些讀過書的先生們，不是表現得過度的驚惶失措，就是徒托於一種於事無補的激憤。我現在來到了事件的中心區了，卻見到了一種完全復元了的景象。我想，一定有另外的一種態度，提供一種力量、一種生機，使大受損傷的元氣，迅速恢復過來，這是一種怎麼樣的態度、怎麼樣的力量呢？

貳

我駐足大有街，默察過往的景象。

一個赤着上身、肌肉墳凸的青年伙子，踩着一架腳踏車，從街上經過，不小心卻闖到一個路人的身

上去。被撞的是一個結實的中年漢子。被撞的氣洶洶轉過身來，急忙住掣的一跳下車，有些閒人聚攏近來了。然而沒有打罵，連爭執也沒有，被撞的薄責了一句，撞人的輕聲道歉，就各自奔向前程。聚攏的閒人也就散了。我也是閒人之一。這事就發生在我的身旁，我默默地想，如果不是這個時候，換了一個地點，這種事會演變成怎樣呢？這種由小磨擦變為悲慘的爭執的事，過去我看見太多了。今日，顯然由於一種容忍的德性，一件小事恰如其分地很快便化解了。

叁

下班的時候，我處身在擠迫的升降機裏，周圍是剛從廠房裏解放出來的工人。在廠房裏，他們都要專心工作，馬達的嘈雜聲也不容許他們互相交談。經過了連續幾小時的辛勤沉默，現在他們可要樂一樂了。他們對口說着一些俏皮的話語，偶然誰說了句精妙的刻薄話，立刻就引起了肆無忌憚的笑聲，碰上機裏有幾位女客，他們的話語就鍍上了一層隱祕的色彩，笑聲也變得詭譎起來。

我這樣的留心了幾天，終於給我聽出了一個隱藏的祕密來。從沒有一句話，一個笑容，是涉及「人

造花廠」事件的。在升降機裏沒有，在街頭巷尾沒有，在茶樓酒館也沒有。

是甚麼因素，使他們對這件轟天動地的大事不約而同地保持沉默呢？這顯然和他們的本性相違。了解英雄也了解普羅的羅曼羅蘭說過：「能夠叫嚷就是平民的一種樂趣。」我再細心的觀察，於是我看出，在那沉默的背後，有一抹畏懼的陰影在脅迫着他們。他們之中，就是最樂觀的，在離開了升降機、離開了他們熟悉的工友羣後，也不再說笑了。

然而這畏懼並不使他們畏縮起來。在工作上，他們是更沉着、更努力去應付。我想這是最好的態度了，當一艘船有傾沉的危險的時候，暴躁只能使船更加動搖，故作風趣也只有令人心煩意亂，這個時候需要的是沉着、合着牙牀地沉着！

但那使他們恐懼、使他們失去叫嚷的樂趣的事物，終是要受他們在暗地裏詛咒的！

肆

面臨失去安定生活的恐懼使他們沉住了氣，暴動的教訓使他們學會了容忍，是這兩種心理狀態使動

盪的局面迅速穩定下來。現在擺在我眼前的新蒲崗，不但已恢復安定，這一區特有的新興氣象，也正在慢慢的恢復，這又是甚麼心理力量使然呢？

我乘坐行走牛池灣道的巴士，巡閱着新蒲崗的外緣。這時我的耳邊又響起一把聲音了：

「錢是賺來使用的；世界是賺來看的。」

是在另一架巴士上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說話的是一個售票員，那時車還停在總站，他正享受着開出前一兩分鐘的閒暇。他說的是廣府話，幾個意義繁富的助語詞襯出一種誇張的氣勢，加上他說話時那種對整個世界不在乎的態度，如若我不是面對着他，真要以為是一個千萬富豪在說話呢。

現在想起來，真能抱持這樣的生活態度，人就是富翁了。這顯然是一種樂天的態度，一種屬於勞苦大眾、少年青年的生活態度。勞苦大眾因為深曉貧窮的意義，因而養成這種知命的人生觀，少年則由於把握着富裕的青春，因之驕傲地把人生看成一種盈餘。知命可能造成一種停滯的滿足，驕傲可能變為致命的浪費，惟有揉合了知命與驕傲的特質，生命才顯出一種不卑不亢的光輝。

據我觀察所得，新蒲崗工業區正是屬於擁有這種不卑不亢的人生觀的人。他們是一些既貧於資財又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富於青春的少壯男女勞工。他們出身貧窮，他們工作努力，他們又不遺餘力的去尋歡作樂。他們善於娛樂，所以一天的辛勞很容易恢復過來；他們能夠辛勤工作，又為他們的娛樂費用開了足夠的源頭；又因為他們出身貧窮，經歷過生存的苦困，所以他們又有足夠的活力，去抵抗一切加之他們身上的磨難。

要找尋使新蒲崗迅速恢復生機蓬勃的奧祕，只能從這一輩身上去探求了。

伍

如若我把「世界是賺回來看的」態度譬為一種樂天的人生觀，我的着眼點是在一個「賺」字。這是一個充滿積極意義的字眼。

如若有人問：「新蒲崗是誰賺來的」，我的答案第一是勞工大眾，尤其是抱有世界是賺來看的那些既貧又富的青年勞工。其次是工廠主（尤其是徙置工廠大廈中那些終日胼手胝足的小廠主），最後才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香港政府。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第七七七期

香港・吾愛

加拿大公立中學・嵐嵐

異國夏末的黃昏滿有涼意，我肩上披着毛衣在安利略湖邊漫步，手上握滿偶而彎腰摘下的白白的、小小的野花。（多麼像白色的雛菊啊！）

"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
In land beyond the sea,
Nor, Hong Kong！（原文England）did I know till then,
What love I bore to thee."

我輕靜平和的念着Wordsworth曾經使我下淚的詩句。噢，香港，直至我身在海外，滿眼是金髮藍眼，我才體會到我曾付與你的是何等樣的愛！

離開香港兩年十一個月，我沒有一天不想她。雖然這曾使我瘋狂的想念的情緒已逐漸平淡下來，昨天，讀完那份香港來的報紙，萬股無告的淡淡的憂慮和悲哀卻侵蝕了我。讀完殉職警員公祭的新聞，兩滴晶瑩的眼淚「滴，瀝」的相繼滴在報紙上，化開了。啊，那些無知、野蠻的人怎麼也是中國人？

我坐到河堤上，揀一朵小小的，花瓣不大整齊的花兒放在水面。它慢慢的飄開了。（很使我想起沒見了兩年十一個月的校園小池塘裏的小白蓮。）

真的，從中國大陸走難出來，除了要離開香港前的那一個月有點不忍，住在香港六年零九個月都沒有愛過香港。那麼小便寄在她籬下，可以說是在她的懷抱中長大的，我竟然真的那麼恨她。

然而，離開她的一千六十個日子中，我沒有一天不想她。為想她，不知多少次從夢中哭醒過來，我才知道，我以前的恨她是愛她。我愛她，期望她，她使我失望，我罵她。所以，我還以為我在恨她呢。而，當我發現我愛她時，我卻已離她千萬里了。噢，香港，吾愛，直至我身在海外，觸目是金髮藍眼，我才知道我曾付與你的是何等樣的愛！夕陽的光彩撒滿了隨着晚風蕩漾的波面。四周沒有人。湖邊的陽光與靜時常使我有放聲唱一首歌的欲望。然而，我找不出想唱的歌。我心中只有香港。怎麼每天的報

紙、電視、收音機都以那種漠不關心的聲調簡短而千篇一律的報道「香港仍間有暴亂」呢？我時常在聽完、看完這些新聞報告之後想：「明天該沒有了。」但是，常常是，「明天」沒有，「後天」又是一樣的報告了。不過，總算前天、昨天、今天一連三天的報紙都沒有香港的新聞了。

我把另一朵花兒放在水面。明知憂慮是多餘的。可是我心總不能平靜。塞滿了「香港」，「香港」，想那許多將有更苦的生活要面對的苦命的中國人。想S在信上的那句「我只希望你對香港的印象仍然沒變，永遠不變」。我望着水平線上的落日，一隻銀白的海鷗在我面前掠過，展着白得人目眩的大大的翅膀。雖然，比起這裏的海闊天空，香港有如一個囚籠，實在沒有甚麼可愛（除了她集中了山和海）。今天早上讀了周報英文版一位Roy君的幾篇文字，我卻依然很不明白一個離開了香港的人怎麼會仍然那麼恨她。

一個日本同學問我愛這裏還是愛香港多些，大概因着她是日本人，我很快的說：「香港。」她又問我為甚麼不愛這裏，愛香港。我在一陣愕然之後淡淡的說：「因為這裏的一切也都不屬於我。」她笑了，我也機械的笑了。然後，我突然從她的笑中意味到她像在對我說：「香港一切都不屬於你啊！」我

的笑便僵住了。我也曾經想過，為甚麼愛香港的狹小多於愛這裏的天空海闊呢？為甚麼不像 Roy 君一樣，恨香港的狹小，愛海外的海闊天空呢？很久以來我都想不通。固然，我有理由愛中國多些，雖然我很年輕便離開她，她還是我的國家；雖然她曾使我在外族同學面前抬不起頭，笑不出聲，因着我是中國人，我仍有絕對的權利與義務去愛她多過愛加拿大。正如，如果我們的母親做錯事，我們仍然愛她一樣（這也許是我剛才讀報看到那幅親共中國青年在倫敦示威暴動被警察像拖狗般拖離現場的照片而下淚的理由吧）。但是，我似乎沒有甚麼理由去愛囚籠般的香港。她似乎並不屬於我們。

我把一朵較大的花兒放在水面，一朵很完整、很鮮明的小白花。我手中只剩下一朵了，一朵最完整、最大最白的。十多朵白色的花兒在水面慢慢的散開，飄遠了……。有時，我們的同胞為甚麼那麼無知，為甚麼行動那麼粗野、無理，使我們在別人面前蒙羞呢？別人會怎樣想我們呢？

風的涼意似乎更深。我站起來，仍然有靜靜唱一支歌的欲望。可是我心中仍然只有香港，只有那些寄在她籬下的苦命的中國人。香港，從我在千里外對你的懸心，我才體會到我付與你的愛何等深重。

「直至我身在海外，

觸目是金髮藍眼，
香港！我才知道我曾付與你的是
何等樣的愛！」

我念着，日本同學的笑意又現在眼前。難道香港就真不屬於我嗎？噢，香港，我為甚麼愛你？

我把最後的那朵花兒拋在水面。它隨着滿是夕陽光彩的波紋盪開了。我似乎心中突然撥開了一層厚厚的霧。是的，香港不是有如我們一個已過繼給別人的大姐姐嗎？流浪無力的母親不能庇護太多她的被迫出走的子女，我們只有投靠被過繼了的大姐姐。雖然是被過繼了，她有時還是愛我們的。我們還要寄在她的籬下去等待家的被重建，去等待我們不再流浪的日子！我們為甚麼恨她呢？

夕陽的光彩撒在後面隨風飄亂的髮絲上。我但願回家再聽不到電視、收音機那漠不關心的聲音說：「香港仍間有暴亂。」我們恨香港做甚麼呢？愛她吧！香港，吾愛！香港，吾愛——！（我獨自走在異國的湖岸，把鄉愁感染給夕陽，我還能多說些甚麼去代替這破折號呢？）

我愛香港

筲箕灣工業中學．野草

我從小便對香港發生濃厚的興趣，記得當我年少的時候，我總愛在夜靜的晚上，眺望遙遠的九龍半島，從她發出來閃閃爍爍的燈光，我靜靜的告訴你，從那時起，我便愛上她了。

現在我已在這兒度過了十六個可愛的春天，時間雖然不斷的過去，但她卻沒有衰老，反而愈來愈迷人，每年不知吸引多少外來的遊人。每當假日，我總愛和同學或獨自一人到各處去遊玩，沙田大埔遊倦了，淺水灣覺得太濁了，難道沒有別的地方嗎？不，只怕你沒有時間，你到過全是頁岩長成的坪洲嗎？形狀如鴨的鴨洲嗎？你或許會搖頭，因為可能你還不知道這些地方，我靜靜的告訴你，香港山水還多着呢！

以前當我看見外國的風景照片或電影時，心裏總不免惆悵起來，因為危崖絕壁的山嶺，一望無際的

平原，萬壑爭流的瀑布，在香港境內是看不到的。因為我以為香港的旅遊勝地只有西林寺、東普陀。但自從我跟「庸社」去過糧船灣洲後，看見那些被海蝕的奇岩異洞、仿佛被切了一刀的破邊洲，山青水秀、風光如畫的白臘灣村，卻使我驚訝起來，在我以前去過的和現在的根本是兩個不同的天地啊！

香港雖然是一個小島，但她卻有豐富的歷史文物遺留下來，假如有空，不妨到南堂看看清時刻上的石壁龍畫，馬灣的九龍關石刻，假如認為太遠，可以往大會堂博物館看看從香港掘出來的古物，雖然不能令你發思古之幽情，但對香港的歷史認識多一點也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第七九一期

香港風情引

——代編後

編者

直到這時，我依舊不能使自己相信，一個在香港生活長大的人，能不對香港發生過一段憎惡的感情。

我認識一個美國青年，他在香港只逗留了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離開這裏之前，他表示他的觀感說：九龍塘區的高尚住宅，每一幢房子自成一個世界，像與這城市毫不發生關係。他又奇怪說，他不知道香港人對於灣仔風化區抱甚麼態度。

我又曾見了，一個旅港的法籍漫畫家，在他一幅以香港人為題材的漫畫裏，給每個畫中人的腦袋，都加上個$的符號。

過境的外地人，逗留香港時間稍長的，我也不相信他們能不對香港發生某種程度的憎惡。

就我自己來說，我想我的憎惡大概已經過去了。我正在擔心，許是由於把那種憎惡的感情保持太長久了，有一種厭倦的感覺，正漸漸地蔓延在我體內，隱祕地、像黑夜行者逐漸快了的腳步那樣地不易被察覺。只有在偶然的一聲裂帛的市聲，或是突然刺目的一線午陽，才暴破似地，把這隱藏着的疲倦給袒露出來。

我滿懷恐懼地注視這心內麻痺着的一塊癱瘓，我切望有勇氣把它揭掉。如果我能夠，請讓我更劇烈地憎惡這土地，若不，讓我看到你更多美麗之處，換過歡愉的眼神去熱愛於你。憎惡或是愛，總有它的是處，麻痺，這我所畏懼的，卻甚麼都不是。

我出了「香港風情」這個專題的題目。我盼望，我們的作者，都來把他對香港的愛、憎寫下，從個人的視點出發，深入地，把香港的現實真像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表現出來。「風情」二字，在此是「現實」的代名詞。

有些作者不大了解這層意思。他們把半山區的燈色寫下了，有些則把他在海運大廈轉一個圈的印象

寫下投來。半山區的燈色當然是美的，尤其是有霧的晚上；海運大廈走廊上的遊人和窗櫥裏的飾物，當然也十分可愛，然而我卻不要單是這樣的文章。

又有些稿件敘述了琴師第三個情人的故事。這也不是我所需要的，一來，這些琴師在他們筆下永遠是琴師，表演臺上是、街上是、牀上也是，使人懷疑他不是人。二來，琴師故事已經有太多人寫了，不能有特出之處，不寫也罷。

很難確定說我要的是甚麼甚麼；因為我需要的是文藝創作，不是掌故編年，我不能、也不願給作者們圈上任何的框框。記憶裏有兩篇作品，題材背景都與香港有關，或可以拿來做具體例子，進一步說明我的盼望。這兩篇作品是：西西的〈東城故事〉、舒巷城的〈鯉魚門的霧〉。

〈東城故事〉看起來真不像發生在香港的故事，雖然故事中有一部分場景發生在香港的特有的「徙置區」裏。所有的青年都跑去車廠做工，所有的徙置區的小孩都有一個洋名字；書本都卡謬、甲由都卡夫卡。依我看來，這書充滿了書本上的觀念，與香港真實的一面完全沾不上邊。然而作者是認真的，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甚麼是真正的世界？」從此追問下去，終將抵達一「我被投入其間的是怎

樣的世界」的問題，這問題，就是「香港風情」所要問的：「香港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香港究竟是怎樣的世界？舒巷城的〈鯉魚門的霧〉，在某個視點上繪下了一幅頗為真實的圖像，在寫實的筆觸下，鯉魚門的霧，霧裏的埗頭，埗頭下「那原不是屬於筲箕灣海面的僅有的幾隻外來的舢舨」，呆坐埗頭的蜑民出身離港十五載的水手梁大貴，都膨脹着舉手可觸的實感。（開頭一段寫霧，使人聯想起沈從文那些水氣霪霪的文字）。

當那終身飄泊的海員，呆坐在埗頭石級時，一個問路的老女人，把他迫進一個無可逃掉的迷惘的境地：

「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剛來的……」

小說結束時：

「嗯，我是剛來的……」他（梁大貴）迷惘地自己和自己說。他的嘴唇微微的顫抖着……

這樣，從現實的基礎出發，透過一個平凡的人物、一些每日都發生在你身邊的瑣事，〈鯉魚門的霧〉是如此咄咄迫人的，把它的主題推達一個高度普遍的象徵界限；「嗯，我是剛來的……」這從一個無知

識的中年海員口中吐出的「微微顫抖着」的聲音，不正是所有飄泊無根陷身於一高速變化的現代城市的人的聲音麼！

這便完全是我所要的「香港風情」了。

「香港風情」專題，由於趕及新春期間出刊，必須在一定的日期截稿，然而，如前我所引及，「香港風情」便是「香港現實」之意，一切企圖把握此種現實的作品，任何時候，都是本刊文藝版所歡迎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第八一零期

公園裏的世界

司馬長風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在我所見過的公園中，是最平淡無奇的了。與北京、南京、東京那些馳譽世界的名園相比，她簡直是醜陋的禿丫頭；像檳城、星洲的公園，雖然已嫌簡素了，但也還都有一股清幽翠綠的秀氣；而維多利亞公園，前面是車聲轔轔、塵煙萬丈的大路，後面是爛船麇集的避風塘，而她本身只是草木稀疏，綠意掩不住黃土的一塊空地而已。

可是她居然成了我生平遊逛次數最多的公園。這一方面因為我的脊骨病，不能久坐看書或寫作，需有個去處排遣時光；另一方面鴿籠式的居住環境，使人對於陽光和空氣飢不擇食；還有搖搖擺擺才走路的小兒子，他切需一塊跌交摔不痛的地方，來發泄精力。

對於一件東西、一個地方和一個人，都需要熟悉才能了解，了解到細微的程度才會發現妙處、發生

感情。我第一次去維多利亞公園時，嫌她太俗陋，無可賞心處。樹林太少，而且多是新植的，稀稀零零、歪歪斜斜，像餓得枯瘦的女丐；幾塊花圃，像老太婆後腦戴的假花，叫人不想看第二眼；草地被太多的遊人踏得稀爛，像生滿疥瘡的狗，一點也不潤心悅目，看在眼裏叫人有點難受。山不像山，好像一個大墳丘，站在山頂上還須仰着頭看兩旁的大廈。惟有幾條甬路旁邊的馬尾松長得不錯，臨風婆娑，稍惹人清思；入夜之後那橙色的路燈也有點韻味，此外再沒有任何東西叫人欣賞了。

可是，去的次數多了，心境就不斷發生變化。公園再差，總是公園。公園雖是人工化的一塊自然，它畢竟有大自然的血統。一塊小小的自然裏，就蘊藏着無窮的妙趣。只要你在窗畔的鐵架上養植幾盆花草，就可以使你的人生和心境得到滋潤，何況是一大塊有花草樹林的土地呢。

每次到公園裏去，我多半坐在長椅上，或者躺在小樹林中，看着娃娃在草地上玩。使我最先品出風味的，就是那幾片小樹林。在我記憶中的樹林，是綠幽幽的無邊的大洞，滿溢着草木的香氣，宛轉清亮的鳥唱。而這些小樹林，只有十碼見方那麼大，樹長得不到胳臂粗，看起來還沒有人高。完全沒有樹林的味道，絲毫沒有誘我走進去的魅力。

可是當我追着娃娃走進去之後，發覺它也有幾分逗人喜歡。那些樹因為枝葉披紛，錯亂了人的視覺，以為沒有人高，其實比人要高得多。縱然只有方圓十碼大，可是躺在林中，清風搖蔭，一片蕭蕭的綠影，也足以勾人瞑想和遐思。偶也有小鳥飛來，在枝椏間跳跳鑽鑽、喁喁啾啾，逍遙自在的細語清歌。樹林再小，都有招徠鳥兒的本領，像湖泊能聚養魚兒一樣。

躺在林中的草地上，使人感到親近大地的快樂。渾身感到舒展，充滿了活潑的生機。仰天臥地使人感到自己是大地之子。當身體肌膚接觸泥土時，不禁興起一種無名的安慰，像是回頭的浪子，重投母親的懷抱。同時使人的心靈作壯闊的馳騁。「醉後臥空山，天地即衾枕」，李白這兩句詩，最能表達這種野性而浪漫的想像。

人本自大地來。可是近代生活，使人距大地愈來愈遠了。這是文明的一種病。這種病每使奇拔之士發狂。

小樹林的天地雖小，但是它的確給了我另一個天地，使我暫時脫除現實的枷鎖，咀嚼這種被施捨的自由。當我跳下擁擠的電車，抱着娃娃，跑進公園，躺在小樹林裏喘息時，從樹隙望着白雲悠悠的藍

天，就感到一種靜謐與和平。因為公園外面的世界，正起伏着炸彈的爆聲，一羣手拿「寶書」唸咒的鬥士，正把人當豬狗來殺傷。

藍天下，陽光照耀的草地上，一個才會走路的娃娃；看他指手劃腳、咿咿哦哦，突然手舞足蹈的撐着小鼻子嘻笑；看着他跌跌衝衝的跑，像滾皮球似的摔跤，哼唧着爬起來的笨樣子……呵，有甚麼東西比這個更美呢？

使娃娃最高興的事情是娃娃。兩個陌生的成人相遇，互相懷疑和戒備的望望，仍保持着陌生而去；可是兩個娃娃遇在一起，立刻就成為朋友。在他們烏溜溜的眼睛裏，所有的娃娃都一樣好玩。不分男的女的，黃的白的，窮的富的，貴的賤的，美的醜的……由這我發覺並且確信，友愛是人類的本性之一。

因為孩子的緣故，往往使大人們也相識了。在這裏不是大人教育孩子，而是孩子教育大人了。

到公園去的人，十個之中有九個，都偕有伴侶。有的是一雙情侶，有的帶自己的娃娃，有人則帶一隻狗。娃娃和狗都可以使娃娃開心，開心得就像早晨的太陽。

一隻小獅子狗，灰色的鬈毛，兩隻小眼睛藏在毛叢中，圍着娃娃又跳又叫。娃娃想摸它，可是動作

太慢，急得直勁兒哼哼。小狗的年齡大概比娃娃要大，以老大哥的神氣，緩緩的走過來，嗅娃娃、舐他的手，忽然淘起氣來，用牙齒含了一下娃娃的手，娃娃驚得叫起來，小狗一搖尾巴、嚇得飛馳而去，娃娃這才恢復了鎮靜，咿咿哦哦說了一陣，舉起被含過的小手給爸爸看。爸爸笑了，狗主人也笑了。

娃娃的眼睛和大人的眼睛一樣的好奇。不過，所好的奇，可大不相同。大人的眼睛專愛看人的隱私，看別人的缺點和災禍，看可以伸手撈一把的機會；娃娃的眼睛，澄澈像無雲的藍天，閃露着純潔好奇的光。他會為一隻蝴蝶、一隻小鳥、一隻螞蟻而靜下來，看呀看，看得出神入化！

他看小鳥在草地上、翹着尾巴又跳又叫，他就張舞着小手，搖搖擺擺的走向前去，大概那小鳥好像知道他天真無邪，還不會傷害生命，就若無其事，一邊唧唧喳喳，一邊在草叢裏啄蟲兒。娃娃在距牠們數尺遠的地方蹲下來，動也不動的看着牠們，美麗的羽毛，靈巧的動作，聽那悅耳的叫聲……直等牠們吐嚕嚕騰空而去，娃娃目送牠們飛得看不見，才像從夢中醒來一般，站起來，搖搖擺擺的走回來。

到公園去，當然還是早晨好。早晨的公園，不單是空氣清新，更可貴的是寂靜。空氣靜謐得像平明無波的湖水。有一點聲音，就會激動一圈圈的漣漪。雖然才出廠的電車，不時從旁駛過發出一串沉重的

隆隆聲，但是那聲音也變得清晰可聽了，不像白晝和黃昏，千萬種聲音交織一起，聽了使人心煩意躁。

在清新和寂靜的晨光裏，在沁沁涼意的草地上，老頭兒、青年漢、大姑娘、小媳婦、胖太太，一個個在無聲的舞手蹈足、輕揉慢撚，悠悠然，就像畫裏的神仙；他（她）們在練習富傳統情調的古拳術，把自己的身體擺動得那麼輕盈，像嫋嫋的飄絮、像遊飛的羽毛、像一團神祕的霧氣。

清末以來，國人濡染西化，在日常生活中，民族的彩色愈來愈淡，近年飄流海外，特別懷戀國有的東西；我開始愛民歌、愛京劇、愛中國的書法和繪畫、愛太極拳、愛唐裝長袍、愛一切有泥土氣味的東西。童年在北平的三海公園，曾無數次看見人們打太極拳，可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引動我的心思。

白晝在公園裏，擠滿了穿體育裝的學生。有中學生、小學生也有幼稚園的小童。這些學校都設在大廈裏，沒有校園和操場，所以都擠到公園裏來上體育課。這是香港特有的景況。

在傍晚時分，公園成了小球的世界。七八處小球場，都有球隊在比賽，引動許多球迷作壁上觀。有些過氣球星，也常踢小球來保持足球的興趣。他們雖然與萬人轟動的大球場告別，可是在小球場上，依然威風凜凜，有時露幾腳妙技，引動普羅球迷大為喝采。這時過去的雄風在他們臉上閃耀，正像晚風

裏，這無限好的夕紅。

黃昏剛去，夜色濛濛，球場上的龍騰虎躍已經消逝，這時候的公園也現出她的魅力。金色的路燈、圖案畫似的柳樹、松樹梢低吟的海風，有時趕上月亮冉冉升空，會使你心頭迴蕩着點甜甜的詩意。如果晚飯時喝了兩杯，帶着微醉走進公園，就會更添幾分飄飄的遐思。

夜色這樣神祕，又這樣醉人。對於被情絲縛着的男女，那是甜得發熱、熱得發甜的夢。

一九六二年夏天某一個傍晚，我獨自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裏散步。西天絢爛的夕暉還沒有消逝，宮扇似的月亮已自東邊升起，噴水池噴着七彩幻變的水花，公園裏光景美得像一杯琥珀色的醇酒。數不清有多少對男女，在路邊的長椅上、在樹蔭裏、在草地上，喁喁的談、深深的吻，剎那間宇宙好像一朵滿放的花，……當時我忽然憬悟，人類的理想本來非常單純和切實，被許多無聊的教條弄得烏煙瘴氣，反倒看不清本源了。還是孟子說得好。他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最終的目標只是：「黎民不寒不飢」，「老者衣帛食肉」，「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根據我的經驗，星期天最好不要去公園。人太多公園太少，擠得一點公園氣氛也沒有了。許多的

人、全家老幼一齊來了，帶着手提收音機、水瓶、午餐、毛毯。他們劃地為城、佔領一處樹蔭，鋪開毛毯，團團圍坐，吃東西聽收音機，情調有如在大廈裏一樣。乍見這種情況，使人感到討厭，轉念一想才體會出香港人的可憐。四百萬人擠在這麼小的一塊地方，交通擠得有如地獄，只好把市區的公園當郊遊的勝地了。公園去得次數多了，你會發覺經常去的人並不太多。你會感到少數的面孔愈來愈熟。尤其幾個老人，每天總在一定時間來到公園，他們安靜得像一棵樹，多半坐在長椅上，面無表情的望着天空。只有看見紅紅面頰的娃娃走過時，才淡淡的露出笑容來，溫煦有如冬陽。

到公園裏去的人，目的相當複雜。並非都為了吸新鮮空氣和取靜散心。我發覺有些人為了孩子，有些人為了狗，家中太狹小的學生去那裏讀書，情侶去談心，有人打太極拳，有人去會棋友，在草地上大掄車、馬、砲，有人在樹下看報消遣，有人則專為了睡覺，躺在長椅上或草地上，臉上蓋一張報紙，鼾聲大作。有的人去寫文章，有些人偷偷摸摸去放炸彈。我記得維多利亞公園發現過兩次炸彈，雖沒有傷人，可是好久提不起興致帶娃娃去玩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第八一零期

飛飛坐電車去

飛飛

香港不可愛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可是，環繞着香港這小島，你怎樣也找不出一塊真正可以令人心授魂與的眉眼盈盈處，有時，我將自己的要求降到最低的了，我只要嗅嗅山泥的氣息便滿足，我只需摸摸冰涼的溪水便無語，我不苛求一望無際的草原，也不夢想一個密林種植滿參天古樹，但這依舊是徒然，當我看到被糊上水泥的山壁，以及瞧見被棄置在澗水畔的罐頭廢物時，我只好靜靜的，靜靜的走回家去。真有一個好去處嗎？別讓我看見山石被煮食的火燒焦的痕迹，別讓我聽見林裏流行音樂的喧嘩，別讓我瞧到刻在樹上的某人某日到此。當然，離開這小島，也有許多好地方的，像坪洲、大嶼山、南生圍，它在未被人傳誦時，真有多美啊！沒有被眾多的畫家們滴下油彩，沒有被如麻的情侶們遺下笑語，

聞不着野餐的香氣，聽不着相機的「卡擦」。我不是說這些不好，亦不是認為這些沾污美景，只不過……總之香港的好地方是不能被介紹出來的，否則，再好的地方也只能變作風景區，因為香港人都有一種奇特的習慣，那就是一窩蜂似地去做事。寫大陸新聞受擁護時，稿匠們便一窩蜂似地去寫；拍武俠電影受歡迎時，片商們便一窩蜂似地去拍。某報紙專欄作家說某間餐廳風味好時，這間餐廳便立即門如市。那些一窩蜂似的人們感興趣的還不止這些呢，花園道口有人請願時，看的人比請願的還多；發生車禍時，人們像牆似的堵成一圈，看上去就只覺得是人禍；炸彈引爆時，不是警察高聲叱喝，人們還是不願關掉門窗，兀自探頭探腦。

有一回，在灣仔郵政分局寄完信出來，只見兩條行人路上的路人，都駐足凝目，向馬路中心望去，我跟着一望，只見馬路中心，有一個裸體的瘋漢站着。他站着，呆呆的站着，鬆掉了的褲子繞在腳邊，我只看了一眼，便不忍再看了。這種事在香港常有發生，儘管令你反胃，但你可拿它沒辦法。只不過這件事至今仍鮮明的刻在我心版上，使我偶然記起，便即噁心不已，我之所以噁心，並不在於那瘋人所給與的難忘印象，而實在是那羣一窩蜂似的圍觀者的那種興奮、嘲笑，總之是非常難以形容的神情，令我

不忍卒睹。他們像在觀看戲劇，又或者是球賽，我真不明白，一個瘋子的可憐舉動，竟就給與他們這樣大的刺激，這樣大的興奮？

還是坐電車去吧！

想起來香港人也忒是可憐。人總會有些時候感到悶得要死的，而解決這悶的方法也有許多種；觀看瘋子的機會，並不容易碰到，大多數的人在這時候喜歡睡覺，而有些喜歡看電影，有些擠最多人的地方去擠，有些跑進夜總會去跳，也有些甚麼也不能做的，像我！沒有辦法嘛，在家睡覺？老媽子嚕囌得討厭！看電影嘛又沒有錢，往多人處去擠？似乎很無聊，而到夜總會大跳一輪後，你便得在煩惱之上再負荷一層疲憊。那怎辦好呢？最好是能對着大海狂叫，不過你千萬別這樣，因為在這三百九十八平方哩的面積上，住有四百多萬的人，每一分鐘都有人在靜思，每一分鐘都有人在睡，你的叫聲假若驚動了甚麼人惹出了甚麼事費上了甚麼解釋的話，我一概不負責；還是這樣吧，袋着僅有的幾枚輔幣，踏上一輛東行電車，看看你所居住着的小島的舉動去！

西環——這是上午，電車從總站開出，一直駛着，駛着，經過西環、中環、灣仔、銅鑼灣，最後停在跑馬地，這是五幅風光迥異的圖畫；經過每一區你都遺落了一點，經過每一區你都得到了一點，就在這些遺落與得到中，你先前的煩憂已被軟化，雖然你會得到一種新的，不知是愁還是甚麼的感受。第一幅，是西環，上午十一時許，陽光潑辣地鞭在林立的貨倉上，貨倉門口，工人們正把一箱箱的「國貨」扛上貨車，豆大的汗珠在他們那褐色的臉上閃耀，為減少磨擦所生的傷害而披在肩頭的汗布亦已濕透，咬緊的牙有心無力地希望分擔肩膊的痛苦，而在他們面前，佩着毛章的管工正在指揮工作。管工也顯得很辛苦，因為被太陽那麼樣的曬着，雖然不用扛抬，但也頭昏腦脹的。而且假若工作出了錯，上頭只會責怪自己而不會責怪工人。整幅都是辛苦的勞動，惟有貼在貨倉裏的巨像是安詳的。它不用扛抬，不受日炙，它的作用是給工人們鼓勵，又或者指示給工人們看，天堂所隔不遠，只要努力！努力！於是一批又一批的人努力了一生，流盡血，流盡汗，直至因虛脫而死去。而天堂啊天堂，你在哪兒呢？你的相貌怎樣？你是主張自由平等嗎？甚麼是自由？甚麼是平等？要人家喜歡一個不屬於他的世界，這是自由？地主的後代永遠不能翻身，這是平等？還有，好青年應具備有怎樣的條件？要熱血！要愛國！而甚麼是

熱血？我只看見有人蒙着眼睛，不看清楚事情的始末，但卻潑婦罵街似的在亂罵。甚麼是愛國？我只知道有人因道不同而將自己的同胞毆打！於是，我放下這張有血和淚與汗的圖畫，而拿起第二幅。

中環——第二幅，是中環，午後一時正，街上車水馬龍，道上人如潮湧，充塞滿耳鼓的是汽車的號角聲、引擎聲。瀰漫在眼前的是塵埃，是沙土。車站是人！車裏是人！中環到處都塞滿了中環的人。中環的人們走着、走着，不是眉頭結緊便是木無表情，像在體內裝了發條的木偶，甚麼也不曉得，除了匆匆地走。中環的人許多是這樣的：他們中學畢了業後，便一生在中環急急的走，走完一天又一天，終於走到盡頭，一躺低，便自此再也沒有了！我真奇怪，難道生命真的討厭到令他們不屑一顧，令他們要匆匆了事？他們似乎從不曾嘗試去改造，從不曾嘗試去想，他們都自滿於蟄伏，自滿於死僵！人呀！可憐的中環的人呀！假若沒有了打字，沒有了會計，或乾脆沒有了商場，那你們是甚麼呢？甚麼都不是！你們會怎樣？會從行屍走肉變到不行不走！所以，別只顧急急地走吧，請稍停，看看你是否在辜負人生！看看你是否在浪費生命！

灣仔——第三幅，是灣仔，在傍晚，春園街擺賣東風螺的攤子開着；謝菲道的妓女們也開始接客；

祕密賭格中「買就嚟」的聲音不絕於耳；而酒吧內打散工的吧女們正嘻嘻哈哈地脫下校服，把五彩的衣裙換上。她們不因胭脂粉掩蓋了青春而惋惜，她們不因肉體零沽了金錢而羞愧！金錢是快樂丸，肉慾是興奮劑！生命要繽紛，日子要燦爛，繽紛藏在口紅，繽紛藏在眼影，燦爛就是金剛鑽和香檳酒！而男孩子們呢？情場上的英雄和戰場上的英雄並無分別，贏到樂壇上的聲名便是贏到一切，包括金錢、榮譽，以及女孩子！你說青春很短促？我看它短不過迷你裙，也促不過自我鼓棍下衝出來的阿高高拍子！

銅鑼灣——第四幅，是銅鑼灣，晚上九時半，戲院散場、餐室滿座的時候，棉花路洋溢着也叫做愛情的愛情，而裁判司署於日間已辦理了許多宗夫婦因不和而鬧上法庭的案事。銀樹與東興樓座無虛設，永安和大丸也忙着做生意，保齡球場正作着紙上明星們的服裝展覽所，幾家戲院也常要掛上滿座的牌子。抬起頭吧，瞧家家戶戶都亮着燈，裏面的主婦們，不是搓着麻將便是談論着他人的私事！

跑馬地——第五幅，是跑馬地了，星期六下午，馬場吵聲震耳欲聾，而墳場卻默默地，負荷着一塊塊的墓碑，墓碑是白色的、冰冷的，但馬場觀眾臺上的人面卻是紅色的、火燙的；人們喊着、叫着，如瘋如狂，如醉如癡！完了，結了，遍地是撕碎了的馬經和廢紙，一陣風捲過，只有垃圾寂寞地被捲起。

馬蹄聲呢？叫喊聲呢？輸了的人現在怎樣？勝了的又在何處？

故此，請別飛啊！想飛的

我有一位朋友，他恨香港恨的不得了。他說在香港找不到真純，在香港找不到美，香港的孩子懂得假笑，香港的中國人沒有中國味，他一直都將香港比作花瓶，將自己比作瓶裏的水，他掙扎，他想飛，終於他找到一個機會去加拿大了，踏上飛機時，他連頭也不回一下，他說他將永遠離開這醜惡、卑鄙、狹窄的地方，永遠永遠。前些日子聽說他現在正患着嚴重的胃潰瘍，由幾個朋友籌錢供他住醫院。所以我想，假使你的心已是灰色的話，那你即使住進紅色的地方也無補於事。

平心而論，香港的確不大討人歡喜，但環顧世界，討人歡喜的地方幾多呢？有人的地方就有煩惱，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而人又是照例地對自己寬容，但對自己以外便吹毛求疵，所以討厭香港，懂得說香港的缺點的人多到不可勝數，而真心去想應該怎樣建設香港的人卻寥寥無幾。

香港，我不討厭你！你雖然不屬於我的國家，但卻濃厚地有着我國家的風味！我喜歡雅典，那曾屬

於智慧女神的地方；我喜歡羅馬，去天使城，把所有的魔鬼都給忘記。我想到日本去浴一身櫻花，或是去丹麥弔祭一下安徒生那被人割了首的美人魚，當然，我更希望能對着奈亞加拉瀑布長嘯，或是縱馬馳騁於大溪地！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朋友的家庭美麗，便長住在那裏。中國是我們的母親，外國是我們的情人，而香港是我們的伴侶，我們的母親懦弱，細姐橫蠻，而情人終究是情人，只有伴侶能與我們同生共死！故此，請別憎恨香港，雖然它有時令你難以忍受，但我們需要伴侶的幫助，才能將母親懦弱病治好，細姐的橫蠻根拔去。故此，請別飛啊！想飛的人，讓我們努力改善我們的下一代，改善香港的人，便自然會改好了香港的地！

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第八一零期

市

蒹荻

走在高大的房子底下，我們就像走進了大森林；早上的森林多陰多靜，但早上的市卻熱熱鬧鬧、喧喧嘩嘩了。

你頑皮地在廣場邊緣的石柱上旋着身子，多像夏萍在《鐵芬尼的早餐》片中的樣子；我舉手牽你，然後四周的大廈都俯首看着我們，你羞得像在巨人中般無援，一下子，我記起了那所店子窗櫥中的布料，那映在印花布料上的六月陽光。

於是你跑過廣場，接着來的影子屬於我，噴水池的水柱嘩啦啦地射着石牆，你卻憐惜究竟石牆痛苦不痛。你說水有時候多麼溫柔，有時候又多麼強勁，我說那正是你。於是你微嗔了，手輕輕地撥水向我，打在臉上，這次水是溫柔。

廣場並不很廣，四面又是高高的樓宇，身處其中，真像被困井中的青蛙。於是我們便要向高，向更高。

鑽進一幢巨人的胸腹，樓梯一直把我們旋轉上去，我竟厭於數數有多少級。你卻要和我鬥氣力，於是我們喘着氣的追了一層又一層，玻璃大窗很清晰、很明亮，下面的車子逐漸縮小，我擔心不知自己長高了多少，看看你還是平常一般高大，便不禁放心地大笑起來，你也回聲似地笑了；我們不問彼此為甚麼笑，都伏在扶梯上搓肚子彎腰，累得幾個稀少的閒人在瞪眼睛奇怪。

在差不多抓着雲的地方看海，我們都驕傲起來，海是那末的一片，平得不見起伏，小船是隨手撒下去似的，不見它們怎樣的動，整個海港就是一幅藍做主色的畫，平鋪在我們面前。

那麼高的位置，下面像夢那樣遙遠，真想投身下去，像一隻獵食的海鷗，那管它是死是生。你卻說欄杆那麼高，下次要帶把梯子來，才能攀出去，於是我們只能等待下一次。然後我們都不理會這個問題，轉而看看市的內貌，前後左右的樓宇很不少，好些還比我們這裏高；我真想攜着你的手，在它們之間跳來跳去，一若神奇保母和她的孩子們所做一樣，但這兒較少的是煙囪。

樓梯的扶手是滑滑的紅木，你不是說過要從這兒滑下去省氣力嗎？但我怕樓子那末高，扶手那末長，滑到底的時候，你的裙子早給磨掉大大的一塊來，結果滑了沒有？

一下子踏進街道，人潮可有趣，像水流一般流來流去，紅紅綠綠的交錯得多熱鬧。我們就擠進去，混了好一會，當做是嘉年華會的巡行。

橫過大街時真凶險，車子瘋狂穿梭着，我們緊拖着手，在這部前面閃過，又跑到那部的後面，刺激得像橫渡鱷魚河的探險人。

櫥窗真是繽紛，我們站在前面可見的只是反映出來的兩張饞臉，大家擠擠眼的笑笑，還看到後面呆沒表情的一串路人。

市是給漂亮的衣服裝飾起來的，你的我的都不漂亮，但過路的小姐太太們可不同，她們就是公園三月的花草，人家要數顏色花樣還來不及，便婀婀娜娜的在人叢進出着，在車子進出着，在店子進出着；我們都不是屬於市，所以只有在一旁張着眼，看這一切活動，只有我倆不是演員。

真的！整天不見太陽，太陽卻給砸開千塊萬塊，罐裝起來，零售起來，市沒有月亮，人們在黃昏便

把自己的一份太陽展覽出來；於是市內一片青一片紅、一片白的全亮着；你惘然地抬首，問我這些都是寶石嗎？我說明天將給你的頸項佩上一串露珠鏈子，現在就別看這一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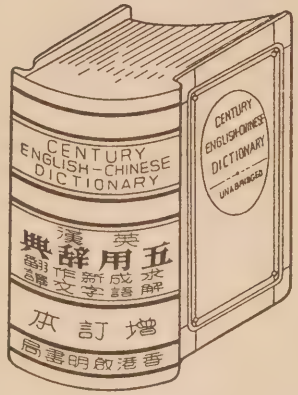
遠處看去，市還閃着光，映亮了一隅天，你倚着我，閉上眼，也許進夢了，車子蕩着，市遠着。好一會，你茫茫的張眼，我問你是不是做了夢；你說夜了，每一個人也應在這時候去做夢，便叫我閉上眼睛。

於是，市的閃光在黑雲之後失落了，我也不知道露珠是那時候凝結起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第八一一期

英漢五用辭典

英漢五用辭典原有單字40000字，例句20000條、成語10000句，1971年新版再增加新字，例句、成語2500字。本辭典確實成爲一册完備實用的中學生讀英文的工具書。不論求解、作文、文法、成語都有詳細註釋。在此英語時代「英漢五用辭典」實實在在是每一位中學生不可缺少的工具參考用書。



●英漢五用辭典●

香港啓明書局出版

港、九書店均有代售

文學道路

樂可口可

樂之書讀加增

若果你現在去開一瓶冰凍的可口可樂
你對這期的文章會感到更加有趣
可口可樂　大家快樂

最令你怡神

人製監約特司公樂可口可
司公限有份股園美廠水汽港香
7-C-427-2 C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

——我的回顧

崑南

有人說過：《人人文學》是香港文壇黃金時代的一個里程碑。大概他是指學生文壇吧？當時，該刊物的主編是鄭健柏先生，他以「力匡」筆名，在《星島晚報》副刊發表過不少「短髮圓臉」的白話詩，風靡了不少男女學生。如果《人人文學》沒有他的號召力，這座里程碑也無法豎起來哩。

他的詩作與散文到今時今日，早已被遺忘了，但多年前他激發青年對文學發生濃厚的興趣，這個功勞是不可沒的。

我個人來說，還記得他那清秀的臉孔，他那瘦削的身影，還有發脾氣時並不響亮的聲音——最使我難忘的是他知道我喜愛無名氏的作品時，大大罵我一頓。

大家當然記得《人人文學》，但還記得《六十年代》、《天底下》及《新青年》嗎？它們都帶有文藝氣息。不過，當《人人文學》與《六十年代》相繼停刊後，學生們投稿的地方不是雜誌，而是報章。那時當然以《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最受他們的擁護，編輯胡輝光先生是一個毫無成見的人，在他的篇幅裏能夠容納多樣性的創作，此舉對於青年學生是十分鼓勵的。這個功勞比力匡還高。無他，力匡僅給他們一個帶頭的作用，但最要緊的還是自由發揮的機會。於是一九五三及五四年間，學生文壇達到「百花齊放」的境界。

* * *

十年前的香港青年，還沒有披頭四音樂，沒有外圍賭博，更沒有會考不合格等等前途盡廢的威脅，而且，五四文學作品仍具有多少力量。於是，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我們幾個念「番書」的青年——包括葉維廉、王無邪、盧因——才會各自掏腰包出版《詩朵》。我們夠傻勁，相信「你愛藝術，就不會成為富翁」這番道理，這個情形與賽孟茲（A. Symons）出版《沙渥》時相似，他在卷首語說過：「……真

* * *

正藝術品能成為流行時，那是由於它本身的缺點而已，藝術終不能訴諸大眾。當藝術不作這種想法時是聰明的，當它情願走窄路，當它去辨別及一心去辨別向何方進行，是聰明的。……我們也不創造甚麼新見地。我們不是寫實派、浪漫派或頹廢派。優秀的藝術在我們看來終是優秀的藝術。我們希望訴諸讀者的批判的正是那為新奇而故作新奇，或為宣傳自己而故作膽大，或為迎合老年人而畏首畏尾的作品。」

不過，亦由於這種想法，《詩朵》無法繼續出版哩。

* * *

不久，《文藝新潮》出現了。我認為，這才是香港文壇的一座永遠矗立不倒的里程碑。它出現後，五四運動的「幽靈」不得不匿在一角，因為它帶領大家首次認識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壇的面目，這是一個空白，由《文藝新潮》的拓墾者填補了。馬博良（馬朗）、李維陵、貝娜苔（羅謬）、唐舟、齊桓、孫步雲便是「新潮社」的中堅分子。《文藝新潮》共出版了十五期（一九五九年五月間停刊），但這十五本冊子，對於近十年來中國文化影響之巨大，是難以臆斷的。至少，臺港的各新銳詩人們都承認曾受《文藝新潮》的感召。

在我個人來說，有兩個小插曲是值得紀念的。《人人文學》時期，我寫了一首十四行詩，被力匡刪成四行，刊出時我有「面目全非」之感。《文藝新潮》創刊號那篇卷首語，很使我激動，我把艾略脫的〈空洞的人〉譯妥投去，就憑了這首譯詩，我認識了主編人馬朗。他給了我許多意見，〈空洞的人〉刊出來時，我已前後修改了五六次。這也是「面目全非」，不過，兩次「面目全非」，感受已不同了。

＊　＊　＊

《文藝新潮》停刊，對於我們創辦「詩朵」的幾個人，十分痛心。《文藝新潮》接近「彌留」的階段中，我便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組成了「現代文學美術協會」，並於次年五月一日，出版了《新思潮》，在創刊詞裏，我們這麼說：「我們作為新一代的人，必然感到環境的鞭策，前途的彷徨，思想的空白，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新舊兩代的距離與不了解以及家國之愛。我們感到同樣的苦悶，但我們必求衝破這個苦悶，必求所有新一代的人衝破這苦悶。」

＊　＊　＊

一九六零年初，《新思潮》仍未停刊，在這段期間，我們到今當然不會忘記《香港時報》的「淺水

灣」，劉以鬯先生是一位眼光遠大的編輯，在報章副刊上，第一次使人嗅到文學藝術那股「原野」氣息。同時，大家不能漏了十三妹這個名字，她犯了不少粗心大錯，但在提高普通讀者閱讀水準以及掃除某些「垃圾文人」這兩點來說，她的功勞也不少的。

* * *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好望角》出版時，我在創刊詞感慨地說：「從籌備到付印一份刊物，我們仿佛經歷着熟悉而殊異的夢境，其中重複的苦痛與工作，確實標誌了特別的解說或意義。」是的，太熟悉了，太重複了。當我個人回顧，已說過的話，仍然沒有消失，因為文學藝術在這個現實社會裏，所遭遇的壓力一樣這麼巨大。已說過的話，那鼓舞的部分亦沒有消失——「無比勇氣與耐心是需要信念支持的，而文學藝術工作者的信念，並不是譏諷式的清談，而是個別沉默地去建立，作品本身說明一個名字如何堅實與燦爛，其過程決非一朝一夕的，是無數工作者的整生時間。我們不問暴風暴雨，不問野獸野禽，不問狂蜂狂蝶，只問個別的堅忍與勁力。惟如此，一種接力賽式的文學運動才能推展與生長。」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的我，仍喜歡這種熟悉及重複的聲音。

＊　　＊　　＊

《中國學生周報》出版後第二期，便刊過我學生時代的作品；轉眼十三年了，又仿佛歷歷如在目前。在接力賽式的文學運動的意義上，我個人對《中國學生周報》各編輯寄以厚望。我們不妨保有曹丕那種使文學卓然獨立的抱負：「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至少，我們相信顧炎武那句話：「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三日第六七九期

文社紛立的隱因

——懷《新兒童》、《人人文學》、《海瀾》、《文藝新潮》

陸離

我們那個時候的中學生，似乎比今天的中學生真要幸福多了。我們那時一個文社都沒有，但我們念初中的時候有《新兒童》，念高中的時候有《人人文學》、《海瀾》，升大專之後又有《文藝新潮》，他們相互之間好像有一個默契，此伏立即彼起，一個接着一個把中學生們好好扶持住，引起他們閱讀的興趣，提高他們寫作的熱情，使得許多「種籽」們，可以發而為「新苗」、「穗花」，而不會彷徨無依，課餘的時間精力沒個安放處。因為事實上每一個對寫作特別有興趣的人都一定知道，一個人的寫作興趣決不會是在作文堂上培養出來的。有恆的課外閱讀習慣加上不斷的課外寫作練習，才會使「種籽」與「新苗」繼續成長。今天各文社的紛立，正說明了上面幾句話的必然性。可是各文社紛立這件事的本身，

也正好表明了今天中學生所面臨的一個隱隱的不幸：就因為沒有人好好去扶持他們，沒有適當的前輩讓他們可以放心倚賴、憑藉，他們才不得不無可奈何地自己照顧自己。他們彷徨無依，然而勇敢，就自己站起來，不倚靠任何人了。

這點「沒有人扶我們，我們自己來」的堅強，當然十分可貴。問題是各路英雄分立的時候，沒有一些讓眾人仰望的作家偶像，以為精神中心，整個氣候始終是不安穩的，此時此地的土壤也和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今天中學生們的聰明實在是驚人的，但由於他們的聰明，實在驚人，我們就忍不住會跟着想：沒有中心，沒有扶持，他們已經有這樣的表現，假如今天像當年一樣，也有一位「力匡先生」來做中學生的偶像，而齊桓、黃思騁、林以亮、費力諸前輩也後繼有人的話，今天中學生的表現，當然就會決不止此了。

才情橫溢如依達、亦舒，他們不得不把才華都放到流行小說身上去，自是整個社會整個時代的悲哀。沒有人做他們的前輩和偶像，他們當然就只好自己來，去做別人另一個形態的作者偶像了。

《中國學生周報》在這方面能盡的力，不是沒有，而是很遺憾的不可能多，因為我們不是一份純文

藝性的刊物，也沒有誰有能力捧得出一個文藝偶像來。文藝版「新編」的努力，是一個開始，但由於篇幅尤其是本報綜合性質的關係，對自發自立的文社縱然也有一點點的幫助，也只能是從旁的，間接的。「力匡先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今天《中國學生周報》有一定影響力而又眾口皆碑者惟電影版足以當之。作為另一種偶像，本報的影評勉強也總算是一個可以讓中學生們仰視的地方。如此說來，香港的季候風大概真的要變了。也許今天的香港氣候，確乎是不適宜於文藝創作的。取而代之，讓中學生早熟的智慧能有個安放處的最佳代替品，看形勢就該是電影。事實上電影在世界各地早就紛以藝術形態出現，而這股無可抗拒的大風，似乎已開始吹到香港來了。

雖然，只要可能，我們還是希望道並行而不相悖的，何況臺灣還有《皇冠》，總算是聊勝於無。

祝福各文社。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三日第六七九期

前因後果說文社

畢靈

壹

回顧近十年來的青年學生文藝運動，我們發覺，這運動雖然走着一條迂迴曲折的道路，離成功的目標尚遠，直至目前為止，還是循着正確的軌道運行，一步一步前進。

追溯青年學生文運的過程，不能不從《文藝新潮》開始。

那已是十年前的歷史。在那時候之前，鄭力匡、齊桓、徐速諸先生的努力一度為香港文壇帶來蓬勃生氣，但是，好景不常，一九五三至五五年間，《人人文學》、《海瀾》相繼夭折，鄭力匡離港赴星，齊桓棄文從商，香港文壇靜寂了。現在回想起來，鄭、齊諸人的相繼離棄香港文壇，原是很自然的結果，他們都是流亡青年，他們的思想感情，從未屬於香港，香港原不是他們紮根之地。然而，他們對香

港青年文壇所起的刺激作用，至今還是令人懷念不已的。

一九五五年，《文藝新潮》出版，一個屬於香港的青年文藝運動才開了端，參加《文藝新潮》的出版工作者，如馬朗、崑南、盧因、葉維廉諸人，在當時都是廿歲左右的青年，都是在本港受教育的。

一九五六年至五八年間，可以算是青年學生文藝運動的醞釀階段，這個階段中，不過是少數有文學興趣的青年，在為香港文壇的出路作一番摸索而已，一直到五七、五八年間，一些以大專生為主的文社的紛紛出現，青年文運才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中，學生文藝運動以文社結集的方式表現出來，當時出現文社，有數十個之多，較具規模而出有油印刊物的有苑風、盟心、同學文集、鴻雁、學苗、海外青年、凱旋、谷風、阡陌等等。

一九六零至六二年間，青年文運再度陷入了冬眠狀態，前述各文社散的散，垮的垮，只有「阡陌」獨力支撐下去。

六三年踏起，文社的組織再度勃興，青年文藝運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一個以廣大數量的中學生為主，以出版鉛印刊物為表現的階段。這個階段發展至目前仍方興未艾；數以百計的文社在這個階段

中出現，數十份的鉛印、油印刊物在學生、職業青年羣中流傳。作者寫本文的目的，就在對此一階段略抒己見。

貳

在談及現階段的青年學生文運之前，有一點必須先交代清楚的：究竟是甚麼力量推動這項運動？換句話說：這個運動是奠基於甚麼性質的羣眾需要呢？

簡單地說：這個運動是新生代對僵化的上一代的反抗，是年青一代對現實環境不滿的表現。

新一代不滿現實、不滿上一代，那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存在着的，但是，在香港，構成這種衝突的因素，有兩點卻是很特別的：

第一，香港近四百萬人口中，有二百萬是在四六年至五零年間從大陸來港的。這些人大都是難民身分。他們把這裏當作一避難所，消極的只顧在此苟且安居下去，得過且過；積極的不是但求眼前利益，就亟亟希望早日離開這個小島。是這些人帶來了香港的物質上的繁榮，也是這些人造成了香港思想進步

的窒息。一種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的生活態度，很快就使這個小島充滿了僵化、墮落的風氣。這種僵化、偷安的風氣，是血氣青年所不能忍受的。十餘年過去，當完全屬於香港的新生一代成長時，對這種風氣的反抗，就日比一日劇烈了。

第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政治現狀存着一種先天的缺陷。殖民地政治在今日世界也許不是最壞的政治體制，一些由過去積累下來的弊端，卻是令居住其中的人難以忍受的。殖民地的觀念，又與民族感情相牴觸。不幸，香港以外的政治氣壓，呈現着一種膠着狀態。有民族觀念的青年，在此地是加倍感覺痛苦、受抑壓的。

是上述兩種特殊因素，使生活在香港的青年，加倍的苦悶，加倍的消沉，加倍的絕望！

十年來，斷斷續續的文社運動，就是不甘被屈服的青年，對這苦悶、這消沉、這絕望的掙扎反抗！

如今，這運動已從大專學生擴散到中學階層裏去，已經從少數先覺分子的覺醒，變成多數青年的體悟；如何協助引導這股自覺的力量，使之對這社會起一積極的、健康的影響，應是關心香港前途、愛護青年的人士所不能忽視的一項課題。

叁

嚴格說來，現階段的文社運動，其意義已不限於文藝運動了。目前大部分的文社，都把改革社會、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列為宗旨之一，一部分且乾脆把文藝創作視為手段，把培育優良社會青年視為目的，如此說來，這種運動竟是一社會運動、文化運動了。文藝在這運動中，只扮演了一個尖兵的角色。

有人批評，以中學生為主的團體，動輒就把發揚中國文化的大任攬到自己頭上，是一種浮誇的現象，持這種論調的人，如果能夠對此地的中學教育現狀加以了解，也許會改變觀感。當你了解有民族自尊的青年，在英文學校裏的感受時，你就不會對他們的論調感覺訝異了。

有些人又批評青年學生不應搞這些活動，應專心課本。不錯，學生首要的責任是學習。學習為了甚麼呢？為了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對社會負責任的人。當這社會在無聲中寸寸下墜時，激情的青年學生站起來喊幾聲，又有甚麼罪過呢？當上一輩作如此批評時，他們首先應當自我反省，他們是否盡了對社會的責任、盡了對下一輩的責任。

肆

浮誇的現象不是沒有；不是由於奢談文化，不是由於愛搞活動，而是由於少數表現欲過強及不負責任的人所造成。有些文社以社員在報章發表文章次數的統計數字自誇，有些文社以印刷品的張數多寡衡量成就，這些，都直接間接鼓勵了不嚴肅的創作的態度。這是當前文社應自負其責的。

又有一些所謂一人文社的出現。一人而居然成社，這是不負責任的人的惡劣行徑，大大沾污了文社的美名。這些所謂「文社」，今日在報章上出現，明日又不知所終。造成了外界視聽上的混淆。這責任不應由真正的文社負，卻是真正文社所應一致加以口誅筆伐的。

伍

時代是如斯混亂，社會是如斯墮落；是一個向上的、清明的文化再生運動應運而生的時候了，廣大的學生、青年作了這個運動的前鋒，文藝跑在前頭作領導時代的尖兵，文化界的先生們，請給他們一把勁吧！

可愛的青年朋友：時代的擔子是沉重的，文藝的途徑又是那麼狹窄、漫長，如果你竟把擔子挑上了，而且上了路，那麼你不要怕孤單，也不能鹵莽，一面趕路，一面必須不停的作自我反省、自我充實，如果你有點模糊，有點飢餓，那麼，寧可歇下來，看清楚周圍，打個尖兒，才重上征途。

出版、發表，種種外射的行動，於你，在現階段並不是最必要的，思索、閱讀、創作、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切磋，對你更為重要；當然，能夠二途並進，收穫當更大。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三日第六一一期

崇基學生會學術部主辦
——文藝創作座談會

日期：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三時半

地點：崇基學生中心

主席：陳以衍

出席：吳平、梁國豪、杜杜、黃子程、關永圻、劉創楚、陳彼得、張得勝、梁元生、黃學真、湯顯明、盧海珠、潘星華、謝國旋

記錄：潘星華

靈感是甚麼

主　席：今天請大家來，是想藉着這個機會，交流一下彼此對創作的心得。我們或許先從靈感這個問題開始吧，不知道列位對靈感這回事的意見如何？

湯顯明：我否定靈感對創作所起的作用，我比較能夠承認「寫作衝動」。平日的作品多是在感情激盪下寫成的。雖說解決情感衝動有很多辦法，譬如吵架或者打球，但對自己來說倒是喜歡以寫作來解決這種衝動。

杜　杜：也記不得是誰說過這句話：「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想倘若承認了「本天成」的天呢，或有靈感可言，而事實上我卻不大相信，這「天成」顯然是指定了一種特有的較你我高超的境界。

劉創楚：我以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是指文章的自然流露，並非做作罷了。

潘星華：人們常以這句話來認定了先天及偶遇的機會，而因此否認了後天的努力，推卸責任，那麼請問寫作的靈感可以由後天培養嗎？

杜　杜：那當然可以的。人生在世，甚麼都是學來的，就譬如我現在吃餅乾的舉動也是學來的。數千年下來，前人留下太多了，根本很多東西都不是你自己的，融化了以前再加上自己的創新，這都有賴後天。

張得勝：我以為靈感當以沉思為基礎，是長時期沉思的突破。譬如王安石成為千古美談的那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為了一字而躊躇再三，最後才用了一個「綠」字，可以說純是靈感的突發。不過正如我剛才用「沉思的突破」這一點來說，這種靈感突發雖像科學的發現創新，但是必要以人類以往的知識及經驗為基因的。這麼說來，靈感的意義就非全訴諸於外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不過又不是思索就必得，沉思如何形成突破，常常需要機緣和智慧等微妙的組合，所以靈感可以並不簡單。

關永圻：我並不相信靈感，我以為寫作乃是讀過了許多作品後，自己的敏感得到訓練，而在外界事物的有所感受情形之下誘發而成的。靈感絕非無端從天而降，必是長期浸淫在某種感受中，後發而成。

主　席：所以靈感雖來得突然，但總有根源的，是由經驗組成的。

陳彼得：靈感這回事，剛才同學們說是機緣或突發，我以為這問題中國人倒是說了很久。中國人以為作品是要能虛能靜，只有能虛能靜的心態才能吸收外來的刺激，於是紮根在生活的感受中，加上想像，這才把感受赤裸裸的展開。如此虛靜的心靈才叫做真靈感，至於執筆靈思源源不絕，那只是假靈感，不是真的。

黃子程：我以為靈感乃是在固有的生活經驗中，一種如何表達感受的問題，不是憑空來的，我最討厭那種執筆找尋靈感的說法，沒點實際。

主　席：靈感並非天生，而是如何提取過去生活的經驗成為文字的過程。諸位的說法倒推翻了以前認為靈感是虛渺的看法。

批評對創作的作用

主　席：我們轉個題目，討論一下作者對讀者批評的態度問題。列位當然是尚未成名的作家，還沒有得

到很多讀者的反應，不過譬如你的小文章，同學們批評你，你的態度如何？

潘星華：朱西寧曾說他不計較文學批評，他以為批評只對讀者有用，作者可以完全忽視，那麼您們的態度如何？

杜　杜：我雖然寫得並不多，不過倒挺能體會朱西寧的話，事實上批評對創作者本身的影響並不大。

吳　平：（第一次，要請才行）我也有同感，真正的創作，批評起不了作用。

潘星華：那麼我可否如是斷言說，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毫無關係？

陳彼得：那當然不能絕對而言，只可以說通常都起不了作用。

文學批評是有它本身的價值，是對讀者提供研讀作品的路徑，是指導欣賞的路，作者則並不受影響……

黃子程：我以為文學批評主要是造成文學運動的一種風氣，可以做一種誘發的工作，提起各人閱讀的興趣，所以它的價值並不應因與創作無關就遭抹煞。

偉大文學作品的界定

劉創楚：我倒有個怪想法，就是「文學參與」的問題，現在人們常說參與，我以為文學界裏也有作者與讀者參與的關係。譬如報紙副刊的連載小說，常常作品尚未完成，就有讀者寫信去，要求結局如何如何，這就文學意義看雖然是沒有甚麼價值，但是連載小說是如今坊間的文學主流，它們特別的強調了文學參與這一點，讀者可以隨意左右作品的發展路向，雖說無足論道，但也不無影響。

陳彼得：這只是流行小說而已，比較好的作品，作者是不受讀者參與的，就以金庸為例吧，讀者常常寫信說他的主角不是英雄，他還不是我行我素。

劉創楚：那麼甚麼叫好的作品？甚麼是偉大的作品？我以為作品的偉大與否，只是潮流而已，譬如寫實派流行的時候，浪漫的作品就不偉大，……文學的偉大與否，常是就一時代言……所謂文學的主義形成亦是與當日文風有關，而批評家也隨之而響應，所以文學的真正與否，根本無評價標準可言。

陳彼得：你這只不過是片面的看法，好的作品是永遠不受哪一派束縛的，譬如莎士比亞，你可以說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

劉創楚：一部好的作品是任何一種主義都接受的，……譬如人們會以「莎士比亞作品中的現實主義」來做博士論文。（眾笑）

陳彼得：所以偉大的作品實在是不受任何主義潮流所影響。

主　席：今天早上上I. B. S. 的課，討論《約伯記》，教授說《約伯記》這本書很複雜，落在存在主義者的手裏就說是存在主義，落在人文主義者的手裏就說是人文主義，幾乎莫衷一是，所以一本好的作品或者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從哪個角度去看，用哪個解釋都行。

黃子程：……我以為要界定一本好書得看它流傳的時間長久而定，這是最簡單不過的。

張得勝：我總覺得作品的偉大與否，其價值判斷並不在該作品的本身，而是別人所加與的。既然是人為的，那麼就必要依人成立，而人與人組合的不同，也決定了該作品的價值，所以要找共同的標準是絕對不行的。因為它的價值只是相對於某一班人而言。譬如依達的作品相對於某一班自認

高水準的人來說，自無足輕重，但相對於吧女與工廠女言，則甚有價值。剛才黃子程說時間的考驗，我就並不以為然。倘若依達的作品不幸流傳不了，當然不在話內，假定一千年後仍然存在，那一定風行各地，因為到那時候，必定工廠處處。所以，事實上作品的好壞只是決定於一班操縱文壇的文霸，他們刻意流傳一些他們以為好的作品，毀棄他們以為不好的作品，所以所謂作品的歷久不衰，其偉大性實在只是相對於某一羣人來說。

陳彼得：偉大的作品，其偉大處在它能描畫生命及追求永恆的價值而言，並不訴諸於外界。偉大的作品抒寫人類內心的衝突……

張得勝：你能說依達的作品裏沒有描寫心靈矛盾衝突的麼？

陳彼得：除了這以外，我們還要求創新，依達作品裏就是一大堆的套版反應 stock response，寫悲哀一定流眼淚，寫愛一定是玫瑰。

張得勝：你不能因此怪責依達，或許他的寫作對象就是需要這一批套版反應，就是要 stock response 罷了。

關永圻：文學界裏elitism（精材主義）的現象是可以肯定的，決定某些作品成為巨著是受一羣所謂有「文藝心靈」者所操縱，他們對該作品地位的認可，說好就好，說壞就壞。我很同意張得勝的說法，我是個念社會學的，假若我一力支持依達，卻得不到你們這班讀文學的認同時，那麼我的吹噓或薦舉都是徒然的。

劉創楚：甚麼就是偉大？時間的考驗？以前沒圖書館的時候，當然有價值的存，沒價值的丟。現在偌大的圖書館，好的壞的甚麼都有。假定有人寫博士論文，以依達為研究對象，那麼也不表示依達的偉大，只不過他或許從社會學的眼光去觀察探討罷了，依達或許因此而名流萬代，卻不能說是偉大。至於數量的多少，當然也不能作為評準，現在好些暢銷書，銷一二百萬是很容易的事，你能因此說它是好書嗎？

潘星華：倘若我們以今日的眼光，看當代的作品，我們沒有「時間考驗」這個標準可用，暢銷數量又不能作準，那麼該如何置評當代的偉大作家？

劉創楚：我以為標準仍然是由少數人所決定。

關永圻：我仍然認定文學的 elitism，作品的價值是操於一班 elites（精華分子）的手中，你們讀文學的，當然決不肯讓全民投票來決定一本書的價值，不是麼？

主　席：那麼這一班 elites 的品評標準又是甚麼？他們的共同標準何在？

關永圻：依我，我必說這共同標準是階級性問題。

劉創楚：我也有同感，譬如現在在大陸裏，江青說那本書好就是好，這是比較明顯的例子。香港或美國雖說比較自由，但仍然是訴諸於一般 elites，只不過沒那麼顯明吧了。

主　席：這該有例外吧？譬如最近得諾貝爾獎金的蘇滋尼辛，他在國內並不得意。

關永圻：噢，這不管，他有另一羣 elites 肯定他的地位，就是諾貝爾獎金評選委員會的袞袞諸公。看來依達的作品是很難得諾貝爾評選的 elites 不會有機會拜讀他的大作。文學作品的價值是一定有一班人來肯定的，問題在那是一班甚麼樣的人。

主　席：你們把文學的品評標準外訴於階級性，我委實不敢苟同。

梁元生：我以為這標準是文學創作的經驗……諾貝爾的評選委員都是文學創作者，他們從經驗而得一

共通的品鑑標準，否則標準該從何而來？

劉創楚：但是我們如何才能決定這班人是 elites？這又要花費一番研究的工夫，所以與其如是，倒還不如訴諸於自己的好惡，不需理會別人意見。

陳彼得：你的喜歡與否卻並不能代表該作品的偉大或平庸！

潘星華：作者在寫作時，他並不會考慮到他的作品將要交給哪一團體去評定，所以用 elites 的說法是相當外放而不能內斂的，那麼，究竟作品該依附於何等樣的境遇才能稱作偉大？

陳彼得：我們倘以一較疏鬆的觀點，就視該作品能否尋求「永恆」的價值，以及作者表現內心的掙扎能力，我們從古往今來隨便哪一本好書，都可以肯定這種說法，所以我不同意關永圻的說法，他是毫無根據的。

張得勝：是否只要寫人類永恆就是好書呢？別人寫永恆，你也寫永恆你就偉大呢？

陳彼得：當然不了，小說的題材不外生與死兩個問題，作品的偉大當然也視其如何表達。

張得勝：所以作品的偉大，就不該是它題材本身了，而是如何表現而已。

張漢青：我以為作品要貼近永恆倒是挺難的，一篇作品的偉大要看它能否表現永恆的真善美，真善皆美，但是怎樣才算真美？白人相視，固以白人為美，黑人也然。我以為只有純粹的同情才是真美，杜甫的《三吏》《三別》並不美，但他悲天憫人的愛卻超過了一切。

關永圻：我並不同意，譬如依達他或許甚為同情吧女，我們是否就因此說他真善，說他偉大呢？

張得勝：這真的是很難界定，好的作品的確是「可以意會，而不言銓」。

關永圻：我以為勉強找一把標準尺度是很多餘的。

陳彼得：不，沒有標準，即缺乏了引導的路向，將不知依歸何處，所以要力求標準的原因，是要藉此來印證作品。

劉創楚：我以為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都是經選擇的，我們雖讀全了作品，卻無法遍讀該作品的理論或批評，一定在批評中選一則最合自己脾胃的來量度其他的作品，其中未免有偏差，所以文學標準並沒甚麼用。

陳彼得：文學批評家有一點最不好的，就是自立一套門戶，而把所有的文學作品納進自己的框框裏，我

心目中的理想批評家是個有虛懷若谷的心靈，並不太重自己的主觀，能夠與作品完全交融，而剛好那一點的融會，循之以批判賞鑑。（眾笑）

張得勝：「陳存在」（案：陳存在，陳彼得之雅號也）的確是名不虛傳。無可否認文學也是偏見的，共同標準是很難求的。

主　席：謝謝各位參加，座談會就到此結束了。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廿五日第九六二期

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第九六三期

本港九份青年周刊總評

古兆奉

編輯先生給我下「總評」的字眼，着實是重一些。任何評論，無論多客觀，少不免總會帶有幾分主觀的成分，而涉及價值評判的東西，其主觀成分來得就要更重了。在香港如此這般的狀況下辦報刊，殊非容易（如果辦得認真，必然虧本），我們還能要求些甚麼呢！

各青年報刊的成立，相信都是本着一種信心和自許的使命出發的，單就這一點，就足夠我們尊敬與學習了，我們還能夠說些甚麼呢。這篇文章，只可作為筆者個人對本港九份青年刊物的觀察、感受與期望而已。

在未入正題之前，很想提出幾點問題來討論。

當前的路向

如果我們檢視一下目前思想界的情形，就會發現我們的精神已從一種蓬首垢面的狀態中脫穎出來了。透過「中運」與「釣運」兩項活動，香港的青年已踏上一種向祖國回歸的道路。我們已生出絲絲的幼根。我們不再是別人歷史發展的副現象，我們已游離了歷史的低潮，進入一個冒創的、敢於批判而具有開放心靈接受新思想的時代。

回顧「五四」時代，西方文化的輻射曾經穿透過我們文化的器用層面與政治層面，而直接滲入我們的意理心核。因此「五四」的時代精神就是「一面倒」的西化，這種心態一直維持很久。

「一面倒」的心態對「五四」來說，是合乎時代需要的。「五四」時代的「飢不擇食」是基於情勢的危急。今天，這種心態所造成的對西方的偶像崇拜，已經為我們文化自身的創造力帶上一副手銬，其為害並不亞於我們部分不良傳統所曾加於我們的束縛。一百多年前，大學士倭仁為了保護中國文化的「神聖性」，甚至對器用層面上的西化亦加以阻攔。「五四」之後，這份「神聖性」卻似乎已被覆蓋在西方文化的身上了。

從歷史，我們知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運動」中，搶盡鏡頭的並不是「本位主義者」和「西化派」的對壘，而是「西化派」與「俄化派」的競賽。這兩種意理可以「五四」的兩位領導人物——胡適和陳獨秀——分別代表之。

這當然是可悲的。無論「西化」或「俄化」皆為懶惰、依賴與自身缺乏創造力的表現。「政治上的亡國奴」是沒有人甘心做的，「文化上的亡國奴」何獨不然。到最近，自中共「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已隱隱可看出有擺脫「全盤俄化的一面倒」而重新浮現本土文化的趨勢。而國外一般西化的知識分子也漸漸走向回歸的路了。現在我們何不以一種「連科學的論斷亦敢從根本前提上否定之」的冒創精神，透過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和時代感的捕捉，開創出一個新的方向。

價值問題

在這個價值遞變的時代，各人都有自己一套的價值觀。各人都抱着自己的宗旨去幹、憑着自己的審判去做事。在絕對的永恆價值無法界定時，個人價值中心的確立是理所當然的。它並不是一個壞現象。

我們應該否定的是「一種價值不合理地侵入另一種價值」的現象。真正的病態是「價值越位」。一般來說，「價值越位」可能產生三種後果：一為「不相干而不相干」，一為「不相同而相契合」，一為「不相同而相衝突」。前兩種情形雖然亦算是越位現象，但卻是可以容忍的。事實上，在現象世界中，各種價值是錯綜複雜的。所謂「政治人」、「經濟人」、「藝術人」、「認知人」等等都只是一個孤立法下的構想而已。一個人的性格是多方面而趨於完整的。只有最後一種情形——即「不相同而相衝突」，才會發生妨礙和不合理的現象，才真正是我們應該避免和糾正的。

期望

這裏九份報刊，都分別充分反映了今日香港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空間。換言之，它們是分別代表着某種類型或某種意向的青年人的。他們可能站在引教的地位，可能站在代言人的地位。總之，他們是各成中心地為某個青年羣體而努力着。與這些羣體共呼吸、共呼應。這些中心當然不是全然的相互敵對，但由於價值觀的個別執着，往往會有磨擦的火花。而筆者希望着，在這巨大的社會改革洪流裏，透

過諒解、和平及諧調，這些動態的前進中心，將會共冶一爐。同時更希望各讀者，除了觀察和批評之外，亦將是參與者。這是一個面對社會時代轉變而等待着我們投入的時刻，整個局面昭示着新的契機，我們把握與否，全視乎良心、熱誠、智慧以及無畏地投一肯定性抉擇，團結合作，重新整發。

以下是分別討論，排次不分先後。

《工人周報》

在這九份報刊中，最成熟穩健、意識形態最深厚、最有整套長遠計劃的要算是《工人周報》了。且引他們第八期的「工論」看看：「最近有愈來愈多的勞資糾紛，於是有人說，香港不再太平了。其實，過去的所謂『和諧』，是建築在工人的沉默、恐懼和失望上。工人之所以沉默，因為這社會沒有人主持公道。公道與和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沒有社會公道，則所謂『和諧』也是虛假的。但是主持公道，卻往往被一般人指斥為『惹事生非』。公道不能乾等，不能望天打卦。」無疑，《工人周報》諸君的目的就是要為工人羣眾主持公道，要工人團結，要工字出頭。他們不怕「惹事生非」。他們有計劃

地介紹本港的勞工法例，大膽的暴露工潮真相，展示本港的工業前程與困阻，也提供世界各地的工人活動給與參考。並漸進的引導工人歸屬於香港，同時也歸屬於中國，更趨步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

說漸進，是因為他們能廣設「通訊員」深入羣眾；是因為他們能顧及工人的興趣（他們設有「森森信箱」，有娛樂版，有「香港武林」，也設有旅行活動和各種康樂活動）；是因為他們有一系統的推行「再教育」（「中國與世界漫步」、一本正經的性教育、電話教授英語等等）。甚至「電影版」也能將藝術與娛樂兩相兼顧。他們是在很苦心的努力着。短短年半的時間，他們與「工會」發生了聯繫。已有不少的工人被喚醒。

但是，朦朧的人仍然佔絕大的多數。根據筆者最近作一小小調查得知，工人們（特別是女工友們）有許多根本不知道有這份刊物的，他們手執的仍然是那些甚麼《新星》、《新燈》、《電視日報》一類的報刊。關注着這份報刊至今仍只限於在職的知識青年。希望他們能下更大的努力，繼續勵進。

此外，該報的效用仍然是止於提出問題。對於問題的解決，並未能提出積極解決的方法與行動，這也是有待改進的。

《青春周報》

我們上面說過，各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青春周報》諸君很可能是將自己放進一個很狹小的範疇裏努力。該報可算是一份園地式的報刊，而在這園地遊憩的就只有中學生和同等程度的青年。該報的宗旨內容看來是單純的。

《青春周報》辦報之初給我的印象是「未能盡忠於讀者」。兩年多後的今日，我的印象始終保持。不是編者老邁，也不是讀者冷淡，而兩年多的時間仍帶不來進步。這一點是最令人感覺奇怪的。以排版方面看，《青春》是比較呆滯一點了。兩年如是。一點沒有改變。每期不同的只是面頁的顏色，而其他版頭設計、編排方法都欠缺純熟。洋洋兩張半紙，差不多一半（面頁特寫、科學版、音樂專欄）是翻譯或轉載的，此點希望《青春》諸君切實檢討一下。文藝創作方面，可能由於投稿者多屬初中學生關係，作品多生澀未成熟，不過多讓一些年紀小的學生作品有刊登的機會，培養他們寫作的興趣，誠然是一個善意的嘗試。全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影與藝」版的影評，頗有深刻獨特的見解。

至於說《青春》未能盡忠於讀者，不知各位有否同感。作者的看法是《青春》自開始至今未有關心

過社會，對時事毫不過問。不知它是為表明自己並無「後臺」，或是確不願干涉各項運動，但無論如何，這種毫無立場的態度不能不教人懷疑它對讀者的誠意。況且這很容易流於一種鴕鳥政策。

設使《青春》的對象是中學生，甚至只是初中學生，其職責也不應只局限於習作的修改罷。年紀愈小的同學愈需要智慧的啟發與知識的開拓。如《青春》諸君能跨前一步，開放一些，更大的成就是可期的。

《現代青年報》

自稱「唯一女性吸收美容、時裝、裁剪、生理、新知刊物」的《現代青年報》，可說是一份最懂得迎合讀者的報刊。缺乏青年報刊應有的真誠此點姑且不談（因為它不是由青年人辦的），就以一個工業界職業青年來看，此報亦足令人失望。說內容，它是以「美容指導」與「讀者信箱」為主，只此一點已足可見此報的商業成分。此外附帶的影評與音樂消息亦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其中最教人吃不消的是「女人世界」、「女子信箱」之類，所謂「生理知識」，簡直是黃色小說的變體，錯誤的「性教育」對青年

不僅無益，反會更造成壞影響。《現代青年》售價只是一毫，相信一定不足經費，才會把內容也寫成廣告形式，為××美容深造班招生之類的廣告，每期皆見。雖然如此，擁抱這份報刊的人必然不少。這種精神的誤導，浮華繪影的散發，筆者很是遺憾。

《中學生周刊》

創刊到現在只有十五期的《中學生》，成績是相當的不錯，他們是一支後起的新力軍。在短小篇幅中他們有每周專題，有科學技術，有園地，有文藝，有世界動態，有生活、思想、讀書，有綜合各版等。顧名思義，它是一份針對中學生而創辦的刊物。他們的指標是「知識的充實，思想的開拓」。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已做到了這些。但需要做的還是很多，希望他們這番「自渡」運動能夠更成功。

從多面的觀察，《中學生》的唯一毛病是經驗太少，無論是編印的方式，排版的操作，材料的分配過濾與取捨，中學生時代方位的界定與捕捉，都略帶幼稚而處於一種初熟的階段。但作者相信，藉着時

間的洗練與經驗的累積，《中學生》的進境是可期的。

《萬花筒周刊》

今天，作為一個現代青年，我們已不能再重視死錮的知識，而是要將自我個人熔入浩大的社會改革洪流，既往的一切已哄不住每一顆飽受欺詐、奴化、染色或蒙閉的心靈了，因此，「一面倒」的思想已不能再存在。作為一個中國青年更要如此。政治上的「一面倒」使我們失去自尊，外交上的「一面倒」使我們成為人家的附庸，而文化上的「一面倒」則使我們失去了自信。對中共「過分的讚揚」與「極端的貶斥」都不是合理的論調。作為一份報刊，愈加要正視這問題。翻開《萬花筒周刊》，對於中共，我們只能找到讚美而沒有評責，在在都顯示出是一份依據某種指示之下而編纂的刊物，完全缺乏自身創造。印刷雖然精美，排版雖然簡潔，內容雖然純樸，但純樸得來卻變得不充實，沒有材料，只是一些宣傳的東西，不盡不實的「歷史演義」。充其量，只可以作為整體機器的一顆螺絲罷了，沒有絲毫獨立生命的氣氛。

在談及香港社會的不公的時候，《萬花筒》諸君雖然也站有批判的立場，但都只是浮面的說句不是就算了，對整個政治層面與社會形態從沒有作出真正的解剖，這種半遮半掩令人費解。

《香港青年周報》、《新周刊》

由於《香港青年周報》與《新周刊》無論在內容、風格、編輯，都是絕大的相同，所以筆者不得不將他們混為一談了。

在泛科學主義的「價值中立論」的影響之下，我們這一代有時難免會對民族主義產生了一種厭如穢物的心理。於是有一羣人時常以個人為重，希望做一個「世界人」，這可能亦是出於一種天真，但這世界距離那階段還是很遠很遠。現階段的國際局勢，只有「最民族的」，才會是「世界的」。《香港青年周報》與《新周刊》諸君的「濫美主義」與「經濟價值」可能已超越了一切其他價值，於是他們談星座，談電影，談「泛愛」主義，談「性」，談「地下感」。嚴格來說，他們只是將西方某種特有的文化形態搬衍過來，他們的精神面貌是矯揉造作的，西方文化的真正精粹根本未曾觸及。他們推銷的只能算是一

張流行的熱門唱片罷了。再者，其中信箱形式的文章，有許多更流於肉麻的無病呻吟。

凡是一些以甚麼「藝術人」、「世界人」自居的，必然會將政治、運動等等行為看得很低、看得很髒。他們必然會為自己搭建一個置身度外，自鳴清高的格局。如果有真正的藝術誠意、有真正的內心世界，又能在藝術層面開拓，倒是值得讚許。但如果是混水摸魚，暖風熏得遊人醉的享樂主義，必將得到徹底的抨擊。《青年周報》諸君對「中運」與「釣運」的態度，希望不是這樣才好。

《中國學生周報》

談到《中國學生周報》，首先值得一讚的是十九年來《周報》先後編輯們的熱誠，他們的首先創刊和艱苦守業，以至於今日的十九周年紀念，引發大量青年刊物的創辦，大量青年中心建立，他們的努力與影響，是功不可沒的。現在孩子開始長大了，我們在批評之前不妨先給它一點鼓勵：十九年，雖然不是一段短的時間，但相對於以後的日子來說，這只是一個開端，但望這孩子日後可以走得更穩、更固。

好話不能盡說，先批評一下《周報》的缺點。說是缺點，對於《周報》的編者可能太不公平了，因

為這些在我看來是缺點的缺點，對於別的「《周報》迷」，可能正是他們所歡迎的。如《周報》太重視個人好惡來編刊這一點，有時就有些太過了。例如編者愛「花生」，便在《周報》大肆宣揚，以致掀起「花生熱」等的孩子氣毛病，相信這也是部分讀者覺得《周報》「幼稚」的原因。我看，《周報》編者有時實在太重「美」和太重「感情」了，往往把個人的情感，赤裸裸的袒露在大眾的刊物上，這可能是一種赤子之心，且人皆有一種「推己及人」的意識，至於此意識的好壞功過則極難界說。許多人不喜歡《周報》，許多人迷上了《周報》，其原因可能是一樣的。

最近的學生運動正是如火如荼，《周報》亦是有知覺的青年，當然不能視若無睹。但可惜的是《周報》始終都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地位，沒有全然的投入，真正的鼓吹這些運動。近日開闢「為愛國而辯專頁」，相比於以前《周報》一往的態度，已是「大躍進」了。

還有筆者頗為不滿的是「英文版」，也不知是編輯先生懶惰或是稿件缺乏，總是欲出欲停的教人心焦。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編輯先生一邊躲懶，一邊又寫啟示來自責一番。「絕招」一出，無可抗拒，好叫讀者們要責怪也不忍心開口。

《周報》的文藝水準一向頗高，其中尤以評、寫新詩最為一絕。同時編新詩之頁，設計比其他各頁都來得要美，來得要清新，此點足可與年前曇花一現、唯美的「海報」媲美。「電影沙龍」亦是極具水準的一頁，要說有缺點，應是談論的電影範圍過狹，似乎總以藝術電影為討論對象，其他的一概置之門外。此點優劣各半，難以一般評價衡量。

「大孩子信箱」是一個公開的園地，讀者可以隨時投函刊登，看來應是一個民主、可以讓大家討論問題的地方。可惜最近大孩子愈來愈沉默，愈來愈懶惰，總是刊出信件了事，自己也不加批評，而讀者投書討論的限於篇幅又未能盡獲刊登，結果很多問題就只成有首沒尾的事件。

本來以為不提也罷的「快活谷」，近來似乎略有進步，內容方面多以諷刺幽默套入切身問題寫出，漸有社會感。不過文字仍欠含蓄幽默，而且犯上以俗語為笑話的毛病，其實笑話的形式很多，在此無須逐一說明，相信各位亦知道單以「D」，「乜」等字眼是無法博得一笑的。

平心而論，《周報》是一張忠實而深具影響力的報刊，最大的缺點不過是個「懶」字。願《周報》負責人以及編者們能多加努力，盡量變畸形（只得兩個編輯「一腳踢」）消極（旁觀而不投入）為強壯

健全。太緬懷過去是沒有用的，惟有進步，方有進步。

《七〇年代雙周刊》

無論別人怎樣評說《七〇年代雙周刊》是一份由一羣情緒青年搞的煽動性刊物，說他們幼稚，說他們過於理想，不顧現實，說他們是只有行動沒有目的，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只有衝動感情而沒有計劃組織，我個人的觀察以為他們走的路有兩個可能。（無論如何，他們是一羣熱心青年，自己掏腰包，出錢出力去搞一份刊物。）其一，我們可以從它的發刊開始，自「比亞法拉」、「愛秩序村」至「中運」，至「七七」大示威，加上「英文版」的西方新革命思潮介紹，他們的確是有一套完整計劃的，他們的旗幟是鮮明的，他們是斬釘截鐵的反殖民地主義，反現社會的一切既成制度。另一個可能，是：它是由一羣對現狀不滿的青年，本着一種正義感與冒創精神，向整個黑暗的社會摸索，向舊制度挑戰批判，希望能打出一條出路。他們未必有一個完整的建設藍圖、改革方案，但從各種迹象，可證他們已漸漸站穩，「中運」與「釣運」也光明了他們要走的路。退一步且苟同於某些評述者，假定他們確有某種勢力居間，

但現今的局面，他們已是勢成騎虎、完全投入，本來希冀利用他們的大概也不能再有作緒的餘地與可能了。不過，《七〇年代》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過分的西化。將整套西方的思想、革命方法來代入中國、加諸香港，是矯枉過正的。上面說過「一面倒」的思想是已經不能再存在的，希望《七〇年代》諸君能打破這種迷信，對中國傳統，作更大更廣更深的回歸。今日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因此世界各地的文化必須相互吸取來擴充自己文化架局，而且西方文化本來便不能自保自足。未來的世界文化應是平衡型的。我們中國人只要朝着這個方向先走一步，就有希望成為未來世界文化的創造中心。

至於該報的內容與編排、藝術的評介、文學的研討等也很夠分量，但欠缺完整性，未能自成體系。筆者對其於柯式印刷術的巧妙利用，排版的新穎大膽與創意，頗為欣賞，惟偌大的相片與版面設計，雖然是美得可以，卻每使文字內容相形見絀，而且必然會提高了印刷的費用，使售價大增（每份元半）。這點實有酌量的必要。

一九七一年七月卅日第九九三期

看看青年寫作風氣的凋零

——香港文學問題討論之一

洪清田

前言

本文論及的「青年寫作風氣」，是指六五至六七年間以《中國學生周報》、《星島日報》「青年園地」、《青年樂園》為主而建立的寫作風氣。基本上還有幾個特色：作者多為中學生，隸屬文社；題材多寫身邊生活瑣事、感受，而少社會性；思想充滿抑鬱一代的醒覺初期的幻象和游移、兒女私情及思念「故國」之情佔了同等重要地位。那時候，寫文章（尤其是創作性的）成了中學生的風尚，是「醒覺青年」的活動主流。本文希望探討一下：目前情況怎樣？為甚麼會這樣？這種寫作風氣有沒有存在價值？如果有，是不是重整風氣的時候了？怎樣重整？

但願這是討論的開始。

目前實況

一二年前，一班熱心文學寫作的朋友見面，偶爾還嘆息一聲：青年學生寫作風氣一年不如一年。現在，連一聲嘆息也沒有了。這正反映出：情況已壞到大家再不當作一回事了。《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縮減了，《學苑》文藝版去年才有固定編輯，《中大學生報》最近才設文藝版，《時代青年》（月刊）撥給文藝的篇幅也少得很，《臻文》、《曙暉》、《浸會學生》的文藝版也沒大起色。最致命的還是：目下篇幅絕大部分是給「老波骨」玩的，極少着意讓出來培養中二、三的新血。於是，老一輩的隊伍愈來愈少，新的又零丁落索，「文藝」在知識青年界變成了一小撮人的文字遊戲，寫的少，讀的也少，很可能寫和讀同是那一堆人。

作者圈這麼小，題材自然狹，也難免「脫離羣眾」了。本來，五六年來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學界思想水平、認識層次都有一定提升，可惜這提升並不能反哺（feedback）到文藝創作上，灌注新內容、題

材、路向給我們的青年文壇。我們看到的仍是幾年前的內容與技巧。

怎樣解釋

一個宿命的解釋是：事物的盛衰必有定期，五六年前的寫作熱潮終也要跌下去，現在就是頹勢。這是事物發展必然過程。

另一個較歷史式的解釋是：青年的醒覺是有「階段性」的。十年前，青年學生在文學方面獲得滿足及慰藉，五、六年前（六七年五月暴動開始），轉入思想探討、政治社會研究方面開天闢地，政治活動如示威抗議、社會參與如開渠築路救災。在這「階段式」醒覺過程中，文學發揮了激素作用，刺激起讀者深一步探討問題，進而涉及政治社會。證之五四新文學運動，及臺灣六十年代文學，我覺得這個解釋較有根據。

還有一個原因：文字已不是現時的青年表達自己的媒介，代之的是「行動」。以前執筆，現在持標語牌。以前搞文學講座，現在搞示威聲討。殖民地者也很看透這點，遊行固然是行動，康樂活動也是行

動。青少年的課外活動比五、六年前多上不知多少。看書寫作不再是唯一精神（或精力）寄托，不像初初在壓抑中甦醒過來的時候。現在，青少年間風行的是電影、舞蹈、野遊等。即使愛寫作者也同時愛其他玩意，也就不能全心全意放在寫作上。

加上長久以來沒有人着意全面力挽頹風，在量上佔了青年刊物很大比例的大專刊物不重視文藝，而且為了「水準」，只刊載那班有基本寫作經驗者的文字。這班人幾年沒大變動，文章也幾年沒大變動。這班人愈來愈少，水準愈來愈沒落，讀者也愈少。

第三種解釋是：香港有心志的青年寫作圈已揚棄舊的形式和自我封閉的作風，正找尋一條新的出路，一條與社會、政治、學運結合的路。現在舊的被擯棄，新的還沒有確立，便成青黃不接。或者，近期《盤古》在文藝方面的努力，如探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在社會變遷與改革裏的角色，發掘二十多年來中共統治下的文學作品及其肯定；加上近數期《中大學生報》幾篇很富文藝氣息及腔調的政論性文章，我看到這個趨勢已漸成型。如果青年創作界有另一次高潮，主流或許不再是「小資產階級式」的，而是「普羅式」的。

路向問題

決定是否重整之前，我們要考慮的是，意圖重整的是哪一種文學風氣？五、六年前的「舊調」？新的社會性、政治性文學？

我不同意在文學創作上畫上框框。我們要做的，是提倡青年學生寫作風氣。他們愛寫甚麼，便寫甚麼。他們生活在這個社會、受這種教育、接觸這種親朋戚友，便有他們的創作時限。他們生活圈子狹，作品的題材便狹。在他們沒有改變生活形式之前，我們不應否定他們的作品。問題是：他們是否通過文學這媒介呈現出他們的生活（不問那種生活）。我一直相信：社會性和政治性濃的作品有存在價值，很個人化的同樣有價值。評估文學作品，有一個準則是共通的：相對於其他文字，文學是前設的，不是後設的。符合這準則的便是好的。

這個路向值不值得做？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最低限度，這將提供給青年學生一個基本的「文學教育」，鍛煉他們的文筆。他們不一定要以文學為終生職志。但一點一滴的「文學血液」對他們在任何方面做學問都能受用。

客觀形勢

一方面，目前青年學生界的思想經過「文學——社會參與——政治行動——認識中國」這串過程後，正處於沉伏、混亂之中。從半年多以前的認識中共，現在流風所及是認識中國；不止於政治社會，而及文化歷史；不止於這一二年來，而是及於近百年來。在這當兒，文學（以至其他藝術形式）會扮演怎樣的角色？客觀環境是不是利於由探討中國文化而重拾中國文學，進而重振寫作風氣呢？

另一方面，近五、六年的運動還沒有灌進文學界新的內容題材和境界。如果學生界普遍社會意識和政治覺悟提高了，提高創作的層次的時機是不是已經到來？我不敢說我很肯定。我只感覺到一線轉機。

如何重整

港大學生會這次藉成立六十周年紀念舉辦「文化節」，其中「青年文學獎」（即徵文）就是希望做點甚麼。但是，如果寫作基層仍是這麼凋零，文學獎便懸空了。我看文學獎之類只能起刺激作用，不能起推動作用。

我看最重要的是由第一步做起：培養中二、三的寫作人才。其實也不太困難：有心意的青年刊物應撥出「中學文藝」之類篇幅，提供園地。《學生周報》、《學苑》、《中大學生報》、《當代青年》都可以做到。投稿來的和有潛質的便逐一約見，好像羅卡編《學生周報》電影版時，親自聯絡，把初生作者羣半組織化，搞好編者和作者的關係。這一來鼓勵作者，二來保證稿源，三來讓作者間一起研習，互相衝激，共同進步。當然，還可以呼籲有心的教師鼓勵同學投稿。局面一打開，事情便好辦得多。

大學方面，中文系實在是最適宜的工作重點。要求選讀中文的負起重整創作風氣，我想並不為過。六十年代臺大英文系一班師生所建立的典範是值得我們大學裏的師生效法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這種居上的教師，又有沒有居下的學生，可以上行下效、上下呼應？

結語

青年寫作潮沉寂了五、六年，現在是不是到了新的轉機？我看（至少主觀願望上）是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第一零五零期

文學我你他

江詩呂

前些時，《周報》發起「香港文學」討論，吳平兄曾來函希望我也發表一點意見。譬如就寫作過程的甘苦、挫折、感受等問題表示一點意見。又就寫作時必然遇着的為誰而寫、寫給誰看？和為甚麼而寫、寫一些甚麼等諸問題，都可拿來討論一下。那時我因工作及情緒關係，僅以「塵心栗口，久疏文墨」作覆，如今因了某種原因，自己決定給自己放一次長假，暫時擺脫工作及俗念，自由灑脫地過兩三個月屬於自己的生活。有了那份悠閒與自由，便就不妨趁此機會把自己對文學的一點粗淺見解寫下來，以作引玉之舉。

在談論一個話題的時候，我習慣先問一問這話題究竟是甚麼？而且喜歡就自己有限的才識試給此一問題下一界義，然後才繼續話說下去。這樣，我首先也要一問：「文學是甚麼？甚麼是文學？」

甚麼是文學？

文學是種種感覺的表達。詳細一點說，文學是原作者對人生社會的一種深奧的體味，透過文字的演繹，發射出一支支茅或箭，投擲給回這人生這社會。

不過，一個作者把感覺由文字表達、演繹出來的作品，不一定就稱得上是「文學作品」。嚴格說來，我們稱之為「文學」的作品，是因為它是站在高一點的層次上。在某方面說，它是那樣凌越出眾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精細入微的。它確是搏扶搖而直上，又確是微於毫毛的一種亮而燦、華而皖的精品。

因此，文學應該是一種鋼。它是千錘萬錘、冶煉再冶煉的鋼。一種不輕易推得倒的實質——一種力量。因為由鐵而鋼是一場沉重艱辛的練歷，是矛盾交顫後的統一。文學且是一個堅挺冷硬的回答。另一方面說，文學也是一種光、一份透亮、一場放射。光似金鋼鑽，冷若白玉盤。又華燦又凝潔。有一種被認為偉大的文學作品，它的光彩甚且超越了這個，它本身是自然而然發射出一種太陽似的光芒。它的光熱照亮了我們看過但忽略了的某種存在、某種可能、某種戰慄。

把文學作了以上的比喻和界義，不能說是過分高估了文學的價值。我們所以懷着崇敬、嚴肅的心情給文學加以最高的敬重，因為稱得上偉大的作品、作家豈不也懷着同樣嚴肅、崇敬、溫柔、熱情等高貴的情操來從事創作嗎？何況，稱得上文學作品的文學創作，哪一部不經由人生、經由歲月、經由理想和挫折、經由艱辛和努力的各種過程練歷而「聚焦」起來的呢！

文學與我

有人說：在文學的天分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天生寫給別人讀的。另一種只好派定去讀別人的了。第一種人不但天生給了他逼射的才華，給了他一種洞燭的觀察，給了他坎坷的練歷，且因為他自己也具備一份不屈不撓的精神，和鋼鐵一般的信心和力量。這樣的人，無疑應該寫給別人讀的了。在文學的天地裏，第一種人是不多見的，但第二種人尚幸仍存着不少的數量，不然，這世界就不可能再有文學的存在。至於我，我確信我自己是屬於第二種人，是一個忠心的讀者，我頗引以為榮。喬治桑說：「一個寫詩的人當然是詩人，但一個讀懂一首詩或一部文學作品的人難道不是詩人嗎？」這話大有道理。只

是，一個讀懂一首詩或一部文學作品的人，有時候也會躍躍欲試，因為文學的光彩是那樣燦亮，往往把讀者吸攝着而欲投身入內。況且，當我們胸有隔臆欲訴無從的時候，表達出來豈不是天生的本能嗎？我很高興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歷。提起筆來，不但是一種誘惑，抑且是一場挑戰。寫下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寫得恰而且確尤其困難重重。但當誘惑和挑戰並肩而至的時候，提起筆來就是唯一的出路了。

在我有限的寫作經驗中，首先遇到的是怎樣寫的問題。接着就是寫甚麼和為甚麼而寫了。第一個問題我只好以用心寫，用真摯的感情去寫回答。寫甚麼？先寫我熟悉的，繼寫我覺着不平的，最好還是寫一向為自己也被別人忽略了的。當我着手去寫一個「作品」的時候，又常會遭遇到這類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寫不可的題材嗎？這是非寫不可的一種感覺嗎？這是一個甚麼樣的感覺？為甚麼會存着這樣的一種感覺？把它表達出來對還是不對？是不是必要的呢！解決了以上的困難，然後又是如何恰當地把它表達出來呢！如何使用它？如何完成它呢！寫作是一件艱苦的事，把生命生產出來是一件痛苦但也是極其偉大的事。挑戰是一回殘忍的事，接受挑戰卻也是一回勇敢的事。

前面我說過，我說我很高興我是文學天分的第二種人。能成為一個讀者於我是一件榮幸之事。實

在，讀比寫更使我覺得怡悅。只是，在某個時候，當胸有隔膜，心有不平，情感有所交戰的時候，我怎能不試着拿起筆來呢！因為寫是一種考驗，考驗和感覺感情的深度和廣度，考驗自己力量的強度和弱度。

一面讀，一面寫，是我所希望過的一種文學生活。這種文學生活使我在現實生活中不至於手足無措。一年中如果十個月屬於現實的，有兩個月屬於文學的，於我已心滿意足。

文學的你他性

文學一方面是個人的，另一方面又是眾人的。把文學當為一支支的箭，倘使撤去了箭牌，那些箭就落了空。文學家的「我」性雖然重要，文學的「你他」性卻使一本作品落實人間，發生了文學的影響力。

因了文學的「你他」性的存在及影響，文學的取向就有所分歧。部分作家發覺把文學孤立起來是一件危險的事，受到布爾喬亞所喜愛的文學作品，未必受到普羅大眾的歡迎。階級生活產生了階級感情，不同階級產生不同的感覺，作家們當然明白到，只有深入某種階級才能體味出那種感受，只有站穩某個

階級才能表達到那個階級的感情。分歧的出現，爭論就會展開，口號就各自喊了出來。部分作家要把文學帶出象牙之塔，帶到十字街頭，為他們寫當然要爭取他們。另一部分作家堅持獨坐大雄峰，雲去我不從。絕對自我，絕不爭取。甚且還要嚴格選擇讀者，不及格的讀者被摒於門外。譬如紀德，他早年的作品每次初版只印三數本就是一個例子。

文學作品的取向以及文學作家思想的分歧絕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相反來說，這種爭論與分歧是可喜的現象。因為文學的天地絕不可能狹窄，「有容乃大」這句話，放在文學的立場上還是對的。因為這樣才能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鬧景象。

使令文學蓬勃生長、四面放射，不單止是作家努力的目標，並且也是我你他的責任。換句話說，就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只有一個開放的社會，才能容納不同的言論，具有自由的社會，才能容許文學的花卉自由活潑地生長。只有靈性未完全泯滅的社會，才能給與文學花卉生存長大的機會。一個文學作家只不過是一粒種籽，既然社會是泥土，讀者才是使花兒更紅葉兒更綠的雨露。

寫到這裏，不妨順筆談談香港，因為先前《周報》發起的「香港文學研究」專論，有人提出「批判

寫實主義是香港文學出路」是一個不錯的意見。如何誘發一種文學風氣這問題似乎未見有人提出討論。在香港，《當代文藝》走的是誘發讀者的路線，值得一提。《純文學》的《名家筆展》則未見精采之處。另一本《文藝世界》筆者未有過目，無從置詞。側聞最近又出版了一本《四季》的文學刊物，顯然路還是有人要走的。對於不避艱辛走上這條路的人，筆者但願他們慢慢走，莫亂跑；手牽手，莫爭吵。是為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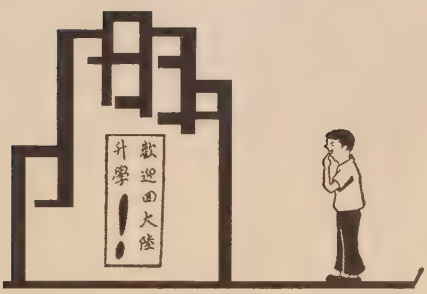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四日第一零六二期

漫畫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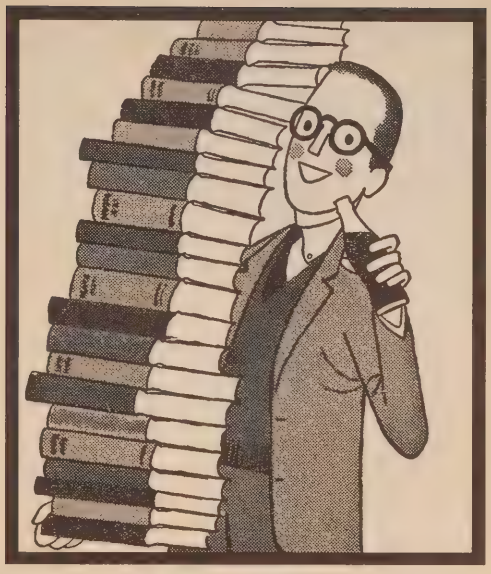
入選佳作之一

如此這般

崇文 李義豪



殷國殷港



樂口可

質優味美　絕無疑問

經窮得你時有，題難答解了爲，境止無學會都家大，時「道味」及問人有若但，典突答個這爲因「樂可口可」許推致一議異無處飲請「於至——的這論爭人有沒來從是案樣一都義含字文種何論無，詞一「樂可口可·」刻一之快愉最中命生受享你請「是，的

最令你怡神

飲請 樂可口可 Coca-Cola

人製監約特司公樂可口可
司公限有册註國美廠水汽港香

8-C-442-2 C

我們應該怎樣愛國？

學壇

誰不愛自己的國家？

祖先的廬墓所在，子孫的養息所資，本身的生命所託，有對祖國大好山河不生真感情者，不是冷血動物，必是極端狂妄之徒，當為世人所不齒！

以愛國自命，則可炫耀人前；蒙賣國之名，則必含羞萬年。狡猾詭詐的小人，雖行賣國之實，亦必以「愛國」自命。在國家危難之際，有人賣身投靠，媚敵求榮，這種人你能說他們是愛國嗎？稟承異族旨意，暴力奪取政權，殺戮自己同胞，出賣土地主權，這種人你能說他們是愛國嗎？愛國，愛國，不能徒託空言，必須言行一致。怎樣使國家富，怎樣使國家強？如何能使國家獨立，如何能使國家民主？是要每個人都從小的地方遵循正確途徑以謀求的。

今天我們所謂愛國者，多指為國捐軀的烈士而言。當外敵入寇之時，他們執戈禦侮；當獨夫亂政之時，他們血染義旗。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當然值得我們欽佩景仰。在現在祖國苦難、國運危殆的時候，也應該需要多有這種壯士起來救救危亡。但是祖國之所以苦難，國運之所以危殆，則是由於國民道德衰落所造成的。如果我們不能拔本塞源，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雖有少數難能可貴的烈士亦無法挽救危亡。如果我們仍然不能建立強烈的是非觀念，只知服從權力，不能認識真理，縱有少數難能可貴的烈士把我們的國家從危亡中一時挽救過來，則亡國滅種的悲運隨時還會再來。如果我們不能徹底革除陋習積弊，開創新的風氣，多數人不能覺悟，依舊抱殘守缺，徒然在永無休止的變亂當中，把少數難能可貴、敢作敢為的民族精粹白白犧牲；形成反淘汰的社會現象，損失國家元氣，使貧弱的中國，永遠沒有起色。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振奮國民道德，建立是非觀念，開創新的風氣，便是愛國救國的根本大計。而首先負起這種責任的，不是少數的為國捐軀的烈士，卻是多數篤行自好的青年。

為國捐軀的烈士固然值得我們欽佩景仰，一旦會當其時，我們也應該決然作去，義無反顧。但是這

種愛國行為，是一時的，不是持續的；是治標的，不是治本的。今天，我們青年學生所應該力行不衰的，應該是持續的、治本的愛國行為。在家庭裏、在學校裏、在社會裏，都可以發揮我們的愛國熱情，從生活上、從事業上、從處事上，振奮我們的國民道德，建立是非觀念，開創新的風氣，為國家惜名譽，為國家弭亂源，為國家增實力。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七十三期

愛國是不是狹隘？

大孩子信箱

洪流同學：

你的問題是很有意義的，我猜想很多同學的心裏也都有着這個問題：愛國是不是狹隘呢？你所提出的幾點也是相當有道理的，不過，有些地方你想得還不周詳，我在下面提供一些意見給你參考。

「為甚麼只愛自己的國家，而不愛全世界呢？」你問得很對，世界比一個國家更大，一國的人口只是全球人口的一部分，為甚麼不把愛的情感更推廣開些，而只局限於本國之內呢？事實上，假如某人是只愛本國，對外國的苦難毫不動心，冷眼看着別國的兒童在災難中捱餓，看着別國的人民受侵略者的屠戮（例如前年匈牙利的事件），完全不願意給與援助，這人的確是太冷酷了。我們的同情心是不應該受國界的限制的。

可是，假如你認為世界包含了自己的國家，愛了世界人類之後，就不必再特別又愛自己國家的同胞，那卻是錯了。到將來全世界聯合組成一個政府，地球上已沒有了國界時，我們是不必特別去愛原來國家的同胞的。但是，在今天，我們還是得要特別愛自己的國家，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國人民在苦難之中，而並沒有得到多少外國的同情和援助。事實都很明白，很多國家對待外國的事情都排開同情和道義，只以現實力量來考慮。只舉一個例子來說，印度的尼赫魯，是一個精明能幹的政治家，他厭惡共產主義，對本國的共產黨鎮壓得很嚴，但是，他跑到北平和中共的領袖握手乾杯，對中國人在共黨治下的苦難毫無同情。當別國的人都這麼狹隘和冷酷之時，我們還只是泛愛全世界而不特別愛本國，是說不過去的。

你說愛國心總有些偏私，也可說是對的；從它之只及於本國同胞而不及於世界人類來看，它是有些兒偏私。但是，偏私的情感是不是一定要不得呢？倒也不能這樣說。情感是自然而生的，它的來由並沒有道理，可是，除了那些顯然是有害的——如過分的好勝心、貪婪和其他不正常的慾念等——應該設法導誘消除之外，其他的情感是可以存在的。例如父母子女之間的愛，一方面固然是偏私的，但在另一方

面，它是很可貴的感情。又如男女的愛，是婚姻的基礎；但它也是不能推廣的，而且不應推廣，假如我們認為這些倫常的愛都不夠博大，我們要把它們的對象擴大到及於一切的人，那麼，徒然是把這些愛消滅罷了，沒有人真正能夠愛一切比自己年長的人如同愛父母一樣深，也沒有人能愛一切孩童如同愛自己子女一樣親切的。然而，我們在愛了自己的父母之後，對別的長者仍然可以尊敬，仍可以同情，仍可以有另一種愛的。同樣道理，愛自己的國家——同語言文字的人們，和自己習慣了的生活環境和傳統——也沒有不對，只要我們不是狂熱到要去侵略別人來使它光榮。在愛自己國家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愛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

大孩子

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第二九四期

認識中國的前途

大孩子信箱

衡覺同學：

我常常接到同學的來信，問我中國的前途在哪裏，我們應該怎樣來愛我們的國家。他們所希冀的是切實的說明和可行的辦法，而不是一番空泛的議論。接到這樣的信，我常感到彷徨。因為所提出的是一些最基本的問題，而且是最複雜、最矛盾、最尖銳、最困惑的問題。這樣的問題，要深入踏實的討論，可以寫幾巨冊的書，而且也不一定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而我又不想隨便輕飄飄地講幾句，因為來信者懇切的態度不允許我這樣做。

你的信也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希望我在這小小的信箱中提出一兩點可以立即按着去做的辦法。你的愛國熱誠令我感動，那麼我試談一下。

我覺得中國經過將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而最後得到今天這個悲慘結局，原因在於對革命目標認識不清。中國人受到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外國勢力等的欺壓、愚弄、剝削，已經受夠了。忍無可忍，揭竿而起進行革命。但革命後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大家卻不甚了然。誰也知道民主、自由是好的，但它到底是個甚麼東西，實行起來有甚麼問題，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如何實現民主自由，部分的人有個模糊概念，而絕大多數人民根本不懂。其實對理想有個粗淺的印象是不行的，而莫名其妙地急急忙忙把舊的破壞，那就更危險了。

正是在上述糊糊塗塗的情形下，出現許多滑稽可笑，而後果嚴重的悲劇。那些追求民主的人，竟會加入獨裁的勢力去反對民主，那些渴望自由的人，竟會和專制的統治者一起破壞自由。他們惑於各種漂亮言辭，而等到他們恍然大悟，大錯已經鑄成。

所以，我認為在此時此地，當務之急，仍在使每個人認識民主自由的真諦。雖然中國目前的局面是這樣，但江流百轉，終歸進入大海，中國的命運最後仍將與全人類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中國最後仍將進入民主自由的大家庭，只是道路曲或直、時間長或短的問題而已。而我們在海外的青年，具有最好的機

會，去學習民主與自由，不是學一些皮毛，不是撿拾一些名詞來裝飾門面，而是吸收其精髓。我們不僅可以向書本學習，而且可以向社會學習，向事實學習。香港雖然是個殖民地，民主是局限的，自由是不完全的，但它總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我們身在其中，只要隨時注意周圍發生的事物，就會有很深的體會。同時香港與世界各地息息相通，先進國家的動態也給我們許多教益。常然，系統地作理論上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以為這卻不是每個人一定立即要做的工作。

祝好！

大孩子　覆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六四三期

香港將往何處去？

學壇

自五月初新蒲崗人造塑膠花廠的勞資糾紛演變為政治性的罷工以及左派分子接二連三發動騷亂之後，大多數香港居民對香港的前途，都表現了程度不同的關切。加之左派報紙的造謠，有些人遠走高飛，前些時期的零售米價暴漲，以及左派分子發動的罷工，等等，無一不衝擊着香港居民的心靈，香港將往何處去？這是存在於許多人心中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香港問題與中共的關係。

歷史證明，中共在國內碰到巨大困難之時，就是他們在外國製造糾紛與騷亂之日，他們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轉移國外人士的視線。

因此，我們在考慮香港前途時，切不可忽略中共內部的情勢。值此「文化大革命」仍在密鑼緊鼓進

行，「武鬥」，「流血衝突」仍然頻頻在大陸發生之際，他們會貿然「收回」香港嗎？

香港是中共外匯的主要來源，他們的貨物不但在此處傾銷，還藉此轉往他處。此外，香港居民每月匯回大陸的錢亦不在少數，在經濟利益言，香港的存在對中共是絕對有利的。尤有進者，中共更利用香港，作為向外的瞭望站，就政治利益而言，對他們也是有利的，在中共的密底算盤下，他們會貿然「收回」香港，自斷財源嗎？

其次，我們要認識到香港問題與世界各國的關係。

現在已不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時代，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政治掮客簽訂慕尼黑條約，犧牲小國利益，結果自貽伊戚的時代，人們已由兩次世界大戰及中共竊據大陸後所造成國際上嚴重問題的經驗得到教訓，認識到飢餓的狼是餵不飽的，因而局部的糾紛，有時無可避免要引致全面的衝突，有關方面不得不考慮後果。

最後，我們更要認識到香港的前途與香港居民所抱的態度有密切的關係。

求自由、求溫飽、求發展是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的共同目標。我們知道香港社會雖然存在着許多缺

點，卻能享受到許多中國大陸人民所不能享受的自由和權益，我們應該珍惜它們、保衛它們。不要抱着「改朝換代」與庶民無關的想法，也不要抱着個人力量無補時艱的想法。要認識到我們都坐在同一條船上，船若沉了誰能倖免呢？

如果我們對共產黨和左派分子有較深刻的認識，都了解到香港的命運與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不過分樂觀，不過分悲觀，各安所業，香港將會安然度過這場風波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廿二日第七七九期

反「時髦愛國」

岑逸飛

最近，談「愛國」的人愈來愈多了。不少社團、雜誌、文章，都多多少少反映了一點「愛國」的色彩。與許多朋友閒談，也發覺他們的嘴邊總脫離不了一些「國家」、「民族」之類堂而皇之字眼，似乎沒有這些，就顯不出他們的「高級」。於是你說愛國，他說愛國，甚麼人都說愛國，仿佛一下子東方為之大白，香港青年都從沉睡中驚醒，要替國家民族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了。然而細心觀察，則發覺這些所謂「愛國」，是茶餘飯後閒談式的「愛國」，是打橋牌麻將之餘的「愛國」，是空喊口號，空寫文章的「愛國」，而不是身體力行，從一行動上去表現的「愛國」。如果說這班笑吟風月、抱膝危坐的「愛國朋友」，能夠挽救中國的厄運，豈不是令人笑甩了大牙！

我總覺得，「愛國」並不容易。如果喊口號、寫文章也算是「愛國」，則無疑是污辱了「愛國」這

兩個神聖的字。單單是「愛國」的「愛」字，便不知包含了多少辛酸、多少哀傷、多少羞慚。當我們想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時候，我們還能從容地談愛國嗎？當我們面對無數人衣不蔽體、捱飢受餓的時候，我們還能安心於大宴小酌，和講究衣着嗎？「心安則為之」，但請不要掛着「愛國」的招牌！

當愛國成了一種時髦，高呼愛國的人，已大多缺乏了真誠。當許多人高呼愛國的同時，卻仍然千方百計申請移民往外國；當許多人誇耀中國文化了不起的同時，卻仍然是滿口英語，不斷地向西方人賣俏。這些所謂「愛國朋友」們，又有否直追自己的心靈的深處，反躬自問這些行徑，是否對得起中國？對得起民族？他們難道也配稱「愛國」嗎？

加果說這現象是這個時代的特產，則倒不如說這是由於現今知識分子的墮落。中國數千年來的知識分子，不知有多少流風遺韻，給我們以表率。我們不必說屈原，不必說諸葛亮，不必說東漢的大學生，更不必說范仲淹，只消看看清末的梁任公和孫中山，那種「為民請命」的真誠，那種「席不暇暖，終日碌碌為國」的熱情，就足以使現今的「愛國朋友」們汗顏。梁任公和孫中山，除了呼口號，寫文章之外，也還從行動上去表現他們的「愛國」。梁鼓吹君主立憲，孫組織興中會。姑無論他們二人的主張如

何，至少這不是時髦，該是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對得起自己。

不錯，目前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十分痛苦的，而這種痛苦也是無可奈何的。縱使你不願意做一個中國人，你還是流着炎黃子孫的血液，你還是有着黃的皮膚、黑的頭髮。事實上，我們是與生俱來的中國人，是與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血肉相連的中國人。我們根本不可能使自己在心靈上與中國隔絕。而作為一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人，我們也必然地要負起對中國的責任。當中國有危難的時候，當中國人民受專制極權迫害的時候，這些所謂「愛國朋友」們，卻不能坐言起行、奮身為國，而在沉迷於「聲色犬馬」之餘，竟然也學人呼喊幾句「愛國」口號，寫寫幾篇「愛國」的文章。難道他們不知道勾踐的「臥薪嘗膽」？祖逖的「聞雞起舞」？當「愛國」的情懷橫梗在我們心胸的時候，還談甚麼「聲色」？談甚麼「犬馬」？如此愛國，愛國云乎哉！

也許，我們不要談甚麼「造反」、「革命」的大道理，「愛國」最起碼的條件，便是我們對自己的國家和文化，有最起碼的自信和自尊，並且也有最起碼的認識。然而現今的「愛國朋友」，卻是一窩蜂要跑到外國去拿博士碩士的學位，並且以此來炫耀於人，難道這就是愛國的表現嗎？

以外國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文物的價值，難道這就是自信和自尊之徵嗎？用滿口外國的名詞，來談論中國的問題，究竟又與中國有多少相干呢？尤有進者，這些「愛國朋友」，對中國的歷史發展，一無所知，甚至從未聽過胡漢民、宋教仁、聞一多的名字，更遑論甚麼鄒容、項英了。這樣的「愛國」，不「愛」也罷！

另外一些「愛國朋友」，可能是受了臺灣某些論調的影響，他們腦海中的中國已是不復存在的。臺灣不少人現在仍然爭辯着甚麼中西文化的優劣，甚麼傳統社會的消逝，並且最喜歡亂用一些理論架構，亂用一些社會學的名詞，來對中國社會隨意加以解釋。討論中國問題的文章，竟然有多不勝數的英文名詞，豈不是荒唐之極！而香港的不少「時髦愛國」者，竟也以此馬首是瞻。談論國家問題，他們可能也很熟悉甚麼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甚麼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然後又說幾個洛克、波柏爾、弗羅門慣用的名詞，但是卻全然不知道大躍進是在何年何月發生？甚麼是「高級社」？「低級社」？人民公社又何故會出現？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後果又是怎樣？不注意這些問題，不關心這些問題，縱使熟讀了一千本、一萬本西方的經典巨著，也不過是一個書蟲，而不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當然，我並不是

鼓吹別人去做「反共八股」。像現今許多的所謂「中共問題研究專家」，就是以外國人的眼光來研究中共問題的。他們的研究，缺乏了對中國的感情，似乎大陸上的許多現象與他們無涉一樣，讀他們的文章，冷冰冰的像讀着一篇科學報告。

「愛國」，這是一個多麼莊嚴的字眼！就我個人來說，我願意愛國，我希望自己能夠愛國，但我卻不敢說自己愛國。每當「愛國」這兩個字掛在自己嘴邊的時候，午夜裏便要捫心自問，究竟自己對國家盡了多少責任？愈想愈悚然，愈想愈羞慚。那些「時髦愛國」者，你們難道也不會自己好好地反省一下嗎？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第八一六期

國慶紀念專輯之四
——雙十紀念筆談會

破壞．建設

小思

一向，我喜歡讀中國近代史。有時，也執筆寫寫介紹革命事迹的小文。可是，自從中共文化大革命和香港五月暴動以後，我便絕少提及革命烈士、愛國等名詞，這只因為它們都被污衊了！

想當年，國族正在風雨飄搖中，一羣志士深深了解「國之不保，何以為家」的道理，於是，拋家捨命，朝着「救國救種」的大目標跑。他們也扔炸彈、也搞革命，但始終沒有離開過這目標。有些用腦汁、有些用自己的鮮血，為歷時二十多年的革命史，添上一頁又一頁。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滿清總算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似乎，「列強環迫，亡國滅種」的悲劇也同時宣告閉幕。我們曾不只

一次的為這個日子歡呼，我們曾不只一次的感謝志士們賜與中國新生命，但回首六十年家國，我們也不只一次的哀痛，因為：中國從一九一一年開始，就由一個悲劇跑到另一個悲劇中。

其實，國父孫逸仙先生早就看清楚，只求破壞與摧毀，是往另一悲劇裏鑽的重要關鍵，因此，他苦口婆心地向國人提醒：「先有了一種建設和計劃，然後去做破壞的事，這就是革命的意義。」但可惜，破壞總是輕而易舉，而建設卻行之維艱，如此，人們便全向輕易的路上擠，建設反而留下一片空白。這樣一來，當舊的東西被破壞以後，因為沒有新建設補上去，突然間，便出現空檔，凌空那能起架？於是，站不穩的悲劇就無可避免了。

現代，是個反叛的年代。「從事破壞」倒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許多人都不放過「破壞」的機會，希望憑着「破壞」證明自己的確幹了點「事」，但回頭看看五十八年來的中國遭遇，我們委實應該冷靜的想想，我們還欠幹甚麼？沒有建設計劃之前，徒然破壞，便換來了中華民族的病骨支離，無數同胞顛沛飢寒、血淚和流，不盡的游子翹首北望，老死他鄉，這教訓還不夠慘痛嗎？

際此國慶紀念，在慶祝之餘，讓我們翻閱「孫文學說」，看孫先生對國人忽視「建設」的嗟嘆吧？

「……多不知此為必要之事，遂放棄責任，失卻天職，致使革命事業，只能收破壞之功，而不能成建設之業，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悲乎！」

如果，我們還年青，我們還愛國，就在今天北向哭罷，拭乾眼淚，努力建設——首先建立自己；包括學問、思想、品格，再求建立新制度、新秩序。

破壞是很容易的，我們不必急着去幹，沒有正確目標而破壞，更是愚笨得可以的行為。

就為祖國留一把精良種子吧！珍重，珍重！

岑逸飛

嚮往

「雙十」又到了。

像中秋節吃月餅一樣，有人又在「製造」文章來慶祝了。慶祝「雙十」，已成了一種循例的習俗，很少人再會追問這個慶祝底背後的意義。加今，該是好好地反省一下的時候了。常常覺得，香港的年青人慶祝「雙十」，總有點不倫不類，不大對勁似的，只是自己又說不出所以然來。

我的感覺是這樣的：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青人，大都是淺薄的、無知的、坐井觀天的。所以，我總喜歡接近那些外地來的年青人，尤其是那些從大陸流亡來的。在他們面前，我便發覺自己好像缺乏了一點甚麼。這種「缺乏」，不是知識的，或者某一種經驗的，或者道德修養的，而是一種「氣派」：中國的「氣派」。

我意識到自己缺乏這種「氣派」，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過，那時候，我這種感覺不十分強烈。大概是因為我當初接觸的，都是老一輩的、五六十歲的中國人。沒有他們那種「氣派」，我有我的解釋：時代不同。他們經歷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等，而我們卻缺乏了這種經歷，因而也就沒有這種「氣派」了。

直到有一次，我才發覺這不是「經歷」的問題。那一次，我被邀請聆聽一個剛從大陸跑出來的紅衛兵的講演。他只有十六七歲，滔滔不絕地說他的故事。我靜靜地聽，偷偷地瞧，忽然間我覺察到他很自然的流露出那種「氣派」，那種我以為只有五六十歲的中國人才有的「氣派」。時代雖然不同，那種「氣派」卻依舊，霎時間我頓悟到這種「氣派」是由中國大地所孕育滋生的，沒有在中國大地上生長過的

人，這種「氣派」無從有。霎時間我感到失落，一種強烈的自卑感從四方八面向我襲來。

也許，有「氣派」的人，才有資格慶祝「雙十」。沒有「氣派」的人，如果也來一個「東施效顰」，那便是「硬裝」，硬裝出來的感情便是「假」。倒不如像香港許多其他的年青人一樣，拿着結他，唱點流行歌，管他甚麼「雙十」不「雙十」，這樣還來得「真」、「純」。

然而，即使我沒有這種「氣派」，我還是嚮往這種「氣派」的。而這種嚮往之情，也不能說是不「真」。同時，我這種嚮往之情，也希望能普及到每一個香港年青人的身上。在香港，要有「氣派」難，要有「嚮往」則不太難，只要多讀點中國書，多欣賞一點中國的哲學、文學、歷史等等就行了。

對於「雙十」，我也不敢說「慶祝」，只能說「嚮往」。

我們這一代的根

黃子程

我說：我們要做這一代真正的中國人，我們不要做現實中生活中的中國人，我們要在文化上、自覺上做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我常常覺得，我們的青年就肯相信自己是失根的蘭花，而歷史文化擺在眼

前，卻不曉得這就是我們的根。我們不落實在中國歷史文化的根上，於是，我們只是一個生活上現實上的中國人而已。

我說要自覺，是因為這才有真情，這才有誠意，惟有這份真情，我們的歷史文化才可以創造。而事實上，香港的中國青年仍然有自覺意識未開展者。而且我這樣想：中國在這些年頭，就太寂寞了。即使在國慶日，報上有殷紅的雙十報頭、講臺上有那國慶演說、窗外有國旗飄揚，而中國依然是寂寞的。即使中國製造的武器熱鬧起來，但真正的中國依然寂寞，而且更多寂寞，簡直是孤獨了。難怪有人嘆息：「中國甚遠」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寂寞着，歷史人物寂寞着，泥土河山寂寞着。因為沒有人去繼承她的歷史文化，所以寂寞着。因為沒有人為我們的歷史人物繼承其理想，所以寂寞着。

所以，請我們不要逃避吧！自覺起來。一切的藉口將不成為藉口，不要把深藏着對中國的戀情苦於無作為無表現而苦悶而沉默而逃避。只要自覺，我們從生命中發出真性情，不再茬弱，不去自卑，拿出我們的誠意來。於是：我們自然不會僅止於個人學問的追求、人格的修養，這只是人的本分，我們要做一個中國人，不僅做一個人，我們要一點一滴的去創造中國的歷史、文化。不要惆悵於昨天歷史的血

淚！從嚮往我們的文化，再創造我們的歷史文化吧。

不止於熱情，拿出大家的真情，即使輕輕的呼一聲：

「中國！中國！」

雙十節懷先烈

陳特

今天是十月十日，想起這一個節日所含的意義，不禁使人感慨萬分。五十八年前，為了推翻滿清，締造新的中華，擲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們何止千百；懷一死的決心，拋妻棄子，犧牲個人家庭溫暖的義士更何可勝數？但五十八年後的今天，中國分裂為二，無數中華民族的子孫流浪於海外，托庇他國，只為求一日之溫飽，一息的自由空氣。先烈們地下有知，將不知如何嘆息。

先烈們甘願犧牲一己的生命、一家的幸福，推翻數千年來的帝制，締造民國，不外下列幾個目的：第一，使中國每一個人的尊嚴都獲得保障，不再受專制政府的摧殘；使每一個人民，都不再做統治者的附庸，不再為少數專權者所魚肉。第二，在人人平等、人人的尊嚴都得到保障的情況下，中國的每一個

人都有接受教育、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創造力，擴展個人人格的機會。這樣，當每一個國民都自作主宰地擴充自己、放出生命的光輝、開出智慧的花朵的時候，中國得以成為一個充滿光輝、充滿熱力的大羣體。中國的文化得以有新的創造、新的發展。第三，在每個人發出生命智慧的光輝，社會充滿創造力的情況下，中國得以真正富強起來，在世界上得以為他國所尊重，和其他民族共同合作，謀求全人類的幸福。

這是當年先烈們的苦心，是他們擲頭顱、灑熱血、犧牲一己性命、一家幸福所爭取的目標。但到今天，這仍然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人誰不愛國家？人誰不願回歸到自己祖國的土地上，在自己社會的懷抱裏發育成長？人誰願意流落他鄉，仰他人鼻息？我們這些聽過千萬遍有關黃河長江故事的人！這些從小就夢想一見西湖泰山的遊子！我們幾時不曾希望，有一天，能回到這些親切得如同自己血脈、如同自己髮膚的山川旁邊。用自己的手足身體，撫摸它們、擁抱它們？然而千千萬萬的人甘冒生命危險，離開這可愛的大地、可敬可親的山川，寄居於一隅之地，豈真是自甘下流？自甘墮落？只為當年先烈們所奮鬥、老百姓們所夢求的目標仍然渺茫，仍然遙遠無期而已！當那一天，在中國的大地

上，每一個人都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氣，每一個人的人格都不再遭受到踐踏；當每一個人都能自作主宰地發展自己潛能，為社會國家服務的時候；就在那一天，我們相信，所有中華民族的兒女們都會回歸，自動地回歸，不需要旁人的勸說，不需要他人的強迫。是何年何月的這一天？我們在等着。我們相信，這一天終會到來！

兩日無光

胡菊人

陸離，你第一次通過戴天叫我一定要寫一篇文章，我說實在想不出甚麼可寫了。第二次你又打電話來，我仍舊回答說：沒有甚麼可寫呀。第三次你又說，一定非寫不可啊！我說：叫我寫甚麼呢？將近十年來，每年雙十，都要寫點甚麼的。你我同事的時候——都在《學生周報》，那時候我每年一定寫篇文章，而你反而很少寫。現在倒轉來，要你迫我動筆了。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子，我仔細想了想，真是沒有道理哩。

現在老了麼？不見得吧。現在對國家不再關心了麼？恐怕也不對。再不熱情了，再不純真了；理智

了，世故了，理想死了。一定有人說，對呀，對呀！

也許是的。然而，老實告訴你吧，對於辛亥革命的志士，我現在只有一個「悲」字，那種悲，使我覺得頓失所在了，要說也說不清楚。就像一片落葉，驀地沒有了根，沒有了關聯，也就是人們說的，像掉在逝去的流水裏一樣。人們一定說，你不應該呵，你應該回顧呵，但它還要兀自流逝，完全聽不見了。

歷史就這樣的過去，我感到歷史就像一股不可遏止的逆流，任何人的力量，都很難對它抗衡。你說吧，你儘管說，先烈的血漬還是這樣的鮮明，陳天華、林覺民、秋瑾，他們，還在對我們凝視呢！是呵，我也看見他們的眼睛，像利刃一般直指我的心魄，他們的聲音把我從醉中振醒，我真的情願跪倒在他們腳下，或者，乾脆就橫刀自盡吧。

盤古華年的雙聯，你還記得麼？「盤石寄家國」是W寫下的，然後P加上「古道熱腸，灑血寧無地」，下聯最後五個字怎樣也想不出來，虧得你靈機來了，說：「揮毫別有天」。我們都要——或者都曾有這心願吧——為家國洗血的心願，卻找不到一片染血土。於是只有「揮毫」了，像你現在一定要我

寫篇文章，但——真的是「別有天」麼？

你記得麼，那年《中國學生周報》慶祝雙十，把十二光輪當中的「白日」印成「藍日」了，於是費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幾十個人用毛筆和白粉又把二萬個藍圈填成白色。現在我們國家的「象徵」，都有兩個「日」，一個是紅的，一個是白的，都沒有陽光的溫暖。陽光在甚麼地方？不見啊。你一旦告訴我陽光的來源，我們就有所追求，有了方向了。辛亥革命對我們就有了意義。

中國將會變

古蒼梧

我的近代史教授臨行時說：「世界的政治一定會變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會變得更平均；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也會變得更開放、更民主。中國的政治當然也會變，不變就不可能生存，這是時間的問題罷了。你們這一代是幸福的，因為你們將會看到中國的變。那時你們都可以回老家去，都可以去登泰山。遊西湖。」假如中國未來的發展，真的像這位教授說的那麼樂觀，那麼我們實在不必那麼彷徨，那麼失落；因為我們目前的處境；只是坐以待變罷了。事實上如果我們不像教授那樣想，又該怎樣想呢？

再來一次革命嗎？創口剛復元的中國，不能再流血了，我們只好讓時間來恢復它的常態。

所以，目前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分忍耐而已。

我不慶祝國慶了

披圖氏

砰砰砰！慶祝國慶！

鑼聲震天，金鼓齊鳴，觥籌交錯，此慶祝國慶乎？

我們有七億同胞，生活在核子塵與戰無不勝的思想之下，何慶之有？

還有一些同胞，棲於「留髮不能遊」的寶島之上，何慶之有？

我所見的同胞，寄居於米字旗蔭下，何慶之有？

還有更多事實要說明這個國慶不是國慶，只不過是歷史上的一個大日子罷了。

自從辛亥革命的十月十日以來，究竟有哪幾天是我們中國全部國民得以快快樂樂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過日子？

大家都知道這個答案：「沒有」。

辛亥革命，留給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個夢想。

每年的雙十節，也留給了我一個夢想。

終有一天，我們慶祝的將是全球自由和平，而不是慶祝國慶。

雖然夢想始終是個夢想，但它令我生活愉快，使我暫時忘記現在各國人類的痛苦。

當我想到會有這一天的來臨時，世界上便應該沒有了種族歧視。因為一天有種族歧視，便一天沒有和平與自由。

若有種族歧視，一旦黑人走進白人的餐館裏，那會有和平嗎？黑人的自由又去了哪裏？

慶祝人類自由和平，實在比慶祝國慶有意義得多。

更何況，這個國慶實在不應快快樂樂高高興興的度過。

想想：我們有許多同胞仍然生活在一個極權政府的統治下，那辛亥革命又與他們有何相干？

那麼應要怎樣度過雙十節？

自愧沒有資格「指導」你怎樣過雙十節，但我有我自己的一套。

我會念念孫總理的遺囑，再花些時間想想，便會繼續如常的勞勞碌碌過了這一天。

我會想些甚麼？我會想想我究竟有沒有想得對，想想為甚麼廿世紀的今天有些人還是沒有自由。

我相信人類如果不濫用權勢來剝奪人家的自由，天下將會太平。

統治者如果明白生死之意義——生時要令人快樂，死時人家替你可惜（像甘迺迪或林彬），那麼他們便不會去把人民奴役了。

但如果早就是這樣，也不必有辛亥革命了。

雙十節那一天，讓給那些「愛國人士」去慶祝吧，我會像平日般希望全人類將有自由和平的一天，正如我早就忘記了自己的生日，也忘記了聖誕一樣。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第八九九期

個人？香港？中國？世界？

——香港華籍青年何去何從？（專輯）

我是中國人嗎？

凌杞若

我曾經這樣問過自己：我是中國人嗎？

如果你把我這個問題，扯到民族意識、民族道德，或者民族責任上面，那不是太複雜了嗎？我只是對自己懷疑：我長着中國人的黑髮、黑眼睛、黃皮膚；我有一個中國名字；我平日談話用中國方言，吃的是中國米——但我有多少時候，或者曾經在甚麼時候為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驕傲過或失望過？

我知道中國有湖南、四川。但我上了六年中國歷史、四年地理，敲穿我腦袋也記不牢，指不出哪處是河南，哪處是湖北。「中國的地圖，形像一塊桑葉。」地理先生說。所以，中國地圖對我就只像一塊

桑葉——有高山、平原、流水。再沒有其他（沒有中國的人民）。

中國的歷史嗎？

夏而後商，商而後周，井田制加封建制加宰相等等，便是我對中國古史的全部認識。中國的近代史嗎？是一條條中國議和的條約，一塊塊中國割給列強的領土。就是如此簡單。不管捷克人怎樣頑強抗議蘇聯的壓迫，我讀到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半點激動或憤恨也沒有，我連起碼的「淡淡的哀愁」也沒有。我安靜得可以用「派克」墨水筆把講義記在大丸買的筆記簿上。

我好像讀着人家的歷史。

十七歲那年，我到人事登記處換領成人身分證。填到國籍一欄時，辦事人問：「你在香港出世，是中國人或是英國人？」我當時幾乎笑出來。他似乎說在香港出生的人，做中國人、英國人，隨你的便。「中國人。」我回答。那種口氣，沒有半點自豪，非常 As matter of fact 的。事後我想：假如我填英國國籍，我算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

六七暴動以前，我曾經有好幾次入銀都或者普慶看大陸出產的電影，當毛澤東在銀幕上出現，觀眾

中便有人鼓起掌來，呼叫起來。頓時，我會感到無比的煩厭、侷促、不耐。

但當我翻看臺灣出版的書，每當作者寫到「領袖說時」，也會使我同樣反感，並且覺得很好笑——因為我想起領袖牌蝦片。

中國國歌是甚麼調子，填了甚麼字句，我不知道，也沒有嘗試去找來看看。但我曉得唱英國國歌，因為在官立中學讀書時，周會或畢業典禮上要唱的。每當司琴的人彈出1127的時候，身便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

有一次，我莫名其妙的想：假如有一天，我能回到中國去，吸引我的是中國的山水，還是中國的人？回去後，在中國大陸生長的人，會用甚麼眼光來看我們？我們又會怎樣？他們又不會說廣東話，我又聽不懂國語，怎辦？

又有一次，我問我的中文老師，香港人是中國人嗎？他回答：「很難說。憑你自己的態度。」憑我自己的態度？我該持甚麼正確的態度？

中國對我，不是一個回憶，也不是一件新的事物，它只是一個個模糊又極之模糊的意象，所以我

問：我是中國人嗎？

何處是吾家？

香港大學．陳國華

最近，K顯然是迷惘極了，問他原因何在，原來是關於香港知識分子的歸屬感問題。以他看來，無疑，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在追求一種民族性或地方性（其而至國家性）的歸屬感，往往失敗。這就是由於政治立場的分異及文化的不同所產生的影響。今日的兩個中國政權，各帶着不同的政治口號，施行着相斥的政策。而身為中國人，生於一個在地理上與中國不可分割，但政治或文化上卻不完全受到中國所及的地方，試問，哪能尋出一個適合的歸屬感？你若說是歸屬於中國的，那麼除了你有中國血統，曉得讀與講中國語言外，又有甚麼事實足以支持你是必須歸依中國的。若說你是屬於香港的，而不屬於中國的，則問題就是你怎樣才能對香港發生一種同體認知作用。這一連串都是極難解答的疑問。

也許，國家民族性的歸屬問題被過分強調了。這也是造成世界戰禍連天原因之一。希特拉強調民族優越性的後果，不外是一場世界大戰。清代以天朝自居的世界觀，間接導致列強侵華。雖然民族及國家

之歸屬感無疑是重要，但歷史發展的悲劇告訴我們，這是不能太過分強調的。

人是應該有其身分或歸屬的。人之為人，在於個體間有着不同的本質，人的「身分」問題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對應問題，推而廣之，是個體與社會的對應關係問題。對這種決定人際關係的「身分」問題，人應該採取一種視它為冒險性的挑戰，而不是一種限制，這種挑戰並不一定導致人生意義的真諦，而我們只能面對這種挑戰，運用着你認為適用的知識和冷靜的態度去分析這種挑戰。或者，你需要很久才能尋到部分答案，但不用迷惘，你會尋到你的歸屬的。

我是香港人嗎？

方琪的意見（方琪，中文大學社會系二年級生）

在此時此地，我們不能否認我們是需要向一個地域或者文化認同的。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的地域觀念一向甚重，比譬在香港出世並且受教育的人，他們在地域環境下是甚麼人呢，而在文化上又應該是甚麼人呢，我自己感覺到，他們對中國土地是沒有感情的，他們實際上沒有和在中國土地居留的

人認同，如果這點估計正確，那麼他們一定對居留地產生歸屬感，即承認為「香港人」。至於能不能參與行政權利，則這點當然要自己去爭取，既受居留地這麼多利益，把自己的能力獻之於社會，這是應有的責任。

呂崑的意見（呂崑，港大一年級文學院生）

在談論香港人歸屬感的問題，我首先有如下的幾個發問：一、為甚麼這羣人要作這個認同呢？二、究竟這個歸屬感需不需要呢？三、怎樣去認同一個社會或者組織呢？

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亦談論過上述問題，我就試描述其中經過。我們舉出了幾個可以歸屬的地方，例如香港、中國、世界，甚至自己。如果要我選擇其中一個歸屬，我就會首先考慮歸屬後的後果問題。假使那一種歸屬感對我而言有利，我便歸屬於那一個。但我的朋友卻諷刺我這種手段往往是矛盾和模稜兩可的。當面對如此問題，有時用情感來判斷是比較準確。因為情感的來源是由於某種同體認知的感覺，例如文化。如果有人認為居留香港便要歸屬香港，則我個人認為，這除了以純情感判斷之外，後

果的考慮亦不可避免，究竟香港這樣的國際地位，會不會在我們有生之日改變呢？假使改變，我們又應該歸屬哪處呢？總括來說，就是我們永久的歸屬是甚麼呢？

上面總結了怎樣去歸屬一個社會的問題，至於其他的兩個問題，我相信是不需要再行曉舌了。

陸文強的意見（陸文強，港大一年級社會學院生）

首先，我得舉幾個有趣的例，假如一個人他是狹窄的向地域認同（indentify），如此，居住在北角，則會稱自己為北角人；生於贊育醫院，則會稱之為堅道人！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一個人他向環境認同，如此，在與民政司署合作的時候，他定會說自己是香港人，在某國侵略中國的時候，他憤然回國效忠，則又可能稱自己為中國人。或許我這樣說有人會認為根本認同本身是有衝突的，但我亦可以解釋。假使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世界觀，把本來為了行政方便而設的國界在觀念上打破，那麼身分的認同便沒有衝突了。如果再在此時他又發現認同這回事的時候，這只是作用的需要罷了。由此觀之，認同只是一個功能（functional）問題，而非價值問題。

周魯逸的意見（周魯逸，珠海歷史系一年級生）

在座都是中國的同學，所以我認為究竟我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或者香港人，都可以用一個前提為答案：究竟在個人心目中，承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地方。如果承認，雖在香港受教育，雖在香港長大，雖和在中國本土居住的中國人有不同之處，亦不過是由於一些外來因素或者變化使然。既承認，便是中國人。反之，不承認香港為中國地方，則因居留香港，亦可以稱自己為香港人！

一九七零年一月二日第九一一期

問你自己能為國家做些甚麼

——更多的讀者談「香港華籍青年何去何從？」

我是中國人

中國青年

我是個在香港長大，受英文書院教育的青年。一直來我都認為自己是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我對現時在中國大陸和在臺灣的執政政權無好感；我對中國地理、歷史不太熟悉；我聽過中國國歌（父親唱給我聽的），但不會唱。但這些不使我懷疑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分。

我認為在中國土地上的不一定有歸屬感，同樣，不在中國地域的也並不一定沒有歸屬感。其實，「歸屬感」對我來說是個空泛、抽象的名詞，不談也罷。

我是中國人因為我承受了我父母的中國人的特徵。在西風的洗禮下，我仍保持了大部分的中國傳統

生活方式，在思想上仍有着中國人的較保守、較矜持的一面。當我聽到美國故總統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給你甚麼，問你自己能為國家做些甚麼」時，我會想到我該為祖國——中國盡些甚麼力。

從升上預科班後，我就沒有上中文課、讀中文的機會了。現在的書本、筆記甚麼都是英文的，但我從未問自己算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

反之，我開始覺悟到對中國文化知識的淺薄，省察到自己在今後的日子裏對中國應盡的責任。於是，在課餘我會拿起中文雜誌及書籍閱讀，關心中國的時事，日記改了用中文寫，參加國語學習班；常自動的與同學談及中國的問題，互相發表各人對中國的認識。有平日打扮得西化，讀外國文學的同學，在談及此方面的問題時，很有見地的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對自己的國籍沒有懷疑，對中國有着赤熱的愛心。當然也有碰到話不投機者，不知是想標奇立異，還是崇外心理作祟，三句不離甚麼自己不再歸屬中國之言。或是一些思想立場未定的人，只會多愁善感的埋怨自己命運之不濟，不知何去何從。見到這些人，我越對亡國幾百年終於立國回鄉的以色列人敬佩。

所以，我不感到自己的處境尷尬，我只覺得在這個時候應該努力於學業，充實自己，使自己得一技之長，在不久的將來為自己的同胞付出自己所得的，在祖國也好，在香港也好。我以為，為中國同胞服務是自己對中國應盡之首要責任，中國還不是由她的人民所組成的？

所以，香港的中國青年不要空口嚷着何去何從，而要靜下來認真的想想如何利用自己所學所得貢獻於組成中國的中華民族。另一方面，我們所需求於年長的一輩的，不是些憐惜的說話，而是有力的鼓勵，引導我們達上此理想的道路。

一九七零年一月卅日第九一五期

從日本電視片集說到愛國

小思

從前聽上一輩人說，日本在侵華之前，老早已經做好準備工夫；就是做母親的，會做些可口的中國東北地方食品，讓孩子們吃。可是往往只給一丁點兒，待小孩吃得滋味，要再吃的時候，母親便一派良言說：「乖乖，咱們日本沒有那麼多好吃東西。要吃，喏！長大後去東北，那兒多的是，記住啊，一定要東北！」於是，在這種「洗腦」教育下，成長了的日本人，就覺得「要東北」是天公地道的事，就是拚死也是應該的。對於這件事，我總認為工作過程十分艱鉅，因為首先要教育所有母親都這樣說話這樣教育下一代，已經困難得不能想像，但，畢竟日本人就做了出來，他們在野心驅使下的能力，真叫人吃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大眾傳播工具的發達，給了人們許多方便，尤其是電視能把形象具體化，使人過目不忘，受了深深的影響，還不自覺，那是多不可思議，多神奇的力量啊！一個聰明的政府，一定懂

得利用電視教育，但絕不是蠢得打起個「電視教育」的大招牌，鳴鑼響道的說：「我來教育你們了！」因為如此，不過叫人心理上快些做好抗拒準備，反效果倒會應聲而來。日本可怕的地方，就是有野心，又有小聰明，憑在香港能看到的電視片集，算我敏感，他們已做足了國民教育的工夫了。

不知道喜歡看日本電視片集的同學們，有沒有注意所有片集都有一個顯明的共通點，就是必有一個或一堆十分十分忠心服從主人、師傅、教練、領袖的人。《Q太郎》服從主人，《柔道小金剛》的繆志豪對他的師傅、《青春火花》的排球選手對她們的教練、《智勇雙全》的祕密警察對他們的領袖，竟是完全一致的，毫無怨言的服從。而那些主人、師傅、教練、領袖，又有一個共同的個性，就是表面冷得很，要在他下面的信徒不斷地吃苦，為的是要完成「勝利」的目標，而內心卻往往溫情萬種，對信徒們有說不盡的憐愛。相信這些共同點，絕不是巧合的吧？

「國家今天要你們捱苦，鍛煉自己，的確是苦一點，但為了爭取對外的勝利，你們必須忍受，你們必須忍受！為了國家、民族、對外的勝利！」日本政府就通過電視教育了下一代日本人了。我看着《青春火花》，就直覺「立木大和隊」是「日本大和民族」的代名詞，她們的不計死活的苦練是「神風自殺

隊」的陰魂復現，馬志教練是少壯主戰派嘴臉。香港小孩子看了頂多鬧起玩排球熱來，但日本小孩子天天「浸」，恐怕就不簡單了！

人家怎樣教育自己的國民，我們當然管不着。不過，人家教育的內容，含有濃厚征服、仇外意味，便不應不提高警覺了。片集裏的主角，永遠是為對外而努力的：Q太郎曾經打敗了由美國來的搗亂小鬼，繆志豪對抗外國選手、日本祕密警察擊倒外國特務，到《青春火花》便要得到最高榮譽了。我們中國在它隔鄰，正好地大物博，百多年來又老不爭氣，日本早把我們列為最佳侵略對象，絕不會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而把這分野心淡忘的。記得早幾年前，左舜生老師就對我說：「將來世界第一等強國是在亞洲，日本這可怕的國家，一定死命要爭的，它對中國是不懷好意。趕快好好了解它，讀日文吧！」又有一次，剛巧是日本明治維新百年紀念，他老人家要到日本去，他說：「我要仔細看看他們。我老了，可是依舊放心不下。你也去看看，如果跟我同去，會看得清楚點。」真對不起左老師，因為到今天，我還沒學會日文，而那時候又因沒有錢，更沒有時間跟他去日本走一趟。如今，眼看日本在經濟上的強大，在我國版圖上做的手腳，再看人家訓練國民的方法，仿佛要把國民變成火力充足的導向飛彈，

只要領袖按鈕，便支支正向目標衝去。而我們呢？居然在毫無教育目標之下，盲目爭取毫無目標的自由，正像散沙一盤，自由得大風一揚，便四散飄飛，那種「自由」，與人家有目的的「不自由」，相比之下，我們的危機就太大了！

自從釣魚臺事件發生，我們都被露出的炸藥引線驚醒，青年人的愛國心也勃然動了。對日本的野心憎得要死，於是，一下子示威、抗議、抵制日貨，全都出來了。這沒有甚麼不對，只是，這絕不是抗日的全部行動！讓我舉個例子說說罷！我們都憎恨癌症病菌，因為它令我們喪失生命。但，我們對細菌的態度該怎樣？當然要想辦法避免它，更應該想辦法消滅它了。單靠憎恨，是推不開、避不了細菌的。必須好好了解細菌的內部結構、病源、特性，然後才可以找出消滅或抵抗的方法。還有更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情況，檢討自己的弱點，好好保養，這才是知己知彼，才有可能百戰百勝。從現代史裏，我們可以發現，我國抗日中堅分子，多是最有研究的日本通，或曾在日本留學的歸國學生，這就證明，「要抵抗敵人，必先了解敵人」的道理。所以，當我們慷慨激昂示威回來，放下抗議標語之後，如果真的有心愛國，那就還有許多工夫要下。多讀點書，多客觀思考，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弱點，人家的長處，找出

自強抗敵的方法。在憤怒之下，扔掉日本手表，砍爛日本原子粒收音機之後，再研究一下：日本人憑甚麼本領，在當初能叫我們掏腰包買他們的東西？或甚麼方法，可以倒過頭來要人家都非買我們的出產不可？這不是更有意思麼？讀書自強，這是有效的救國之道。當然，這條路是十分艱苦的，遠比不上「示示威，喊喊口號」來得易辦有趣，但我相信，任何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很樂意走這條艱苦的路，讓我們努力吧！

順道，我在這兒要交代一下，沒有提筆寫中國近代史或現代史淺說的原因。真的，一直我以為自己讀了不少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也知道了多少現代史的故事。可是，近幾年來，多看點書，多聽長輩的心得，才發現自己實在知道得太少了。甚至，最令我驚訝的是，從前在歷史書上談到的，和事實竟有那麼大的差異，有時同一件史實，卻有着兩個幾乎相反的記錄。這樣，我總不成把自己還有懷疑的，未證實準確性的資料，胡亂抄一遍下來，刊在報上給同學看？但我願意繼續努力，多看書，好待將來有機會，能把這個題目寫好。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日第九八九期

七十年代青年之——青年的歸屬感

討論員：

劉椒馨（主席，簡稱劉）社會福利署青年工作組職員

陳國泰（陳）聯合書院社會系應屆畢業生

沈宣仁（沈）崇基學院文學院院長

黃宏發（黃）聯合書院公共行政系講師

陳婉瑩（瑩）中文大學社會系研究生兼助教

劉：我們時常都聽見「歸屬感」一詞，但不知道究竟「歸屬感」是甚麼東西？

陳：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與「認同」（identification）有密切的關係。歸屬感是理性的選擇加上情感的投入，歸屬感是自發的，不受外力壓迫或施與。

黃：我大致同意陳國泰的說法。

瑩：我不大同意。我以為客觀環境也非常重要，可以影響到我們的歸屬強度。歸屬感應該由人與外在環境互動（interact）下而產生。

沈：或者我們由相反方向去解釋歸屬感。如果一個人沒有歸屬感的話，他就有「割離」的感覺。

黃：不過，我以為歸屬感的對象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對象一定要受認同者所接納。每一個人皆有歸屬感，所不同者只是程度方面的參差。有些人只對家庭有歸屬感，有些人則對區域或國家有歸屬感。

陳：歸屬感是怎樣來的呢？我總以為情感是重要的一環，比喻某地方產生困難時我們可能投入困難之中，透過接觸而產生感情。可是有時候可透過消息傳送（communication）對某人或地認識，於是產生感情。但很多時理性是需要的。理性並不是單要見到才相信，比喻說我們沒有回中國大陸，但從中國文化的接觸之下，就可能對中國產生歸屬感。香港與中國是沒有完全脫節的，中國的衰危、快

樂與我們有十分切身的關係，這是香港人對中國產生歸屬感之起點。

沈：香港的大學生有一些矛盾——在同等強度的理性上和情感上。我很想知道在座營友之中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還是以香港人為榮？雖然香港的青年人不以榮辱作為區分，但在美國有些青年人以自己是美國人為恥。再說，如果一個人不願意作為殖民地下之民，則他會恥為殖民地民。

劉：國籍與歸屬感的關係如何？

沈：「香港中國人」此名詞是非常有趣的。我是從菲律賓來，但我不是菲律賓人。我是菲律賓的中國人。

瑩：香港與菲律賓是很不同的，在菲律賓的中國人可以完全不關心菲律賓政府，因為菲律賓政府是菲律賓人的。但香港政府卻不是英國人的。我們要關心我們的政府。

陳：在本質上歸屬感應從文化方面來看，也是分事（role）與地位（status）的問題。中國人接受的應該是中國文化，但是香港中國人接受的卻是中西文化，而二者之間就可能產生衝突了。以七．七示威為例，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應該去示威，但是作為一香港人，你則不應該去示威。

瑩：我不同意你的意見，空口講白話是容易的，問題卻是我們為甚麼要談歸屬感這問題？因為談了這問

題之後，會對我們的實際行動有非常大的影響，在行動層次上可能看得更清楚。我不同意陳國泰說七．七示威事件之中，香港中國人有分事與地位的衝突存在。因為身為香港的中國人有責任去努力改良香港社會，而七．七示威就有要求民主的意義存在。

沈：香港中國人的歸屬感是非常複雜的。

瑩：如果我在香港宣布自己是中國人與在菲律賓宣布自己是中國人，則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之不同的。在菲律賓，要宣布自己是中國人就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但在香港卻不同，我們可以無須付出代價和責任就可以大談自己是中國人及如何如何地愛國，愛國可以成為一種藉口。

沈：非常贊同你的講法，我忽然想起一句說話：「愛人易，愛你的鄰居卻難。」

瑩：我不相信愛香港與愛中國是有矛盾存在。我們不應孤立香港而說，一談到香港問題，就不能離開中國。

黃：二十多年後，歸屬香港與歸屬中國就會產生矛盾。

瑩：接受與歸屬一個政府並不表示完全同意其政策。如果覺得某政策不滿意，羣眾就應起來反對。問題

是羣眾可能與政府產生「割離」（alienation）的現象，而此現象可分三階段說：一、無能力（powerless），感到無能力改變社會，覺得自己不是這地方的主人；二、無意義（meaningless），於是感到這個政府對自己沒有意義；三、孤立的感覺（sense of isolation），最後在感覺上孤立自己，不理會政府及社會行動。

臺下：我以為歸屬於某地最主要是向政權的歸屬。倘若大陸、臺灣及香港是同一政權的話，相信我們就不用時常談歸屬感的問題，可嘆是香港的青年人對大陸、臺灣、香港的政權都感到不滿，於是就不可能死心塌地向某一政權歸屬，所以當別人問我們是甚麼人時，我們抬出「中國人」三字，如果再被追問下去，我們很多時就不知如何答，露出尷尬之情。並且香港政府盡量使香港人對政治冷感，使到大部分香港人含糊地生存下去。生長在我們這一代的青年有些逃避，有些則苦悶，這是多麼悲淒。

陳：歸屬感有三方面的作用：一、除了感情方面的施與外，歸屬感也可以使人用實際行動積極地去追尋。二、有了歸屬感之後，就可以堅定我們的選擇。三、將個人擴展（extension of oneself），使

到人生更覺充實。

沈：贊成陳婉瑩說在行動上要有能力、有社會意識及政治意識。但是香港青年人忽略了香港的特殊意義。如果他們知道了香港在亞洲的特殊地位，他們就不會那末隨便。事實上現今香港與五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香港完全不同。香港不再是一純殖民地，只是我們找不出一個特別的名詞去表示其特殊的身分。香港的青年人應該對香港的將來抱有希望。

瑩：殖民地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我們不應該空談歸屬，必須要有實際行動。倘若我們對某現狀不滿意時就應該透過參與使此現象更被認識。否則此現狀便不能被改變過來。總括來說，先要有了解，才可以有關心，最後才會產生歸屬感。

陳：我們應建立起健全的（即不是分歧的，也不是破碎的）認同，否則此認同是無意義的。要有健全的認同先要有良好的認識。認識的途徑可分二種，其一是親身體驗，其二是利用資料。

沈：香港的青年人似乎十分消極。但我們必須相信香港是一個重要城市。我們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應該努力於香港，使之繁榮。我們不要視香港為一個「未釘蓋的棺材」，等着別人接收。香港和臺灣都有

相同的命運——成為中國的自治區，有極強的獨立性，但慢慢地她們又會歸納回中國去。如果，我們仍然消極地生存下去，仍然不負責任，則在任何政權之下，香港人仍然是一羣殖民地下的居民，願意將自己的命運受別人操縱。因此香港居民應該努力爭取。中國大陸與英國不可能完全左右香港的命運。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二日第一零零五期

歷史悲情

!孩女的運幸

頭她使,樂可口可的凍冰瓶一●
解好備預已她,快愉神精,醒清腦
對,題難理地的出提友朋次下答
備準的份充了有也,試考的天明

怡神你令最

人製監約特司谷樂可口可
司谷限有册註國美廠水汽港香
7C-426-2 C

淚眼看悲劇

王明

讓歷史為你們作證

千古慘劇的難胞逃亡事件已成過去，呻吟哀號的聲音在黑夜長空慢慢低沉，邊境的蒼山野嶺又復歸於平靜。千萬中華同胞流灑過的血和淚，將隨着太陽的蒸曬而湮滅，餓斃山頭的屍骨將在風雨交侵中腐毀，一切辛酸和慘痛將隨風而逝。

慘遭遣回的千萬難胞，因求生存、求食物而死的逃難者冤魂，身受妻離子散、骨肉分離之苦的同胞，你們的悲苦淒絕的命運，現在還有誰憐？悲劇已經落幕，羣眾已經散走，眼淚已經流過。看來，只有「歷史」能為你們作證，只有歷史能為你們說話了。

一切已太遲了

英政府不顧世界輿論的指斥，無法貫徹維護人道原則，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源源將難民送返大陸。最後通過與極權奴役的中共的交涉，成功地遏止了飢餓的狂流。本來，英殖民地的婆羅洲，是尚待開發的廣漠地區，但是，英政府是不會考慮將難胞送去的，因為難胞絕大部分是「未受良好教育、又無技術訓練的飢民」。英外交大臣說過了，沒有一個自由世界的政府是願意收容難民的。因此亦懷疑其他政府的呼籲和承擔救助責任的誠意。

實際負有救民之責的國府，先是研究、呈請和呼籲，繼而宣稱容納一千難民入臺（這一千人是早經申請赴臺的香港居民）。待各方交相指責臺灣應負救助責任時，才宣布願接納所有難民入臺，並撥千噸白米救濟。可是那時難民狂潮已被控制，英政府自然不會接納。這樣的遲遲行動而又「欲語還休」，更未與英方直接談商，遂不能不令人懷疑其「承諾責任」的誠意。國府如早一星期宣布，毅然負起全部救助責任，慘劇或許不會造成。這次行動如此緩慢，且當初一再強調臺灣已有人滿之患，是令人萬分失望的。

美國政府宣稱願意撥款救濟，協助運輸工作，並放寬中國難民六千人入境。但此六千人亦是早經以移民法案申請赴美的香港中國人。加拿大願接納一百戶，阿根廷、巴西說只需要技術人員，多米尼加稱只可容一、兩百人。這些國家的態度是受人歡迎的，但顯然都沒有大力救助的決心。

聯合國推卸責任，澳洲一聲不響。澳洲「地大物博，人丁稀薄」，一再的鼓勵歐洲人移民，但歐人多不去。為了維持澳洲的「白人天下」，而置人道於不顧，令人痛惜。

但是，就算這些國家能容納難民，現在，一切都已太遲了。呼籲、救濟、移民，都已無用。悲劇經已形成，中共的鐵幕再次放下了。有人預料有第二次逃亡，難胞們敢再來嗎？經過這次自由世界的殘酷對待，他們有信心拚萬死再來嗎？

為防堵從極權統治下逃亡的難民，西方有一道牆，東方也有一道牆。西方的牆是極權者築的，東方的牆（軍警和鐵絲網）是「自由世界」築的，對待難民，一是搶救，一是送死，西方人與中國人，其人命價值竟如此懸殊嗎！

劫後辛酸淚

記者自逃亡之狂流發生以來，每天都到邊區採訪，或派送糧包。在封鎖禁區以前，山嶺上、樹叢中、溪水旁、馬路上，到處都是匿伏着或被拘捕了的難民。救濟的車輛，攜着糧包的人羣，一批批此去彼來。新界鄉民對難民亦敢予以救助收容。但自禁區封鎖，英軍出動，居民被告誡最好不要救濟，予以糧包，又受英軍警犬的搜捕，馬上陷於絕望的境地。不是受拘捕，就是要餓死。廿三日記者入粉嶺軍地村，一位熱心鄉民異常憤慨地告訴記者：就在對面山上禁區內（軍地菜站之北面山地）有一批東莞籍難民共十一人，其中五人經已餓死，其餘也瀕於餓死邊緣。他在前一天，曾冒險避過軍警耳目，攜了十磅麪包及一壺茶入山救急，但恐已支持不到廿四小時。

其次，就是在非禁區內，難民及鄉民對陌生人多不表信任。據一位鄉民說：經常有些便裝人員，攜着紙筐，偽稱為新聞記者，說是來救濟的，並可代通知親人。等難民紛紛自藏匿處露面後，便加以拘捕。記者那天入山，看見有兩個難民走來，但他們忽然回頭就跑，我們喊着拿食品給他亦不顧而去，四處找尋也不能再見他們一面。

鄉民亦多不敢再收容或給難民們食物。他們說已接受警告，收容或救濟的可罰款二千元或囚禁兩年。他們有家室有田地，實不敢干冒「法紀」。他們更懼怕有些鄉民，向警方告密，因為據說鄉民緝獲一難民，可得賞金十二元。

更有些喪心病狂的人，乘人之危，欺壓女性。聽說有一位敗類，看中一位女難胞，要收留她做老婆，她不從，便把她送交警方，卒被遣回。一位女難胞被強姦，不少稍有姿色的被人拐作搖錢樹，有些有富有親人的竟被勒索。對待慘逢天下絕苦的難胞，有人竟忍心下這種手段，真不知人間何世！

正義在民間

這次難胞慘劇，新界鄉民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新聞記者盡了他們的最大的力量，一些私人或團體也盡了力。如果沒有這種種同情的救助，就未免要使人懷疑這個世界是不是人的世界了！幸好這次新界鄉民、記者、學生及本港居民們所表現的偉大的同胞愛，實在令人覺得希望尚在人間，中華民族仍然未死。

親愛的難胞，你們有勇氣甘冒萬死而逃亡，自由世界亦有勇氣將你們送回地獄，有血性的海外同胞，我們眼睜睜看着父老弟兄受千古的慘劇而無能為力，眼淚只能往肚裏流，辛酸只能往肚裏吞，願我們從此都認清一點，自由、生存和權利是不能靠人施與的，而是要自己奮力爭取的。讓我們永遠記取這次慘痛的教訓吧！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第五一五期

是史無前例的幸福，還是全人類的滅亡？

陸離

不必真打起來，只是試着試着就已經會殺人的核戰

對於人類的前途，有些人非常悲觀。他們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我們向來只知道世界大戰殺人數以「百萬」計，卻從不會想像過，有一種戰爭武器，大家還未曾打起來，便會給數以「百萬」計的人，帶來了種種不治之疾，帶來了變形的嬰兒，甚至帶來了絕嗣的危機！也就是說，給全人類帶來了每一個人都隨時會生癌不治而死的威脅，甚至殃及下一代，禍延今日人類的萬世子孫！

聽聽，一九六三年諾貝爾「和平獎金」得獎科學家鮑寧博士，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怎麼說。

據「路透社」斯德哥爾摩十二月十九日電，當鮑寧博士在「斯德哥爾摩大教堂」應「大會」及「瑞典和平會」之邀，在「反核子會議」中演講時，曾沉痛地指出：到今日為止，起碼已有一百六十萬以上的兒童，因過去不斷的核試，而有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種種缺陷；以後，嬰兒出生前或出生後不久即告夭折的數字，亦將較前增加十倍。

這並不是故意駭人聽聞的演說，而是已成事實的事實。不久之前英國教育官曾一度停止免費供應學童牛奶，就因為英國學童喝了染有輻射塵的牛奶，乃羣生甲狀腺癌之故。而輻射塵會使人生癌，患「白血球過多症」，絕嗣，使嬰兒變形或夭折，也是已經證實的事實，不再是甚麼猜測或者多餘的恐懼了。

大家試想想，如果事實不是真的如此可怕，列強會在紛紛競試的時候，忽然肯一致同意簽訂「局部禁止核試條約」，從此不再在空中、太空及海上試爆嗎？

關於「局部禁止核試條約」

就只因為科學家已經證明了，大氣層輻射性已達令人生癌的程度，美蘇英三國這才天良發現，攜手

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廿五日，在莫斯科簽訂「局部禁止核試條約」。

所謂「局部」，就是以後只許在地下試爆，不得再在太空、空中及海上試爆，以免增加輻射塵，還未打仗就提早毀滅了全人類。

這次簽訂當然使「也是人」的我們，同時稍鬆一口氣。但仔細想想，這個條約還是有使人忍不住要皺眉的地方。

第一，參加簽訂條約的，只得美蘇英三國。即使這三國真是誠意，其他不曾簽訂的國家又怎樣？這三國停止增加輻射塵了，別人卻不管三七二十一，繼續在空中在海上試爆，又怎樣？

第二，禁試而只是「局部」，太不徹底。誰能保證地下試爆百分之百不會增加輻射塵對人類的危險性？便是真的無礙，一天不徹底試爆，便是一天有爆發戰爭的危機。不管戰爭是否會在最近的將來爆發，或者要等好多年後爆發，或者根本不會爆發，但當我們想想：目前的大氣層裏，早已瀰漫着足以使人生癌的輻射塵；空中，滿載着核彈的美蘇飛機正在北極上空飛來飛去；海上，美國的「核子潛艇」正在不可見的海中深處潛來潛去；地面，美蘇的飛彈基地東一個、西一個（前年蘇聯運飛彈往古巴，遭美

棋先一着，及時截止，使全世界人為之捏一把汗的事件，想大家誰都不會忘記）；再想想地下，也許此時不知甚麼地方，美蘇英正在地底深處又舉行比一百米加頓還要大（一個米加頓即是一百噸TNT炸藥）的核爆；又再想想，法國和中共，這兩個目前尚未有核彈，卻發誓非有核彈不可的充強者，也許明天，也許後天，就算是數年後、十年後，還是會繼續的在海闊天空處，肆急撒布輻射塵……核子彈有增無減，輻射塵有增無已，戰爭的危機仍在，試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類又焉能安枕無憂，好好的過一段太太平平的安樂日子？

頑固的中共，頑固的法國

美蘇英肯簽訂「局部」禁試條約，因為他們是過來人，且曾親見核彈的厲害，一想核彈對人對己都沒有好處，這才如夢初醒，懸崖勒馬。

法國的大鼻子總理戴高樂，不肯停止嘗試核爆，一九六四年剛來臨時，發新年大願還說，「法國不成核國誓不休」。他這樣冥頑，這樣的置全人類的安危於不顧，不是因為他不明白輻射塵的害處，而是

他在自私的利慾之下，早抱寧可危害全人類，也要做到人有我有，使法國得以躋身列強之心。反正大氣層早給弄骯髒了，數以百萬計的人早在生癌了，我大鼻子戴高樂又怎甘心美蘇英都有核彈，偏偏法國就沒有？而中共，這個應中華民族劫運而生的大魔星，他們的副總理那一聲「不要褲子，也要核子」，早已蜚聲中外，使我們詫異之餘，更為大陸七億同胞此後的生活而更是擔憂。看來中共一向強橫已成習慣，說得到，做得到，正與大鼻子戴高樂的心理同出一轍，便是耗盡了民間最後一個銅錢，也要做到躋身核國之列才罷休。

但仔細想想，中共的心理，和法國又到底有點不同。

大鼻子戴高樂是曾經到過國外見過世面的人，核彈的厲害他是知道的。他不參加禁試，是明知故犯。中共，卻像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童犯，闖起禍來可以比一個成年人更甚，底子裏卻是幼稚而無知。我們且看毛澤東下面這番話就可以略知一二。毛澤東說：他們不怕核子戰爭，核子戰爭決不會消滅全人類，頂多死去一半，而且一定會死去資本主義的一半，他們自己決不會死光，便是死去了許多人，也沒有關係，因為人死了可以再生，再生之後不一會又是那麼多人了。

「人死了可以再生」這句話的「唯物」得令人膽寒，姑且不在這裏討論。他說的核戰只會死去一半人，那一半人又一定是資本主義的一半，這種話就幼稚得太可憐。最近某女專欄作家在他報上說：如果蔣介石和毛澤東肯出外見見世面，也許就不會再那樣狂妄、自尊自大。這是對的。中共之狂妄胡為，實由於其無知。這才會一向都扮演着「專罵別人做紙老虎的紙老虎」這個角色。而他自己，卻並不知道。

值得擔憂的是，如果局勢不變，一直「假和平」下去，時間就會得改變一切。因為前時中共派到蘇聯去留學研究核子的一羣青年，最近已經返回大陸。如今吵架後蘇聯雖然後悔到不得了，卻沒得辦法，人家早已學成歸國了。這班青年能力如何，誰也不知道。但中共「有可能」在將來擁有核彈，這到底是個「可能」。目前美蘇擁有核彈而暫時還不想打仗，這是事實，等到中共也有核彈時，卻像一個不知厲害的小孩手中有一把真槍一樣，到時整個世界的命運就不堪設想了。

最糟糕的是中共向視人命如草芥，沒有獨立的「個人」，人人都是國家的機器，死了可以再生——有這樣的想法，莫說他們不知道目前輻射塵早已多到足以使人生癌的程度，便是知道，他們也不見得就在乎，還是會若無其事的大量製造輻射塵的。

溫暖的戰爭：和平競賽

這就是為甚麼，這篇文章開始時說，有些人悲觀，是很有理由的。

但如果我們就這樣終日愁雲慘霧，愁眉不展的一心以為大戰之將至，也是很無謂的事。每一件事情總有兩面，我們如果朝光明處想一想，也未嘗不可以有時樂觀一下子，只要不是過分的樂觀，一心又以為大戰之永不會至，就成了。

因為，如果我們終於相信人性是善的，相信赫魯曉夫目前的「修正主義」是真心，所提出的「和平競賽」是誠意，撇開中共和法國不談，這就已經是一個很使人喜悅的轉變。「和平競賽」與「和平共存」有點不同。「和平競賽」是不再以戰爭（包括冷戰、熱戰）來較高下，而是大家互相使國家的境況不斷改善提高，看看誰的人民生活得更安定更幸福，誰就勝利，就證明了誰的主義或信仰更好，這樣的競賽，是對人民最有利的競賽，也是不用流血的光榮競賽。赫魯曉夫目前的減削軍備，麵包第一的政策，就是向「和平競賽」邁進的第一步。我們誠心的希望，赫魯曉夫這次的改變是真的，不再是像邱吉爾所說的那樣（一個共產黨員就像一條鱷魚，當他向你張開口的時候，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要向你微笑呢，還

是想將你吞下肚裏）。假如天可憐見，人類命不該絕，蘇聯真心「和平競賽」，我們當然非常樂觀。這既不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冷戰，又不是會殺死人的熱戰，就讓我們把這種對全人類有利的「和平競賽」，喚作「溫暖的戰爭」吧。

試想想，當羅素不必再絕望地說 Better red than dead （寧可全世界紅色，也不可全世界滅亡），而是大家都善意地同意 Better wed than dead （和平競賽，勝於同歸於盡）的時候，這世界將會是個多幸福的世界。沒有戰爭，科學進步，教育普及，大家都懂得節育的重要，人口受到控制，無失業，無乞丐，人民知識提高，農業生產改善，這樣就不必再每日平均餓死一萬人了。行有餘力，藝術亦隨之發達……伊甸之園，烏托之邦，終於成立在地上。這在目前來說也許只是個白日夢，但這夢要實現並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其成功，端賴每一個人之醒覺。大家有空，就讀讀愛因斯坦吧，讀讀羅素吧，讀讀史維哲吧。看看現世聖賢，在現世裏如何悲天憫人，我們這羣渺小的人，也許就不會那樣茫然不知所從了。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第五九九期

大示威

迪奇

「嘭」地一聲，父親用力把大門關上，把我關在門外。

我咬一咬牙，起腳在大門上踢着，門被我踢得搖搖欲倒，父親又開始怒吼了：「再踢我打電話叫警察來拉你！」

我頓了一頓，又提起了腳，我側耳一聽，是撥電話的聲音，知父莫若子，我知道父親是動了真火，要叫警察來拉我也說不定，於是狠狠在大門上補了一腳，向樓梯衝了下去。

是黃昏時分，街道上行人熙來攘往，我抬頭望一望士多裏面的壁鐘，已經是下午六時半了。士多裏面的伙記正在用飯，我望了餐檯上的菜餚一眼，不由自主嚥了一口口水，在家裏，這時候正是媽開飯的時候，而如今，我卻被父親拒諸大門之外。

袋子裏還有幾塊錢，那是剛才在「大檔」輸不掉的，吃一頓飯足夠，問題是吃過飯後，晚上睡哪裏？還有，明天的三餐又怎樣？

看父親剛才那副神情，他對我是真的灰心失望了，不再認我這個不肖兒子了；以前，他雖然經常對我發脾氣，卻沒有剛才那樣激烈，同時，我也知道一個三番四次偷竊鄰居衣物首飾去典當的孩子，是不值得原諒的！他既然把我趕了出來，就算我跪倒他的面前，他也不會收回成命的。我知道父親的脾性。他雖然窮，但要窮得體面，上次我偷了隔壁E大叔的一隻腕表，父親連開了一個月的夜班，將它贖了出來，並且當着家人說，如果我再有偷竊的行為時，立即便將我趕走！

昨天為甚麼會故態復萌，將王大叔那位十二歲女兒明明的「留位費」騙了過來？為了賭博！

打從孩提時候開始，我便有賭癖，不同的是小時候賭波子和公仔紙，大了便搓麻將，賭十三張。

自從發現家居附近有「大檔」時，我把父親給我的零用，甚至學費，完全在那裏輸掉，每天在街上蕩，到放學的時候，才拿着書本回家。所謂紙包不住火，我沒有上學的事終於給父親知道，他着實將我打罵了一頓。以後，每逢月首交學費時，他不再假手於我，並且天天早上送我到學校，目送我走進課

室，這才轉身去上班。

踢着地上的空罐頭，我緩緩地向前走着，父親不認我做兒子，那等於我以後要靠自己了，才十八歲，我有靠自己的本事嗎？

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誰叫自己從小不學好，現在後悔有甚麼用？

暗中數一數袋裏的鎳幣，大的三個，小的四個——三塊四毛錢！

三塊四毛錢足夠到大牌檔飽餐一頓，我抬頭向四周望一望，附近沒有大牌檔，反而發覺前面麇集了一大堆人。

我呆了一呆，前面是公園，雖然這時候正是遊人如鯽的當兒，但好幾千人聚在一起的場面，以前卻從來沒有見過，難道公園裏正在舉行着足球賽，或者小型球賽事？

我的腳不由自主向前走去。接近了人羣。

我從人叢中擠了進去，聽到有人在叫着口號。

一聽到那種口號，我明白究竟發生甚麼事了；平日固然很少看報紙，也知道專上學生正在為保衛釣

魚臺島而示威的事。

公園裏正在舉行着大示威！

剛擠到人牆的前面，一個警察奔上前來，揮動着手臂：「走吧，有甚麼好看的！」

我向前望去，公園裏亂成了一團，有人在叫着口號，有人在高歌，也有人舞動着木棍。

「快走，快走。」警察的語氣很不耐煩。

我轉一個身，乘隙跑進了公園，一個警察看到我的舉動，卻因為要攔阻住人羣，沒有空掉頭來追我。

我向前奔了過去，來到了一堆坐在地上的人羣之前，一個戴着眼鏡，樣子十分斯文的青年，正在發表着激昂的演說：「釣魚臺島是我們中國的領土，現在，美日勾結私相授受，凡是中國人，都應該挺身抗議！」

「打倒美日勾結！」人叢裏爆發雷般的叫聲。

「誓死保衛釣魚臺島！」

我悄悄在草地上坐下來，身旁一位穿着唐裝衫褲的中年人，側頭望了我一眼，忽然咒罵了起來：「他媽的日本鬼子，三十餘年以前給我們中國人受盡了苦難，現在又想來侵略我們的領土……」他接着罵了許多粗話，有幾個滿面油污，看樣子像汽車修理工人的青年跟着他罵了出來。

「我們這次舉行的是和平示威，」戴眼鏡的青年大聲說道：「請大家靜下來！」

「他們取出了木棍，在打人了！」一個手臂上掛着臂章的青年，奔上前來，氣喘喘地報告：「領前的是一個洋鬼子！」

眾人不約而同地轉頭去觀看，果然看到一個制服光鮮，滿面煞氣的洋人，正揮動着木棍，見人便打。

一個青年被木棍砸中了腦門，撲跌下地，那洋人手起棍落，在那青年身上補上一棍。

立即有人暴喝了起來。

那洋人一個轉身，向叫聲最大的一個青年衝了過去，木棍舞得呼呼生風。

「怎麼會這樣的？」一個年輕女子聲音微弱，喃喃地說：「怎麼會這樣的？」

「是誰先動手？」有人問。

「我們手無寸鐵，怎會先動手？」一個青年回答：「那洋人好像發了狂似地，見人便打！」

「他不但打，口裏還罵着。」

我踏上前去，看清楚那洋人的模樣。

看他手起棍落，手下毫不容情，許多人的臉上，都露出極憤怒的神色。

「滾、滾、還不快滾！」洋人不可一世地喊叫，仍然舞動着手中的木棍。

幾個穿制服的人員奔上前來，將那個被洋人打得滿頭鮮血的青年抬了起來，向外奔去。

「誓死保衛釣魚臺島！」人叢中又爆發出震徹雲霄的口號，面對着洋人粗同兒臂的木棍，臉上毫無懼色。

一直在旁冷觀着的我，忽然熱血上衝，振臂呼叫：「誓死保衛中國領土！」

洋人發現我也喊口號，轉過身瞪住我，緩緩向我走來。

我沒有向他的木棍瞧過一眼，眼裏只看到手無寸鐵的愛國青年被無理毆打，我力竭聲嘶地叫着。

一個好心的中年女子在後面拉了我一把：「小心，他衝着你來了！」

我當然知道他是衝着我而來，但我沒有懼意；剎那間我發覺自己十八年來活得那麼糊塗，沒有國家民族意識，沒有為國家盡過一點氣力。

父親經常罵我：「活了這一把年紀，只會賭錢，只會偷呃拐騙，書讀不成，工作找不到，你簡直是一個渾人，一個敗家子！」

我忽然發覺父親罵得很對，像我這樣的渾人，對國、對家、對社會，都沒有甚麼貢獻，我恨自己！我更恨拿着木棍，把黃皮膚的同胞毆打的洋鬼子，中國人豈是這般好欺負的！

胸臆間蘊藏的怒火，在升發，在蔓延，我狠狠地瞪着他，假使他和我動手的話，我要和他拚過！也不知道他是欺善怕惡之輩，還是人叢中有人看出我情況的不好，故意用英文叫了起來：「進地獄，洋鬼子！」

那一聲叫聲轉了他的目標。他射向人叢裏去搜索他的新目標。

這時，有一個拿着照相機的男子走上前來，蹲下地去調弄光圈距離，那洋人一眼瞥見，衝上前去，

舉起手中木棍，當頭砸了下去。

「我是記者！」男子叫道。

「那又怎樣？」洋人手中木棍去勢並不稍減，直向那記者當頭砸下。

那記者很機靈，在地上打了個滾，避過一棍。洋人一擊不中，人叢中爆發一陣喝倒采的聲音，他大步踏前，一棍向那記者背上戳了下去。

只聽得「啊呀」一聲慘叫，那記者背上吃了一棍，撲跌下去，眼看脊骨是不保了！

洋人這時又向我們這邊走來。道：「快滾，快滾！」

我忽然熱血上衝，向前衝了出去，揮動着手臂，朝洋人面門襲去！

洋人嚇了一跳，急忙舞棍護住面門，我的右手吃了一棍，痛入骨髓。

這時，有幾個青年趨上前來，要把我拉下去避一下，但說時遲，那時快，洋人的木棍已經向我砸了下來，我腦際一暈，昏了過去……。

「醒來了，醒來了！」

我聽到有人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我睜開眼睛，接觸到幾十道關懷的眼光，牀前，站滿了人。

我認得出，靠得我最近的是在公園中發表演說，戴眼鏡的那個青年人。我向他笑一笑。

「安心休養吧，你的傷不算重，很快會痊癒的。」他安慰我。

「朋友，可以告訴我們家裏的地址嗎？」一個青年女子柔聲問我：「讓我們派人去通知你的家人。」

我苦笑了一下，沒有回答，我還有家麼？父親早已不要我這個兒子了！

一陣緘默後，戴眼鏡的青年又說：「相信當你痊癒時，一定趕得及參加我們另一次的示威！」

我緩緩地點着頭。雖然我在父親的眼中是個「不肖兒子」，但，不肖子也有愛國之心啊！

他們慰問了幾句，由於還要探訪其他受傷的同胞，走了。

望着他們的背影在病房門口消失，我合上眼睛。

也許有人在暗中竊笑，笑像我和他們那樣的「渾人」，有書不讀，有工不做，卻在搞甚麼示威，難道示威一下便可以把釣魚臺島爭回來？爭回來後，難道便能搬上去住？

也許這種示威真的無濟於事，起碼可以喚醒一直沉睡着的人，一直在異邦被欺負、被歧視的中國人。

「俊英！」是熟悉的聲音。

我睜開眼，看到父親，還有，他背後那些去而復回的專上學生。

父親把一包生果遞給我：「這是你最喜歡吃的葡萄。」

我遲疑着不敢去接。

「吃吧，兒子！」父親自豪地笑着。

一九七一年八月廿七日第九九七期

天災？橫禍？

採訪：夢君、河清

多天來的豪雨，終止於今天。今天陽光明媚；和暖而不刺肉。當我們抵達佐敦道碼頭，見到一羣服飾漂亮的青年朋友，他們帶備着一切旅行應用的物品，站在碼頭前邊，不消說是在等候他們遲到的伙伴。他們每人面露喜悅的笑容，在慶幸，在慶幸他們今次的旅行未被豪雨所阻。

在他們的歡笑聲中，我們踏上一輛十四號巴士。雖然晴朗，但在巴士途中，不難看到道路的兩旁，仍然鋪滿從遠處衝來的山泥，它們已被曬成硬塊的躺在那兒。堆積泥土較多的道路，每當車輛駛過，它們便會飛揚空中，造成一幅黃霧。售票員告訴我，我們要到的地方，應該在此站下車了。說聲謝謝，便從人羣擠向出口。站在觀塘道上，左盼右望，不知從哪方前進。找着一位腳步匆匆的阿叔，他告訴了我們所要到的地方落在何處，這次連道謝也忘了。

「從這路口轉左，就是翠屏道，沿翠屏道直去便是。」照着那位大叔的話來到翠屏道，在這條長長而「冇瓦遮頭」的道上行進時，開始覺得今天的陽光太猛，有點頭眩。眼見前面塵土飛揚，有工作人員在發掘。「禁軍」藍帽子封鎖下的一大堆黃土，宛如一小丘；不用說，這便是我們今天要到的地方，亦即是昔日用來「安置」貧民的雞寮安置區，附近是觀塘新區的第七、八、十一座，每層的石欄上都站滿了人羣，有當地居民，有記者，有從遠遠的地方特地跑來觀看的各階層人士。每個人臉上，找不出笑容或愁容，一塊塊死硬的面孔，很像剛剛被掘出來的一樣。周圍找不到別的災區可見的景象：「哭哭啼啼的災民」，因為有資格嚎啕大哭的災民百分之九十已身沒泥土之下。他們的哭聲，但望能透過十多尺厚的泥土傳至整個空間，讓每一個有兩片耳朵的人都能聽到。

每一股吹來的熱風，都夾帶着一陣令人欲嘔的氣味，不能形容，可能這就是所謂腐屍氣味吧。

我們站了大概半分鐘就回到翠屏道的觀塘社區服務中心，探望那些原住該區附近的災民，在門前，拿出了我們的學生證，自稱記者，大堂中間是行人路，兩邊則用大概七八張椅子上面鋪放一塊布告板或其他木板之類，一張這樣的「牀」給與一家六七口的災民，用作臨時棲息之所。每張牀上，大致都是放

着兩張毛氈，一個飯煲，一些零碎的衣物，還有的就是佔有這張牀的災民橫七豎八的躺着。

我們找到一位梁姓的大叔，很憔悴，欲哭無淚，瘦削，坐在他們現時僅有的一張牀上。身旁是他的妻子，正在餵奶給他的幼子；另外兩個兒子年紀較長，一個大概十歲，一個八歲。他告訴了我們，他自從十年前由內地來到本港，兩夫婦就在觀塘駿業街自建一間木屋。當時那裏還十分荒僻，只有三數間同樣的木屋。他們居住後大概三四年，才陸續有人到那兒居住，同樣的也是自搭木屋，彼此守望相助。他本人靠做小販為生，其他的有些到工廠，有些在家做些手工業，大家相安無事。梁大叔且在那兒生下三個兒子。直至去年六月底，接獲當局通知，要收回那處地方，限令他們遷離。所謂補償的，就只是根據各家人口的多寡，在現時的雞寮劃定面積，再建木屋，此外並無一毛錢的補助。他們多年辛苦的積蓄就在那次再建木屋與搬遷用去十之八九。現在駿業街的一個空地盤，就是他們昔日家園的所在地。於去年七月，他們靜靜的遷到雞寮第二臺，今次受害的是第一臺，距離他們十分近，他們今次雖然幸運，並無人命損失。但他繼續告訴我們一些過往受剝削的事實。

他們遷到雞寮至今近一年，依然以小販為生，他們賣的是粥，每天凌晨二時要起牀煲粥，六時開

檔，至十一時左右收檔，收檔後要買備一些材料，之後休息，生活十分辛勤，收入並不十分好。而且每星期要「派鬼」十元，別些佔面積較大的則要派二十元，由一名身穿便服的有關人士每星期到來收取，但這並不擔保不受拘捕，因他們是無牌小販。「派鬼」只能免被長駐當地的「狗王」拉，但若有特別部隊來到，依然被捕，而每月被捕不只一兩次。以往被捕，罰款五元，但現在卻要廿五元、三十元不等；罪名任定，不得否認，否則押後再審。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他又沒有足夠款項給與有關方面「購買」攤位。此外，每逢時節，也要向打掃該處的「大佬」送禮，否則，持水喉的一位，便會「無意」的把水射上他的粥處。他的收入，經此左抽右吸，所餘無幾，平時生活已難維持，一旦孩子有病，更是借貸無門，無處訴苦。這是他的遭遇，而其他的左鄰右里，與他的命運還不是一樣？只是形式不同罷了。

他們現在生還的，已接獲當局批准徙置，是秀茂坪新區，一家五六口的，計交上期租、水、電按金也要二百多元，還有搬置家物，一時何來鉅款？而那些已死的，也獲得最後的徙置，是沙頭角？粉嶺？和合石？生前雖未受重視，但死後卻有無數身居要位的人同情，如若他們死而有知，也該瞑目了吧？而值得他們高興的，還是因為他們的死，而帶給他們的鄰居，盼望已久的徙置。

而我，卻不得不問問有關當局，既現在能有足夠空屋徙置災民，何不在往日早點用來徙置木屋貧民？而任由空屋剩下，這到底是怎樣的政策？各位又為何不早日巡視、慰問、同情他們的生活？現在，人死了，才來一個貓哭老鼠，是否遲一些？去你的！假慈悲！

除了同情這次災難的死者，我們還應該同情元洲仔、大坑東西、三家村等無數同樣的木屋居民，他們的生活正在受着隨時的天災、橫禍所威脅。除了安撫已死的之外，請趕快救生存於水火之中的人民罷。否則請別把拯救工具收藏，因為它們遲早會再派用場！

一九七二年六月卅日第一零四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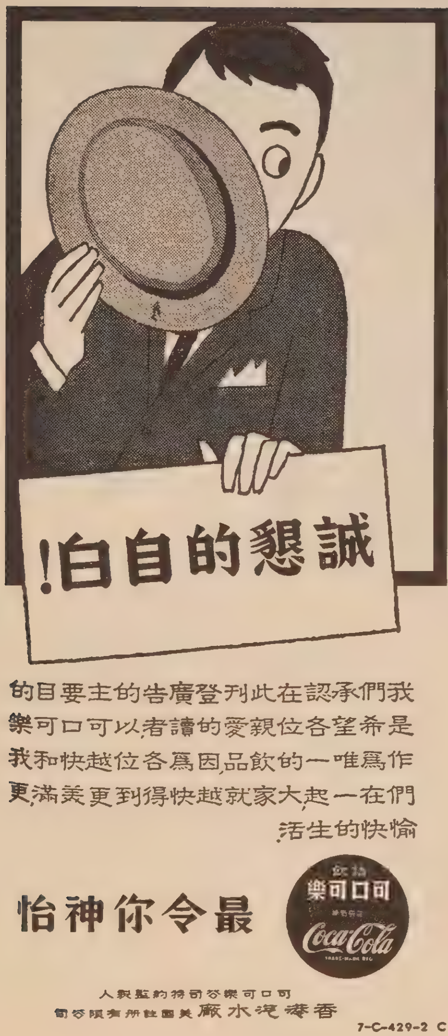
請你想一想！　澳門　黃耀華

新三娘教子　皇仁　春芽

「醉翁之意」　鐘聲　吳浩昌

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日
第四二一期漫畫版之部
分作品。

哲人語語



誠懇的自白!
我們承認在此刊登廣告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各位親愛的讀者,以可口可樂
作爲唯一的飲品,因爲各位越快和我
們在一起,大家就越快得到更美滿,更
愉快的生活.
最令你神怡
可口可樂
Coca-Cola
可口可樂公司特約監製人
香港汽水廠 美國註冊有限公司
7-C-429-2 C

從生命的角度看古往今來的青年問題

——牟宗三教授訪問記

專訪：陸離

牟先生說：無論何時何地，現實總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青年人不滿現實，乃是一種常道，所以他們要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去表現他們的破壞性、革命性、浪漫性。賈寶玉生在今天，他倘若不去做共產黨，就必然是個嬉皮士了。

問：牟先生，這些日子，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的確……怎麼說好呢？也許，就說是「意氣風發」吧。也許我們可以說，最近數年來，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真是「意氣風發」得很。由聲音到行動，由好的方面到壞的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現，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好的方面譬如捷克青年之反蘇，美國青年

之反越戰、反種族歧視，香港青年之反天星加價，鼓吹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等等；壞的方面譬如歐美青少年之吸食大麻，放浪形骸，以至香港青少年之糾黨行劫，動輒置人於死地……等等。而我們，身處在上一代成年人社會與下一代青少年社會的中間，難免頗有「失落」的感覺，不知道，當我們面對着「問題多多」的成年人社會，以及「波濤洶湧」的青少年社會的時候，我們應該是喜悅，還是憂愁。事實上，由於世人多不重視節育（或者說直到近年來才重視節育，而且只有有知識的人才重視節育，愈是貧窮，愈是沒有知識的人就愈是生育頻繁），結果，我們有目共睹，青少年的數目，是愈來愈多了。多到，愈漸成為成人世界裏的一個大問題，尋且威脅到了成人世界。這威脅，很是微妙。主要就是因為青少年人數多。香港本地的青少年，便是全港人口的一半。世界其他各地，亦有這個傾向，青少年大家一聚，動輒就是幾十萬人。於是青少年一靜坐，一暴動，成人世界就往往出動武器來鎮壓，結果釀成死傷。我們對於這個現象，很是擔心。我們不喜歡成年人的世界，因為裏面充滿謊話與荒謬，可是我們又覺得，總不成青少年要把成年人一把推開，由青少年來接管世界？這是行不通的，因為青少年做事往往只憑衝勁，缺乏定力，亦缺乏經驗。何況，一般純潔的青少年，靜坐、抗議，那還罷了；一般壞品的青

少年呢？他們也意氣風發起來，到處非禮行劫（甚至時興劫機哩），傷人殺人，這又如何是好？我們甚至有一個感覺，這樣子下去，成人與成人交戰，青少年又與成年人交戰，大家互相挑剔對方的不是，心存敬意愈來愈少，這時候，世界倒真像快要走到一個盡頭了。到處都是殺人的武器，當各地的戾氣醞釀到爆發點的時候，誰能擔保那不就是人類的末日？我們對這個問題，憂心忡忡，現在就請牟先生，就此一問題，與我們談談，以解癡憂。

牟宗三先生：是的，最近這些現象，我們都有注意到。「東方人文學會」前次聚會亦談到了這個問題。其實這些現象，平常看，很嚴重，如果我們換過一個角度，由歷史去看，由生命去看，就會發覺，青年人不滿現實，其實是一種常道。每一個人年輕的時候，總會對成人世界，表示不滿，然後到他自己老去，他的下一代亦會來反對他。你們以為這些都是「現在」的問題，其實十九世紀末期，早就有「世紀末的情調」；我們年輕的時候，活在二十世紀初，也讀過馬克思，有過左傾的幻想，只不過民國三十八年我們決定離開大陸，那時就作過全盤的反省，明白共產主義決不是進步的意識形態。而事實上，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又何嘗在「現在」才出現？五四運動抗日青年清算曹、張、陸，那時候年青人的愛

國情懷，豈不是更有血有肉也更具體積極？

東歐的青年

現實總有令人不滿的地方，青年人不滿現實，這種常道，反映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代，就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但是這種種形式內裏的本質，應該是一樣的。

你們剛才提到捷克青年反蘇。匈牙利在十年前也反過，南斯拉夫也修正了，其他東歐國家，普遍都有這個現象。這是共產集團國家內部的自然演變，說明蘇聯開始不能在思想上控制她的衛星國家。原因就是，大家都在開始反省，幾十年來，共產主義的毛病到底出在哪裏？於是東歐青年就普遍有一個趨向，喜歡回頭看看年輕的馬克思，而不喜歡看那個中年以後晚年的馬克思。中年以後的馬克思是甚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太林——毛澤東」這一個路線，這路線，引出了很多毛病，所以他們就要反過來看年輕的馬克思，看青年時代的馬克思，那時候的馬克思才有更多自由主義的精神。當然青年馬克思也不一定就能夠解決問題，但是東歐青年他們不想走蘇聯的路，不想走毛澤東的

路，惟有如此。可是「青年馬克思」可以成為一個新浪潮嗎？那很難說，只怕沒這麼容易。所以東歐青年的不滿，那只是由蘇聯解放出來、修正出來的表現，不一定能夠成為一種新精神，更遑論進一步支配這個世界。而修正主義，事實上已然不是共產主義，倒反有點傾向於自由主義，也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的一種自我反省，自我調整。東歐新一代不滿現實，表現出來，就是這樣。

日本的青年

自由世界又怎樣呢？你們覺得末日好像要來了，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嚴重性。青年人不滿現實，很早就如此了。我們以前也經驗過，就是大陸抗戰以前的那種精神——一邊是抗日的問題，一邊是左傾的問題。那時，知識分子看的書，都是共產黨的書，我自己也是，我們都是那樣薰陶出來的。現在日本青年的表現能否達到中國青年抗戰以前的精神，我看很成問題。日本青年基本上是對美國人不滿，美國人亡了他們，再扶助他們，他們不甘心、不情願，所以新一代普遍反美，可是，反美之後，走甚麼路才好呢？日本的傳統，早就過去了。以前發展到大亞細亞主義，要支配世界，早就登峰造極，不能再重複出

現了。但是日本青年不管將來要走的是甚麼路，總之他們現在就是對美國不甘心，他們要表現他們內心的不安與不滿，就只好通過左傾來表現，借共產主義來表現、破壞、革命。本來，嚴格講，自從第二次大戰之後，看中共二十年來的表現，日本青年應該早就覺悟到，共產主義決計不是進步的。

一般人喜歡拿中共與國民黨比較，說中共比國民黨進步。但是國民黨好壞，那本來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由於國民黨怎樣怎樣，便證明共產黨怎樣怎樣。事實上國民黨很可能根本甚麼也不是，根本沒有支配世界的力量，我們根本毋須拿國民黨去跟共產黨相比。一個人尤其不能說，因為國民黨不成，於是證明共產黨就是進步的，這不合邏輯。國民黨成不成，那是國民黨的事，共產黨同樣可以不成。那麼現在中共到底成不成呢？很多人看見中共有科學成就，就以為他很成，但我們說的「進步」與「近代化」，應該不單指科學這一方面。如果只由科學方面去看，中共有工程建設，有殺人的原子彈，有上天的人造衛星，這方面不錯是「近代化」了。但是他集權，他獨裁，他不了解民主自由的真義，這就不能算是「進步」，不能算是「近代化」。

事實上，自從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統治階層一直未有人真正了解過民主自由的真義，所以中國亦

一直未能以自由民主來建國。國民黨沒有做成功這一步，共產黨也沒有做成功這一步。但是我們知道，要中國真的「進步」，真的「現代化」，唯一的路，只有自由民主的路。也就是有憲法基礎的民主建國，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這才是中國「近代化」的本質，而不是科學進步這麼簡單。因為你不民主一樣可以有科學，如蘇聯就是。科學的進步不等於真正的進步，不然的話，難道你可以說蘇聯的建國，很成功嗎？很進步嗎？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有過左傾的幻想，因為不滿現實，可是早在民國三十八年就反省過，看清楚共產主義不可能是支配世界的理想之道。我們又不是先天與毛澤東有甚麼過不去，我們反對他，只因為他不尊重基本人權。以前我們從左傾的幻想醒覺過來之後，說這話，沒有人相信，現在，大家都看明白了，中共二十年來的表現，就是一個證明。可是今天的日本青年，比我們遲了幾十年才左傾竟然不懂得由中共的表現去反省覺悟，他們未免太天真了。日本青年要表現不滿，表現理想，這是很好的，但他們要通過左傾來表現他們的不滿與理想，這條路就走錯了。就看他們拖到甚麼時候才懂得反省吧。

美國的青年

說到美國，他們有自己的國家，有民主，有自由，有錢，生活水平乃全世界之冠，何以美國的青年還是要不滿呢？所以說，這本來就是常道。你未有甚麼，你就不滿甚麼；你有了這甚麼之後，你自然又會去不滿另一樣未有的。美國青年甚麼都有了，所以他們就反越戰，反種族歧視，反專才教育。這與東歐青年、日本青年，以至香港青年相比，他們豈不太幸福了嗎？他們還不須要反「沒有自由」、「沒有麵包」、「沒有自己的國家」哩。而美國青年之造反方式，大抵以嬉皮士姿態出現，由衣着到行為，都盡是破壞社會既成的規則，就用這種種表面化的解放，來表現他們的不滿、他們的理想。好在他們國家有錢，總有飯吃，倘若不飽不暖，又怎可能有嬉皮士？其實嬉皮士之為物，與我國的魏晉名士，上溯老子莊子，本來有他們相似的本質，特別是魏晉名士，阮藉嵇康向秀他們，不就是因為對現實不滿，才說「禮教豈為我輩設」嗎？美國的嬉皮士也是一樣，他們吸食大麻，就是要表現他們存在的自我。他們似乎很受存在主義的影響，而存在主義又上接於我國的老莊，難怪他們一方面反對專才的科技教育，一方面又對東方哲學這麼嚮往了。因為東方哲學的境界，這正是美國社會所最缺乏的。就這樣，你過分有甚

麼，你就反對甚麼，你沒有甚麼，就要求甚麼，就是這樣。

無論怎樣，美國青年的不滿，有其真實性。他們的表現，就是希望在「無意義」之中，表現其破壞性、浪漫性、革命性，帶一點虛無主義的情調。而日本青年，他們不滿，由不甘心美國而起，當亦有其真實性。他們如果也學嬉皮，那只是皮毛，他們通常喜歡通過左傾去表現理想，有心成大事業，一點也不虛無。可是有一回，國家規定要保存一所讓二次大戰炮火炸過的學校，留來做個紀念，日本青年還是革命一下就把那所學校炸掉了。他們大概是想，何必紀念？紀念做甚麼？這種破壞性的形態，又頗像嬉皮，共產黨是不會做這些無聊事的。所以，也許，日本青年之左傾，也只是一種浪慢性的表現吧，他們大概連中國抗戰前的青年，一半也及不上。

香港的青年

至於香港，本身是個殖民地，所以情形很特殊。她既是殖民地、三不管，又是個自由港、工商業發展區。三不管的意思就是說，大陸不管，臺灣不管，英國本土也不管。這樣身處香港的中國青年，對於

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應該抱一個怎樣的態度呢？日本青年有一個自己的國家，美國青年也有一個自己的國家，香港青年的身分卻十分含糊。你說自己是「中國籍」的，人家會問你：你選擇臺灣還是大陸？你說自己是「英籍」的，你又明知英國本土並不承認你是真正的英國人。你不能說自己不屬臺灣也不屬大陸，這樣人家又會說你是「第三勢力」（真是「第三勢力」倒還有個憑藉，起碼左舜生他們的「青年黨」還可以堂堂正正回臺灣去）。你倘若說自己甚麼都不是，是「香港人」，香港這個地方又是隨時會變動的，她目前的安定，只是暫時，而且當你不說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你難道就甘心？

走哪條路呢？我想我們最好就是說，我們應以中國歷史為憑藉，以中國文化為憑藉。當我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我就可以說我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就是以孔夫子為依歸的中國人。孔夫子不談政治，只講道德，講人與人相處之道，講倫理。我們就是站在孔夫子的立場，來反共，來肯定自由主義。

當然自由主義發展過度，也會很討厭。像美國那般，人人可以有槍，動不動就射殺自己不喜歡的人物，這是太過分了。但自由主義的本質，對於人類本來就像空氣那麼重要，倘若發展到了過度，那已經

不是它的本質，不能一概而論了。而「自由」的意思本來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限度，這原不須細論。

目前香港的青年問題，如果把劫殺之類也包括在內，其實應該分開兩個問題來看：一個是「青年問題」，一個是「少年問題」。

阿飛，那是「少年問題」，不是「青年問題」。臺灣也有阿飛，叫「太保」，多是富家子弟，行為與香港的阿飛相類，只是家境富裕些。但是我想香港的阿飛雖然一般比較貧窮，貧窮應該不是他們所以行劫的主因。他們的父母大概不至於窮到需要他們去搶劫以解決衣食住行，他們自己大概也不需要通過搶劫以解決衣食住行。他們糾黨行劫，與其說是為了生活所需，不如說是希望能搶到額外的金錢用來花天酒地吧。臺灣之有太保，證明了「貧窮」原非主因，一如美國也有嬉皮士不愁吃喝依然要去搶劫一樣。他們為的就是少年英雄主義，要出風頭。他們有時會殺人，流血，這是必然的，有些做大阿哥的還要自己用刀割傷自己的手，證明自己是英雄咧。對於少年來說，流血根本不算得甚麼，經常會為女孩子問題、地區問題，大打出手，釀成死傷，也許香港在這方面的表現比臺灣那邊更要下流一點而已。普通

阿飛問題、太保問題，都出現在中學時代，或小學時代之後一段失學時期，未曾成人之前。到了大學時代，亦無所謂阿飛了。到了大學時代，那就是青年的問題，不再是少年的問題。

倘若香港有失學的少年，這可不是「少年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教育問題」，這該由香港政府去解決。也許甚至不是「教育問題」那麼簡單，教育對正常人才有用，有一些人就是生來喜歡興波作浪，你有甚麼辦法？解決阿飛問題本來有個妙法，把他們送回大陸去勞改，阿飛就做不成。阿飛之所以產生，只怕不會是因為貧窮以至於無法解決衣食住行，反而是由於太過游手好閒，又喜歡出風頭。倘若說窮，窮孩子刻苦成材的多的是，可見做成阿飛的原因，經濟不會是主要問題。不然的話，臺灣有錢人家這另一個根所生出來的阿飛（頑皮少年），又如何解釋呢？

少年犯本無政治意識，他們只會為害於小市民。誰碰到了，那是他不幸。所以我們生活在這裏，也真沒有安全感，不但香港本身沒有安全感，就是每日上街回家，也沒有安全感，阿飛隨時會搶到你身上、我身上，很是麻煩。

這種少年問題，本來是毫無辦法的。不論甚麼社會，不論貧富，總有喜歡興波作浪的少年，但看盲

從者有多少。這既不是政治問題，也不是理想問題，也許只是行政問題，就看你如何對付。這少年問題只有在大陸這樣畸型的獨裁社會裏才會絕迹，可是大陸一搞紅衞兵，少年的浪漫主義、英雄主義，反而更大的滿足了，那又是另一種禍患。

如果不用高壓，稍一鬆弛，少年問題，總會存在。這原是生命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波浪，有時高壓也不是辦法。阿飛長大之後，倘若繼續犯罪，且引以為樂，那時候就不再是「少年問題」而是「黑杜會」的問題了。沒有辦法，只好以對付「黑社會」的手法來對付之。那就是另一種社會問題。但是在自由社會裏，何處沒有黑社會呢？我很懷疑。

說到香港的青年，不滿這、不滿那，這亦是常道，但看如何表現、何時表現。香港青年沒有自己的國家，總有自己的理想，即使是一個朦朧的理想。總之不是現實這個樣子，而是一定會好過目前這個現實。他們表現自己的理想，用甚麼方法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亦無須細論。唯一足以安慰的是，通過左傾去表現自己那朦朧理想的，人數到底不多，不像日本。通過做嬉皮士去表現自己的朦朧理想的，人數也不多，不像美國。即使是左傾或嬉皮士，那也是「抄襲」回來的。倘若說左傾，誰的理想可以高過

抗戰以前的中國青年？今日眼見中共二十年的表現而依然要靠左傾以表現自己青年的情懷，日本青年一錯在先，其他抄襲者就未免再錯在後了。

倘若說嬉皮，誰又可以比美國嬉皮士或魏晉名士更原始呢？

但是青年的情懷，總是要表現的。這也是生命發展之中的一個波浪。如今日本時興左傾，美國時興嬉皮，香港青年不走這兩條路的，也算難得了。像賈寶玉那樣的人，生在今天，他如果不去做共產黨，也一定會去做嬉皮。

生命的波浪

所以我想我們最好不要把這些問題看得太嚴重。這原是生命發展的常道，而「生命」又本來是這麼很可欣賞的一樣東西。你如果能夠由這個角度去正視少年問題、青年問題，就不會再大驚小怪了。

我們講孔夫子、聖人，四平八穩，那只是一個理想，沒有這個理想，不得了，但是「生命」本身的表現，卻不可能四平八穩，永遠總有不合理的地方，無論你已經多麼合理，亦總有不合理，有時最合理

的地方也就是不合理，你可以說這是似是而非，更多時候卻是似非而是。你有了錢，生活得很好，以為沒有問題了，許多時問題就來了。很多事情安排得最好，結果就是不好。你以為參加做共產黨的多是工農嗎？抗戰青年參加做共產黨的便多是知識分子、公子哥兒！他們為的就是要通過左傾去表現自己的理想。這就是青年問題——總要通過甚麼去表現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後來中共清算知識分子，大捧工農，這在當年的知識青年來說，大概永遠也沒有想過吧？

總而言之，常道總是那個常道，只是直接起因不同，各類反應不同，表現形態不同，有時也會相互抄襲一下。甚至出家當和尚，也是表現不滿的方法之一，不過現在時興左傾（硬）與嬉皮（軟）而已。以前又有希特勒、尼采，都是可以很滿足青年情懷的浪漫主義。共產黨是唯物論的浪漫主義，嬉皮士則是虛無主義的浪漫主義。亙古常有。

這是一種必然性，也是一種來回的搖擺，無須大驚小怪。青少年而四平八穩，那是庸才了。像當年燕京大學的公子哥兒，便最多左傾，後來雖被淘汰，但青年時代興波作浪的作用，亦總算有過。

無論如何，臺灣的社會總比香港的社會健康一些、正常一些，他們總有個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大不了往外國跑，也是個表現青少年不滿的一種形態。香港這裏三不管，我們寄居在這裏，又怕香港形勢會變，又怕阿飛搶劫不幸搶到自己頭上來，實在沒有安全感。香港難道就是目前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嗎？不是也得是。但是在這個小島，住得久了，任何人也會變成「個人主義」，這又是一個更大的不安。今天的香港青年倘若也有不滿現實的情懷，就看看他們能否首先打破「個人主義」的無形桎梏吧。

一九七零年七月廿四日第九四零期

談「學潮」與「反戰」

——郭任遠先生訪問記

專訪：陸離

學潮

青年學生之有學潮，主要都是在自由國家，特別是西方的國家，才可以搞。大陸除了官方的「紅衛兵」，根本不可能有學潮。臺灣也沒有。香港最近有了，那是今日交通發達、通訊發達的影響，如果沒有這麼多快速無比的大眾傳播媒介，一個地方的學潮，就不可能這麼快便傳染到第二個地方去。但是香港之有學潮，證明香港起碼還是自由的，這一點，不知道搞學潮的青年有沒有想過。像東歐的共產集團國家，十年前匈牙利反過一下子，蘇聯坦克一壓，也就平了；前年捷克青年反了一下子，蘇聯坦克一壓，也平了；誰敢再反？

學潮之出現，主要因為青年人不滿現狀。現狀亦確有許多令人不滿的地方。但是學潮在獨裁國家裏根本不可能出現，只有在真正尊重基本人權的國家裏才可以出現，這一點難得的自由，卻通常都為搞學潮的青年所忽略，一邊享受着自由一邊也不自知。

現在先談美國的學潮。

美國的學潮

美國社會，確有許多問題。青年人要不根本不注意這些問題，倘若一注意，則凡是稍有頭腦的，都不可能不反一下、鬧一下。這本來是無可避免的。

美國表面上是全世界最富最強的國家，但由她來領導全世界，她又沒有這個資格。美國在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各方面，未曾產生過一個第一流的人物，這才會弄到現在越南與柬埔寨，打不是，不打又不是；退不是，不退又不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一個國家曾經打過這樣尷尬的一個仗。主要就是因為美國根本沒有偉大的領袖人才。自從一九二九——一九三三經濟大崩潰以來，羅斯福當年的經濟改革未

有接觸到基本問題，於是一直拖延到現在，還是有問題。至於大學方面，亦沒有人能大刀闊斧地改革。大學董事會裏面的人，都是五十歲以上的老校友，發了財的，他們都喜歡維持現狀，不喜改革。而美國的technology（科技），不錯是進步神速了，他的科學卻未有若何大進步。一般人喜歡把「科技」與「科學」搞亂，以為technology即是科學，特別是新聞報道尤喜如此，殊不知二者分別至大。美國人登陸月球，那是科技，但是美國人一直在物理、生物、社會科學各方面，都未曾出過一個大思想家，整天只會在「統計」與「電腦」之間兜圈子，或者鑽牛角尖，專才分科細微到了不得，一般專家除了他自己專門的那一點，甚麼都不知道，這都是不能領導青年也不能領導世界的。青年人知識較為豐富的時候，有頭腦的，反省一下，自然會明白，咦？這樣子，不夠呀，這樣子，不對呀，毛病在哪裏呢？趕快改革，改革！於是就佔領校舍，把校長教授由辦公室裏拖出來。他們這種抗議的方法，對不對，那是另一問題，但現狀問題太多，確難以使他們滿意，這也是事實。對於現狀，凡是稍有思想的人，都是很難會滿意的。

其實很多問題，如果英國能夠早在二三十年前就開始自覺，改革，逐步來，到今天，問題也許就不

至於如此膠着。但是二三十年前，美國大學生的興趣似乎只喜歡跳舞、約會、享樂，根本沒有人想過自覺一下。一九四二年的時候，我在美國一所女子大學的畢業典禮裏演講，提出了許多問題，後來吃飯的時候，一個畢業生就跟我說：「我代表我們全校同學多謝你，因為你講了一些我們都很有同感的說話，但是剛才我父親坐在我旁邊，他一邊聽卻一邊搖頭哩。」事後，我的好朋友，該校的校長，無疑要給董事長召去罵了一頓，因為他竟然敢邀請一個瘋子前去演講，講了那許多關於美國各種問題的瘋話。只是那時的大學生，似乎還未正式注意那些問題，到第二次大戰之後，才開始注意，一注意，就不得了，啊，這不對，那也不對，整個國家，由教育到科學到政治，都難以使人滿意。

於是青年們，積極的就去搞學潮，消極的就去做嬉皮。其實做嬉皮本來也不是奇怪的事情，我們中國本來多的是，凡是不滿現實的讀書人，都會不修邊幅，做出各種奇異行為，或者辭官回家耕田去，這完全都是「不滿現實」之故。

鬧了學潮之後，隨着就反戰，反對繼續研究戰爭武器。可惜這個問題同樣是落後了三十年。三十年前蘇聯受制於希特拉，求助於美國，那時候，蘇聯未有與美國共爭一日長短的能力，倘若大家都停止繼

續研究核子武器，尚有可能。現在美蘇兩國，勢均力敵，全個自由世界都要倚靠美國的核子武器以保護自己，這時倘若美國竟然停止繼續研究戰爭武器，自由世界豈非就要都由蘇聯核彈來高壓？而自由世界的其他國家，也真有趣，人人明白，美國人的錢，是可以用的，美國人的核彈，是可以倚靠的，但是跟美國人搗搗蛋，那可絕對沒有問題，因為只要蘇聯來打我，美國人還是會來幫忙的。所以說來說去，死結始終是死結，一方面美國並沒有真正領導自由世界的資格，一方面自由世界又需要美國的金錢與保護，卻不甘心，結果自由世界反而「反美」多過「反蘇」，尋且成了風氣，這矛盾，只怕一時也難以解決。

美國科技（Technology）的進步，是太快了，社會結構以至其他方面必得也跟着進步、配合，才不致出問題。現在一切不曾進步，只有科技進步，配合不來，難免有許多問題。而「學潮」，主要就是大學生自覺之後，第一抗議大學本身的毛病，第二抗議社會方面的毛病。至於「反戰」，雖然有時也會在「學潮」裏連帶抗議一下，事實上卻是另一回事，容後再談。

其他國家的學潮

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學潮，一部分原因由於對自身國內問題不滿，亦有一部分原因由於「反美」。前者即是青年人對現實不滿的普遍表現；後者在自由世界，亦已漸成風氣，日本青年反美，歐洲青年反美，最近甚至連香港青年，也跑到美領使館門前，焚香去了。

日本青年反美，我們不難了解。歐洲青年何以也反美呢？一來，是因為美國有錢有勢，很易招惹別人妒忌，何況美國直至目前為止也沒有領導世界的才能。美國人錢太多，跑到國外，那種態度也不是到處都受歡迎的。有一本書名叫 The Ugly American，有些美國人的確如是。特別是日本與德國投降之後，美國越加不可一世，我卻總喜歡這樣開玩笑說：「美國人應該謝謝蘇聯大躍進得這麼快，如果不是蘇聯拚命與美國爭大權，美國人是否會有今天的成就，很令人懷疑。」

有些國家反美的原因，則是由於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譬如西德，二次戰後，因「馬歇爾計劃」而發展、而安定，便與美國形成了實際的利害衝突，當然不能再容忍美元的投資。美元投資於法國，法國一半喜歡，一半也不喜歡，總之是有點不甘心。

日本也是一樣。戰敗了，美國幫助她再度強盛起來，她同樣不甘心。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美國在韓戰之時，曾與共產黨一戰。如今在越南，又與共產黨一戰。只是這次的一戰，卻實在不痛快。一般不了解內情的人，難免覺得美國是在欺侮弱小民族，而不會想到，這原是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戰爭。總之美國在越南，尷尬已極，再沒有比這更吃力不討好的一次舉棋了。

平心而論，美國現在雖然頗有類似帝國主義的霸氣，但這跟過去英國法國德國的帝國主義，到底不同。英德法他們打贏了一個地方，是要那個地方做殖民地。美國呢，打贏了一個地方，反而要把大量物資，灌輸到那個地方去。而戰敗國，自然就富強起來。所以有人說笑話：「你的國家如要富強，乃可讓美國打敗你。」再平心而論，東南亞許多國家接受美援之後，越加腐化，那全是民族性本身使然，其過不在美國。我們看日本與西德，這兩個國家的民族性到底與眾不同，因此有了美援，一眨眼就富強起來。由此可見這完全是民族性的問題。美國拿錢出來是希望你盡快自力更生，獨立富強，可沒叫你身為統治階層卻把美元全放進自己的口袋裏。

亞洲非洲許多國家拿了美元，既不自立，又湊熱鬧反美，這是不公平的。我們說美國沒有領導世界

的真正才能，這可以，但是美援吃力不討好，自強不息的日本與西德反美，腐化落後的亞非國家也反美，這一點，如果我們能夠客觀一些，事實上美國也冤枉得很。

至於法國學潮對國內有甚麼不滿，我不太清楚。只知道法國的大學，確乎比美國的更古老，青年們看着不順眼，當然要反。尤其是，今日交通發達，一個人在紐約發表談話，馬上全世界都知道。這裏反，那裏反，大家學來學去，到處都有不合理的事物，自然到處都反了。好在凡是可以反的，那反而證明那個地方真正尊重基本人權，這也未嘗不是好處。這本來就是open society的自然現象，倘若是在close society裏，想反也沒得反。

對於自由世界的青年學潮，我是同情的，因為現實確乎是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卻覺得，像美國那樣反對一個校長，把校長拖出來，又有甚麼用呢？後來校長們也學乖了，青年反戰，他也反戰，儼然同道似的。青年學生要求參加董事會議，就選派兩個學生代表坐在那裏，反正，董事會裏幾十個都是老頭子，學生們又沒有錢，即使參加又有甚麼用？這只會使得老先生們學得滑頭了。基本問題，還是無從解決。

反戰

關於反戰，這其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世上沒有人會喜歡跑到戰場上去送死，也沒有父母會喜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戰場上去當砲灰。但是現在這個問題主要牽涉的是美國，於是美國國內的反戰與美國國外的反戰，又有些不同。

美國人反戰，那很自然。就像第一次大戰的時候，德國未曾打沉美國潛艇之前，美國原想參戰，亦為國人普遍反對。待得德國不知天高地厚，把美國的潛艇打沉，這時，戰火燒到自己頭上來，本來反戰的美國人亦只好不做聲，一同參戰。當時一九一七年，在美國正式參戰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早就打了好幾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一樣。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人亦是普遍反對參戰。到日本人笨頭笨腦偷襲珍珠港，本來反戰的人又沒話說了。打到自己頭上來，只好回打了。

如今越南，情形大同小異。越南是甚麼地方？幾萬里之外。越南人是甚麼人，和自己有甚麼關係？幹麼要為一些不相干的人，把自己的青年運去送死？甚麼共產主義，自由世界，其間利害，摸不到，看

不見，美國人生死攸關，當然要反戰。反正對於大陸，美人亦多半一無所知，只有真正在大陸吃過苦的人才明白、才知道。甚麼叫做反共，一般美國人是不會明白的。

何況還有經濟問題。拿那麼多錢花在越南，國內卻有這許多問題亟須解決。問一下學校為甚麼要削減經費呢？就是為了越戰！那更是非反不可了。其他國家的反越戰，其實是湊熱鬧。大家都來罵美國，你罵我也罵，不罵好像就落後了。像那次蘇聯壓迫捷克，何以又不見這麼多的青年示威反對呢？便只因未有「反蘇」的風氣。至於蘇聯國內，更未有這「反」的力量，在高壓之下，尤其不敢。

說到一般的「反戰」，上文已述，這原是個死結，三十年前蘇聯未開始爭大權之時還可以，現在美蘇講求勢力均衡，以維繫一種核彈邊緣的和平，倘若你就是美國，你信任蘇聯嗎？你敢首先放棄武器嗎？

社會問題、人類問題，好複雜！難怪麥斯．派蘭克本來讀社會科學的，也要中途退出，改讀物理，結果發現量子，成了專家。問他何以放棄社會科學，他回答社會科學太複雜了，讀不來，不如物理簡單。

事實確是如此。

二十世紀到底該走一條甚麼路？沒有人指出來。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位大思想家，能洞悉人類的前途，又普遍為人接受。大家都知道這世界有毛病，但如何改革？就沒有人知道。青年人注意一下世界問題，發覺上下兩代不連接，沒有人可以領導這個世界，又怎能安心？

這個世界本來有很多問題，很難解決。很多成年人慢慢就妥協了。青年人是初生之犢，難免大吵特吵，這是很自然的事。問題是，他們儘管大吵大嚷，這世界是否因此就真能改革呢，這就難說得很。

也許一下子大規模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一點一點，慢慢來，總是可行的吧？所以青年人也不用悲觀，現在總算大家都知道有問題存在，那就總比根本不知道要好一些。

我現在已經七十多歲，真正的改革，我想我是看不到了。但是說來說去，我個人覺得，青年學潮、反戰運動，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世界上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始終是大陸的問題。我恐怕三五十年之內，難有大改變。「基本人權」，短期內很難在大陸之內，被確認、被尊重。現在整個大陸都是封鎖起來的，竹幕內外，消息隔絕，食不飽，餓不死，半死不活，青年一輩，思想閉塞，除了科技與毛澤東

思想，大陸的青年還可以學到甚麼呢？他們根本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以前民眾不滿意政府，揭竿而起也可以把秦皇打倒，現在在大陸卻根本無法表示不滿意，甚至連不開口的權利也沒有，天天要在那裏叫「萬歲」，試想將來有一天，開放之後，還需多少日子，才可以在思想上跟外邊的世界連接起來啊！蘇聯人現在倒像是剛開始吃飽了，懂得想一下基本人權了，大陸的中國人民呢？該要等到甚麼時候？

能夠搞學潮的，就搞吧。能夠反戰的，就反吧。這本來是多麼奢侈的自由！千萬不要享受了自由，也不自覺。

一九七零年七月卅一日第九四一期

唐君毅先生談現在這樣，將來怎樣？

專訪：陸離

這是一個煩悶、不安的時代，因為……

因為好些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提出來的社會理想，譬如「自由民主」、「社會主義」、「民族獨立」，大致上在二十世紀都分別實現了，沒料到在實現之後，卻帶來了許多其他問題。「社會主義」實現於蘇聯、中共，結果帶來了極權與獨裁，「民族獨立」實現於亞非國家，結果一些獨立了的民族，反而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例如菲律賓與馬來西亞排斥中國人，就是兩個例子，「自由民主」實現於美國，議會裏有不同的政黨，這本來是好的，可是發展到後來，不同政黨背後的力量是甚麼？原來有許多資本家的力量。當這些流弊都顯露出來之後，上兩個世紀的社會理想，「自由民主」、「社會主義」、

「民族獨立」，就不再動聽了。

這三種社會理想，實現之後所帶出來的流弊，從前的人，是未有想過的。

現在顯出了毛病，要直接反對它們，卻十分困難。所以目前的反對，大體上都只能是感性上的反對、情緒上的反對，而無法寄托於另一個新的社會理想。

事實上人類在二十世紀，已不可能再像十八世紀、十九世紀那樣，敢於提出理想了。倘若有人提出來一個新的社會理想，大家一定會懷疑，實現之後你如何保證它以後不變質？不帶出其他毛病？在二十世紀，人們很難相信別人，也不一定相信自己。當有人提出甚麼，別人第一個反應不是問這個提議好不好，而是首先表示懷疑。

而情緒上的反對、感性上的反對，它的方向，是不定的。覺得這個不好，就反對這個，覺得那個不好，就反對那個，結果只是一種擺動。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民主（如美日左傾青年），就嚮往社會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如東歐青年），又嚮往民主自由。結果大家只是在反對自己已有的，嚮往自己沒有的，最後雙方極有可能只是交換着互走對方的老路。

這個時代煩悶、不安，就因為大家都沒有一個共同的方向，於是許多不同形式的反抗，就不可能有一個一定的結果。青年人感受力特強，當然有很多反抗，但是沒有方向，只有反抗，怎能有一個結果呢？

五四運動是有結果的，因為大家的共同方向，是反抗日本侵略我們，要求思想自由，目標一致，就有結果。

現在世界各地青年的反抗行動，卻沒有共同的方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的青年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面的青年，又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制獨裁。有些人很積極，用行動來抗議，有些人很消極，跑去做嬉皮。大家都沒有一定的目標，只知道不滿意，嚮往着一個地方，又不知道是甚麼地方，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nowhere。前幾天我去看過「胡士托音樂節」，覺得這些嬉皮，很可同情，他們實在是無路可走，對現實不滿，無以表示，只好用自己的身體來表示，用衣着、頭髮，來說明自己與別不同。他們本來要反抗，結果竟然後退到要用自己的身體來表現，這真是很可同情的，因為再沒有別的東西了，甚麼都沒有了，沒有別的路，只能靠這一點。他們想改變外在的世界，不可能有

行動，只好改變自己的感覺，譬如吃藥，就用改變自己的感覺來表示反抗，這些，都是很無可奈何的。

另外有些反抗，由於情緒散開，就變成零零碎碎，譬如與人打個架，拿刀子殺個人，他不能「整」來，就「零」來。這種「零」來的形態，又完全不同，他可以變成阿飛，或變成甚麼都可以。總之是零碎的，像水流不順，激起了好些泡泡。反抗的泡泡。

這些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煩悶。這就是現在的情形。這樣子下去，將來怎樣呢？

還有好一段時候不安、過渡、反省……

目前這個不安的時代，我想它大概還要耽下去好一段時候。

客觀社會的理想，未有人提出過的，好像已經再沒有其他了。而「社會主義」、「民主自由」、「民族獨立」，此三者，它們已經很老了。而且都有毛病。現在分別實現了之後，它們的毛病，我們已經都看見。

這些毛病的出現，很不好。但是它們也督促我們去重新反省。所以這個不安的時代，其實應該也是

一個反省的時代。

反省甚麼呢？譬如——

以前人們提出一個理想的時候，只會想到這「理想」是好的，卻沒有人曾經同時想過，這「理想」將來實現之後，會有變壞的可能。

本來，「理想」實現之後，終於變壞，這也不能一定怪責誰。譬如「社會主義」，最初為勞苦大眾着想，這很好。就沒考慮到，當他只看見勞苦大眾的時候，他就看不見其他的人了。像詩人、藝術家，他都看不見，而且發展到極端，還變成極權，握殺了文化創作與學術自由。

又譬如「民族獨立」，一個民族不再受他人欺壓，獨立自尊，這也很好。就沒有想到，當某個民族獨立之後，他到頭來會反過來去壓迫國內的其他少數民族。

再說「自由民主」，這理想原也很好。就沒想到，過度的自由，會帶來放縱，而且，所謂投票選舉，有時更會受到大資本家的影響。

倘若有人能預先看出，毛病出現的可能性，未曾出現之前便防止它的出現，那麼，「理想」就不易

變壞了。

社會的理想如此。個人的進退亦如此。

譬如一個人喜歡「進」他就奮鬥。發展下去，他可能會變成鹵莽，再發展下去，他可能會變成殘忍、粗暴……。反過來，如果他「退」，決定不再管外邊的事，發展下去，他的心靈以至他的生命都可能會封閉。

這「進」與「退」，也可以說是人生的兩種基本態度。兩者過度了都不好。

一個理想也是一樣。理想的本身可能很好，但過度發展，便可能會妨礙了其他理想。就像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要不出毛病，就得預先看見這些毛病。

預先看清楚大概發展到甚麼時候，毛病會出現，就可以預先想出防備的方法。像自由選舉，何時會出毛病呢？以前從未有人預先考慮過，現在事實證明，當金錢出現在自由選舉之中，有錢人可以大肆宣傳，出錢買票的時候，選舉的結果，就不一定是理想的。國家的選舉如是，學生會的選舉亦如是。競選

學生會長的人同樣可以請人吃東西、搞宣傳，而失卻了自由選舉的真義。

好的本身會變壞，這個可能性，如果能預先自覺，這好的本身，就有節制。

這大概應該是「自覺」與「節制」的問題。

自由，也應該有節制的。像宣傳的自由、新聞的自由，倘若沒有節制，它就可能會給某些不好的東西在背後收買了、放縱了。

平等，也應該有節制。平等指的是甚麼平等？如果經濟上的平等，當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一樣，這也會有新的問題，因為藝術家們怎可能跟普通人一樣做同樣的工作，過同樣的生活呢？一個唱戲唱得好的人，我們怎能要求他必定要朝九晚五上班下班呢？現在我們看中共「文化大革命」把藝術家都革掉了，就是平等而沒有節制的結果。

如何在平等裏面容許某些必然的差別，這就是節制，藝術家得天獨厚，有能力為人羣帶來無可替代的歡樂，他的生活為甚麼就不能比別人過得更舒服一點呢？

凡是相對的東西，總有兩面。你若只看一面，毛病就要來了。

因此對於將來，我們只能希望，倘若有任何人再提出任何客觀的理想，這理想必須通過「自覺」，再來建立。自覺，就是自覺到本身可能會出現的弊病。

情緒的不滿，直接的反抗，這是靠不住的。推翻了目前，以後用甚麼來代替？代替的東西，又能保證不會再出毛病嗎？

對於情緒上的不滿，我很同情，但是這些不滿不一定對，因為，下一步是甚麼？不知道。

我們看過去上海亭子間的中國青年，他們眼見外國銀行、外國輪船的種種，不覺都左傾起來了，那感情，很真，後來的變化，誰也料不到，結果連自己也犧牲了。

下一步是甚麼？不應該事先不知道就把情緒上的不滿化而為直接的反抗行動。

即使知道了，也必須同時自覺到，這下一步的新理想，實現之後，可能會帶出甚麼毛病，大概發展到甚麼時候這些毛病便會出現，如何防止——這樣看清楚別人也同時看清楚自己，才把不滿化為反抗不遲。

看別人也看自己

看清楚別人也看清楚自己，這絕不簡單。這需要雙倍的力量。雙倍的力量，這才是最強的強者。

反抗別人，這只需要一次的力量。

同時防備自己，這需要雙倍的力量。

對外，對內，這就是二面，不只是一面。

反對別人，不算難。

自我節制，這才是最難的一件事。

譬如一個人去競選，如何自覺絕對不用金錢去收買選票，如何自覺收買別人乃是一種罪過——這反省，這自覺，這就是現時世上大部分人最缺乏的一種心靈了。

這大概是老話了。但老話也不能不說。這始終是——

文化的問題。精神的問題。道德的問題。

倘若沒有對內的反省，即使你除去了一個災害，你只會帶來另一個災害而已。

政治與經濟凌駕在文化之上這會使人窒息

對於將來，我當然不能預言怎樣怎樣，但是我有一個感覺，或者說有一個希望，就是在大家不斷摸索「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的同時，最好也能花一點精力，去把「文化」救一救出來，不要讓她再給壓在「政治」與「經濟」的底下。

大家花時間去摸索「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這是好的。由現實的教訓，我們可以嚮往「自由民主」，但必須避免美國的覆轍；我們也可以嚮往「社會主義」，但必須避免蘇聯與中共的覆轍。這擇乎中道，不過度、不放縱，自我節制，需要更上一層，需要雙倍的努力，需要大智慧。

可是不管甚麼國家、甚麼社會，今天，有一個普遍的現象，令人十分痛心，那就是人家都已經不再把「文化」放在眼內，一切皆以「政治」為先，以「經濟」為先。結果，整個世界快給全部「物化」了。

這已經不是提出或者不提出一個客觀理想的問題，在「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之間還有一個甚麼中庸之道，這是另一問題。關於「文化」之被貶抑，這才是一個最基本的大問題，因為這關係到整個人類的心靈。

當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金錢，而詩人、藝術家、文化工作者、教士，都不再被人尊重，人們尊敬一個高薪者多過尊敬一個窮藝術家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只是一個「物化」的世界，人類的心靈，就是下墜的，而不是向上的。

我們回顧一下歐洲中古時代，宗教的力量很大，當它過分大的時候，也帶來了好一段黑暗時期，教皇、教士，也盡有不肖分子，但是人們對於宗教的那一分尊敬，還是值得我們懷念的。目前，「敬」的情懷，是太稀少了。

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的古代，大家都尊重讀書人，這種難得的風氣，更令人懷念。當然無論甚麼，過分了，都會帶來毛病，過去很多假讀書人懶洋洋的，還有八股、科舉之類，都是沒有節制的結果。所以我們才說，自我反省，自我節制，擇乎中道，始終是不可須臾離的道。

在古代，讀書人給捧得過分，有一點毛病，但是我們眼看今日藝術家與文化工作者快要給「政治」與「經濟」全給窒息了，對於過去「文化的力量先於政治的力量與經濟的力量」這個難得的現象，怎能不懷念？

今天，反過來，是「政治的力量與經濟的力量，超過了文化的力量」，這使人窒息。

二十世紀整個人類的心靈，所走的正是這一條「物化」與「下墜」的路。

由於反對讀書人不做事而成為有閒階級，二十世紀整個人類愈來愈重視「職業」，結果甚麼都「職業化」，連哲學家也是每個月拿薪水，做一個「職業化的哲學家」，教哲學，這一個毛病，未免太大了。

有些東西是不可能職業化的。文學、藝術、宗教、純科學、哲學，都不可能職業化。詩人本來多一個錢，少一個錢，都沒有關係。我們今天何苦要用金錢來衡量一個詩人的價值呢？人類倘若只有政治與經濟，只有文明，而沒有文化，那將會乾枯。

我們必須希望，每一個人都有餘閒來從事文化活動。只有這樣，人類的心靈才可以提升。從事文化活動的意思就是說：有創造力的人，創造文化；沒有創造力的人，欣賞文化。有創造力的人，天生不多，我們理應尊敬他們。

所以對於將來，我有一個感覺，就是通過全人類的共同自覺與共同努力，將會是一次「大復古」，

把「文化」由「政治」與「經濟」的重壓之下解救出來，讓「文化的力量」重新超過「政治的力量」與「經濟的力量」，而不再讓「政治」與「經濟」握殺「文化」。

這也就是「人文主義」。尊重藝術、文學、哲學、純科學。因為只有這些，才是人類生命之所在。

我相信「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在再三反省之下，將來總會遇合的。

而「民族獨立」，倘若是「文化」先於「政治」與「經濟」，一個民族在獨立之後，又怎會因為「政治」與「經濟」的緣故，而排斥其他民族呢？

我們等待的，就是全人類的自覺，找尋一個共同的目標，然後共同努力。

這共同的目標，可以分開兩方面來說，就是：

一、必須把「文化」由「政治」與「經濟」的重壓之下解救出來，盡量做到「文化的力量」超過「政治的力量」與「經濟的力量」。（即「人文主義」）

二、不論新的社會理想是甚麼，努力於實現這個理想的人，必須同時自我反省，預先看明白可能出現的流弊，而及時防備之。（此有待於大智大慧者）

至於目前的各種反抗，不論是積極的、消極的，我們都只能同情，不能鼓勵。不能鼓勵，因為積極的反抗行動，反抗者還未有考慮清楚「代替物」應該是甚麼，或自我反省將來自己保證不會帶出新毛病。

消極的，譬如嬉皮，看「胡士托」我們就可以明白，他們的煩悶與表現雖是很可同情，但是他們的內心實在並無inner peace，他們說「三天和平」只是做給別人看的，這「做給別人看」就沒有內在的力量。何況，他們的音樂也實在絕望、急躁，說是「絕望的呼聲」、「絕望的叫囂」，那可以，要希望他有化成天下的力量，就很難，因為他其實只是在反映現實的不安與煩悶，但並未化解之。

目前現代藝術與現代音樂，給人的印象都是如此：是反映的、過渡的、零碎的、急躁的，從不給你一個完整的感覺，只是不斷給你點滴的刺激，你來不及思想，它第二個並不完整的畫面馬上又來了。這只是一片熱鬧，沒有思想，只有感覺。這就不能持久，也不能成大事，只是對現實充滿「反感」的一種反映與表現。

真正的內心和平，那應該是一份陶淵明的情懷。其實想世界和平也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如果人人

都有一份陶淵明的情懷，或者起碼對這種情懷、這種境界，會得欣賞，世界不就太平無事了嗎？

好在人類總有對「好」的「嚮往」。這永恆的「想好」，就是我們對人類前途不至於絕望的地方。現實可能是春夏秋冬，我們永遠有一個「四季常春」的理想，這理想本身，就表示了一種嚮往、一種境界。

石頭難免會在水流出現，水還是要流下去的，路還是要走的，碰到石頭，也可以讓我們醒覺：轉開、避開。問題只是，你必須事先看見這些石頭，而且無須打碎它，而是防備它。

一九七零年八月七日第九四二期

後記

《中國學生周報》是一份以中學生、大專生及青少年為讀者對象的綜合報紙。創刊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停刊，前後刊行了二十二年，屬友聯出版社出版眾多刊物之一。

這份刊物，在許多香港中年知識分子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作為它的老讀者，我最近重讀了一遍，真是舊夢重溫，信手也選取了感興趣的文章——純屬個人口味，輯成一本。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而只為讓它稍留痕迹，以供對它還有印象、或聽過它的名字的人，作消閒瀏覽之用。

輯選的作品，多徵得作者同意讓我刊出，還有部分無法聯絡，或單憑筆名，一時不能查考是誰，那只好深深致歉並致謝了。

此書出版，得彭志銘先生之助，陳喜萍小姐執行編輯工作，何慧姚、張詠梅代作校訂瑣務，我也在此致謝。

小思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編者小傳

小思，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著作有《香港文縱》、《豐子愷漫畫選繹》、《承教小記》、《不遷》、《彤雲箋》、《人間清月》、《香港故事》等書。並編《香港的憂鬱》、《香港文學散步》、《不老的繆思——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姹紫嫣紅開遍——良辰美景仙鳳鳴》、《舊路行人——中國學生周報文輯》等書。

次 文 化 堂 書 目

現象文化

1.《移民心事》	作者：馬 遇	定價：$25
2.《醜陋的香港人》	作者：何 羚	定價：$35
3.《末代香港人》	作者：何 羚	定價：$38
4.《岑逸飛的文化探索》	作者：岑逸飛	定價：$42
5.《岑逸飛的男・女・性》	作者：岑逸飛	定價：$42
6.《史文鴻的大衆文化批判》	作者：史文鴻	定價：$45
7.《史文鴻的電影評論》	作者：史文鴻	定價：$45
8.《電視戰國時代》	作者：馬傑偉	定價：$45
9.《文雋的跨媒界接觸》	作者：文 雋	定價：$45
10.《次文化語言》	作者：彭志銘	定價：$70
11.《俗文化語言》（上、下冊）	作者：吳 昊	每冊定價 $60
12.《媒介縱橫》	作者：李少南	定價 $55
13.《史文鴻的社會文化批判》	作者：史文鴻	定價 $55
14.《媒介與文化》（增訂版）	作者：史文鴻	定價 $55
15.《放筆莊諧雅俗間》	作者：陳耀南	定價 $55
16.《命運與文化》	作者：陳耀南	定價 $55
17.《殺戮香江・股壇爭霸戰》	作者：巷 子 端 木	定價 $45
18.《殺戮香江・富豪浮沉錄》	作者：巷 子 端 木	定價 $45
19.《通識文集》	作者：黃子程	定價 $50
20.《彈起你的中指》	作者：陳 也	定價 $50
21.《一個大老闆的思維原來係咁……》	作者：黃世榮	定價 $55
22.《批判傳媒》	作者：何良懋	定價 $100
23.《笑論江湖》	作者：張無忌	定價 $55
24.《以古非今集》（甲編、乙編）	作者：古德明	每冊定價 $70
25.《解讀普及媒介》	作者：馬傑偉	定價 $70

26.《解構傳媒》	作者：何良懋	定價：$130
27.《顛覆傳媒》	作者：何良懋	定價：$130
28.《舊路行人——中國學生周報文輯》	編輯：小　思	定價：$130

思考文化

1.《思考——人生的路向》（第四版）	作者：伍稼英	定價：$70
2.《如何創造幸福人生》	作者：鄭武俊	定價：$38
3.《反思考藝術》（上、下冊）	編譯：王傳宗	每冊定價：$38
4.《窗外有藍天》	作者：廖鳳明	定價：$45
5.《看透世間情》	作者：廖鳳明	定價：$45
6.《思考出讓》	作者：鄭武俊	定價：$50
7.《思想出租》	作者：鄭武俊	定價：$50
8.《思維出售》	作者：鄭武俊	定價：$50
9.《小寶神功語錄》	作者：劉天賜	定價：$45
10.《喜悅在自心》	作者：吳思源	定價：$50

——智慧叢書系列

1.《中國帝王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張小紅	每冊定價：$35
2.《中國宰相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孫惟倫	每冊定價：$35
3.《中國說客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羅　維、王旦一	每冊定價：$35
4.《中國名臣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馬玉文、林曉嫻	每冊定價：$35
5.《中國賢人的智慧》（上、下冊）	編譯：顧夢圓	每冊定價：$35

普及文化

1.《一雙渴睡的眼睛》	作者：李　敏、利志達	定價：$25
2.《我在電視的日子》	作者：黎文卓	定價：$25
3.《創作心經》	作者：黎文卓	定價：$28
4.《戲言札記》	作者：梁家輝	定價：$28
5.《巴黎之旅》	作者：魯凡之	定價：$32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爲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眞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那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廣告信函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婚姻：□已婚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90023 2

- 《中國學生周報》，創刊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七四年停刊，前後刊行二十二年，有你我熟悉的名字、熟悉的身影，令人難忘，教人懷緬。
- 昔日舊路，今日同行，路上風光，依稀可記，踏着前人足迹，游目騁懷，不亦快哉！
- 香港是個忙碌的城市，人們忙碌工作，忙碌享樂，閒情、閒心是奢侈品，我們只有在鉛字中重尋往昔的優游。
- 歷史像一面鏡子，真實昭示我們的過去，逃避面對歷史，只是懦弱的表現，惟勇者卻敢於承擔，以為殷鑑。
- 物換星移，人事更替，哲人凋零，但他們的言行卻能超越時空，發放萬丈光芒，垂世而不朽。

一份真誠的尊重，一段時代的記憶。

封面設計：原秋白
製作：唐威廉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298 $130
ISBN : 962 • 7420 • 04 • 35D
Printed in Hong Kong

8 345226 111768